



六之案探士凡洛斐

# 神之秘史

譯青小程 著痕達范

范達痕

行印局畫界世

## 譯者序

當一九三〇年七月七日，福爾摩斯探案的著者，英國阿南道爾爵士的死耗傳佈以後，全世界愛讀偵探小說的人們，都情不自禁地引起一種驚異，有幾個甚至發表他們同情的嘆息：「死了一個健全的偵探小說作者！這是讀者們多麼的損失啊！」的確，自從一八四一年，哀迪翁換倫敦的第一篇偵探小說——麥格路的兇案——出版以後，一百年之間，偵探小說的演進，從萌芽而滋長發榮，而抽條佈幹，而開花結實，那最後的收穫者，自不能不讓給奧塞柯南道爾。因為從質和量的方面，在這短短的偵探小說演進史上，他當真處於集大成的地位。他的死，實不能不認為偵探小說界上的一大損失。

可是在這不幸的消息傳佈以後，接著的是一個可喜的消息，就是那美國范薩痕筆下的斐洛凡士探案，繼續着福爾摩斯的地位，也已與世人相見了。

斐洛凡士的作者范薩痕(S. S. Van Dine)在文壇上似乎是一個後起的作者。當他的第一篇貝森血案

(The Benson Murder Case)發表以後，讀者們圍着這案子的一鳴驚人，會引起過一回刺探的趣事。大家要知道這個不見經傳的作家的真相：怎麼會有此一枝靈動的妙筆？初出茅廬人怎麼能有此驚人的貢獻。其實這作者的眞名，叫做衛拉特賴哀脫(Willard Wright)本是一個久戰文壇的老將。前幾年我所譯的世界名家偵探小說集，就是他所選輯的。他對於文學，哲學，美學等，都有深切的研究，關於這一類的著作，也有十數種之多。至於他從事偵探小說的動機，也很有趣。某年，他不幸患病進了醫院，據醫生的診斷，至少須在醫院中靜養一年半，至二年的時間。在這時期中，醫生又禁止他用腦，擯絕一切書報。後來他因着受不住寂寞和沉悶的痛苦，便向醫生商量，可否應許他瞧瞧那些他平素認為不屑讀的偵探小說，以資消遣。他曾坦白地承認過，他那時會和一般人一樣抱着謬誤的成見，以為偵探小說祇是一種搔癢消遣的小說，沒有多大價值。他在百無聊賴的病房生活中，

纔想到把來解解煩悶。不知那醫生的應許，竟很有違於他，也有造於一般讀者。他會選購了各種世界著名的偵探小說——多至二百餘種——消磨了他一年半的清院生活。當他出院的時候，便拋棄了他向日的成見，深自懺悔，認為偵探小說在文藝的領域中確有它獨立的範疇。同時他又給偵探小說訂下了幾個定例，於是便着手創作起來。那第一篇的貝森血案，就是他的嘗試的成功作品。因據他的自述，這貝森血案出版以後，接連著再版，在一年中間，他個人所獲，竟超過他在以往十年中著作上所獲的總數！這也可見他成功的一班了。

范達痕的作風，是有獨立的體裁的。那主角凡士雖也採用了華生式的助手，——凡士常簡稱他范——但那助手卻祇緘默地專司紀錄，和華生的有時也許參加意見和動作，並不相同。那主角斐洛凡士的鎮靜，

嚴冷，幽默和諷刺中，往往參入諷刺成分的特性，也和別的主角不同。他所運用的偵探方法，也偏重於心理的分析方面。這是種新興的科學，以前的偵探小說，雖然間有採用過，若使和他比較，那自然也不能同日而語了。他的心理的演繹和推論，既然完全是根據科學的，所以那剝離抽焦緊張詭奇的作品，除了給予讀者們一種懸疑和驚奇的刺激以外，還可以給予讀者們理智的啓示和導入科學的領域。這就是我介紹這作品的本旨。在現在科學思想落後的我國，一般人的理智，既都被那傳統的頹廢，迷信，和玄想等等深深地壓伏住了，那末，這種含有啓示作用的作品，至少總可當得一種適合這個時代的興奮劑。

斐洛凡士探案到現在為止，已出版了十一種，譯者已完全譯成，希望讀者們給予批評和指教。

程小青

# 目次

第一章 門着的臥室	一
第二章 屍首	九
第三章 稔異的發見	一六
第四章 意外的阻擾	二三
第五章 受傷的狗	三二
第六章 象牙柄的手杖	三九
第七章 失蹤的人	四八
第八章 定窯花瓶	五六
第九章 逮捕的恐嚇	六五
第十章 針和扣針	七四
第十一章 其他的血迹	八六
第十二章 櫃中物	九七
第十三章 有香味的唇膏	一〇三

第十四章	九士的實驗	一一一
第十五章	短劍的活動	一二七
第十六章	密室的窗	一三六
第十七章	六個裁判員	一三五
第十八章	犬的線索	一四三
第十九章	犬的報復	一五三
第二十章	驚異的真相	一六三

## 第一章 門着的臥室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四十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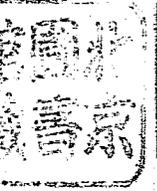
在古甲邊案結束的三個月後，斐洛凡士又被牽引進一件最狡詐和最困惑的疑案裏去。這案子的詭秘程度，實超出約翰麥根在擔任紐約州地方律師的四年任期中所經歷的任何罪案之上。

因着這案子的詭秘，和表面上的不可分解的衝突點，警署中便打算把這案子歸納在無從解決疑案記錄裏去。他們的打算，在事實上是無可指摘的；因為在近代的罪案史中，實在找不出一件和這案子有相同的事實——這案子真是太違反人類所固有的理性的範疇了。那幹練而專重實際的刑事部的警佐歐奈斯海斯，對於這件案子曾下過「無意識」的評語。在這案子的表面上，的確含有一種驚異的巫術家和魔術家的神秘色彩，故而想盡了偵查的方法，終於此路不通。就這案子的每一個外表的觀點上看來，那些坐在安樂椅中的罪犯學家，都會承認是一件不可究詰的疑案。因着某一個幕後的人物，在這件事上造成了幾種

詭秘的局勢，越發使這兇手的陰謀文跡難解；同時又使那陰謀的線條上的脆弱部分，加了一層鞏固作用。因此，使這整個的血案，變成了一種不可分析的迷團。

可是奇怪得很，因着那兇手大膽地要想轉變人們懷疑的視線，竟在這神秘的圍牆上造成了一個小小的孔隙。凡士就從這小孔之中，瞧到了一線光明；凡士循着這一線光明，一直前進，直到他查明真相。我相信他委實運用了他的最聰明和最神奇的偵查方法。他憑着他的特殊的瑣細的智識，和異乎尋常的熟悉人類心理的經驗，才使他抓住了看似不甚重要的線索，終於把這些線索演成一種驚異的結論。

凡士在已往的數年中，本養着許多薩格蘭種的獵犬。他的犬棚在紐求賽，離紐約有一小時的車程。他曾費了不少功夫，研究這犬的血統，希望養成其種獵犬所需要的神奇，並且期望着他的理想的結果。



(南)

有時候我覺得他在娛樂方面，大部分偏重在養犬。每逢他的犬在比賽上得到了勝利，我會見他的眼光裏會發出驚異的光彩；真像他偶然得到了一張珍寶的名貴的水彩畫，或是發現了一塊新式雕琢的希有的中國古玉時同樣地起勁。

我提起凡士這一種嗜好，就因他對於這種薩格爾種的推列犬，有某種特殊的智識。他能認識這犬的血統和表演的特性。他靠着這種本領，才能解決這一件我要記述的奇案。

此外還有一種使凡士能查明真相的引線，就是他的對於中國陶器的智識。他在東三十八街的寓所裏，貯藏着一組少而精的中國古物——這些古物都是博物院珍品，他在廣泛的旅行中得到的。他在關於宋朝和明朝的瓷器的題材上，寫過不少短文，給東方美術雜誌。

薩格爾狗和中國瓷器！這兩種東西，當真是不相合的。可是假使沒有關於這兩種不相關合的東西的智識，那末，西七十一一柯棕石老屋中的亞丘柯衣的神祕的謀殺案，就要永遠地變做不可解釋的疑案了！

這案子的開始，原是很平凡的，看起來不見得怎

樣緊張。可是在地方律師麥根接到了柯衣的管家的電話一小時以後，那地方律師的辦公所和紐約警務部，都爲着這一件詭祕而驚駭的謀殺案忙起來了。

十月十一日早晨八點半才過，凡士寓所的門鈴忽而響動起來。他的英國僕人德利，便將麥根引進藏書室裏來。那時我恰住在凡士的有屋頂花園的寓中。因着幾個月就攔，便壓積了許多關於法律的和經濟的事務，必須趕緊料理。因爲在古甲蟲兇案結束以後，凡士堅邀着我陪着他去作一次地中海的巡禮，因此有好多工作便延擱起來。差不多從哈佛大學同學時起始，我已好幾年做了凡士的法律顧問和會計員。不過這職司的僱傭性質，卻還不及友誼的性質居多。他的事務也很忙，所以經過兩三個月就攔，事後的補充，便見得格外忙碌了。

在這個特殊的秋天早晨，我在七點鐘時起身。當我正忙着整理一大堆的作廢支票和銀行通告時，麥根忽然來了。

他向我淡淡地點點頭，說道：「范達，你不妨繼續你的工作，我自己去叫那個鑽漢起來。」他的神色上有些困擾。接着他便走進圖書室外面的凡士的臥

室裏去。

我聽得麥根呼叫凡士的聲音，又聽得凡士發出一種呻吟。

凡士打了一個呵欠，作抱怨聲道：「我想是一件謀殺案吧？否則，那決不會使你在這個時候光臨我的臥室。」

麥根答道：「不是一件謀殺案——」

「哎喲！那末，此刻是什麼時候？」

「八點四十五分了。」

「這樣子早——卻又不是一件謀殺案！」（這時我聽得凡士的腳踏上了地板。）「你的行動很奇怪！……莫非今天是你的婚期嗎？」

麥根帶着些惱怒的意味，說道：「亞丘柯衣已自殺了。」

凡士一壁在室中走動，一壁作驚異聲道：「唉，這倒比謀殺案更奇怪哩。我請求你解釋一下。……來，請坐下來，讓我喝一杯咖啡。」

麥根重新走進圖書室。凡士跟在後面，穿着一件絲絨的睡袍，和駁着拖鞋。凡士按鈴叫寇利預備土耳其咖啡，接着他坐在一隻大安樂椅上，燒着了一支他

所常吸的雷琪紙煙。

麥根並不坐下，他站近爐沿面前，合着眼縫，懷疑地瞧着凡士。

他問道：「凡士，你說柯衣的自殺，比被殺更覺奇怪。這話有什麼意思？」

凡士懶洋洋地答道：「老友，這並不是我故作怪論。如果有什麼人要加害老亞丘，那倒並不見得怎樣詭異。他的一生隨時在幹着誘致危險的舉動。他當真不是一個溫柔可愛的人物。不過他今會出於自殺，那倒不能不認為奇怪了。他實在不是一個自殺的人。」

「我想你的話不錯。當我吩咐那管家保持一切景狀等我去發落的時候，我的腦子裏也就有這種意識。」

寇利拿了咖啡進來。凡士喝了一回濃濁的黑液，方始說話。

「請你再告訴我一些。他們為什麼通知你？那管家在電話中對你說些什麼？你為什麼到這裏來破壞我的睡夢？為什麼？為什麼？究竟為什麼？你豈不知道我的好奇心已控制不住了嗎？」凡士說完，打了一個呵欠，又閉攏眼睛。

麥根似因着凡士的冷淡態度，有些着惱。「我此刻要到柯衣家裏去。我想你也許歡喜去躡一躡。」

凡士複述道：「躡一躡。不錯，但爲什麼去盲目地躡一躡呢？請你慷慨些，給我說個明白。我們即使遲一些，那屍首不會逃跑的。」

麥根疑遲了一下，又聳一聳肩。他分明感到不安，又分明願意凡士陪他一塊兒去。他已承認過，他的腦子裏本有些懷疑影子。

他說道：「很好，我告訴你。今天早晨八點過後，柯衣的管家高勃兒，打電話到我家裏去。他的神經不很健全，聲浪中充滿了恐怖。他支支吾吾地告訴我亞丘柯衣自己用鎗打死了，請我立刻到他那邊去。當時我的第一種意念，本想叫他去通告警務部。但因着某種理由，我改變了意念，就問他爲什麼打電話給我。他說密司脫雷蒙特里德叫他打的——」

「唉！」

「你總知道里德是柯衣的熟朋友。那管家似乎先打電話給里德，里德便立刻趕去。」

凡士呼了一口烟，接嘴道：「於是里德又說：『請密司脫麥根來。』我想里德的腦子裏，也無疑地

有什麼疑影。……還有什麼呢？」

「祇有一點，就是柯衣死在他的門住的臥房中。」

「在裏面門住的嗎？」

「正是。」

「奇怪了！」

「那管家高勃兒在八點鐘時，照常給柯衣送早餐進去。但敲門的時候，裏面沒有回音。……」

凡士又接續道：「因此，他就從鑰匙孔中偷張——是的，是的！管家們常有這種舉動！麥根，假使我有空閒功夫，我要發明一個不能被管家們偷聽的鑰匙孔。你會否想過一想世界上有多少糾紛事情，都是因着管家們能從鎖孔中偷聽而惹出來的？」

麥根疲倦地答道：「不，凡士，我卻沒有想過。我的腦子不相宜這種工作，祇能讓你去幹。……現在你的實質的鑰匙孔還沒有發明，高勃兒果真從鑰匙孔中瞧見柯衣坐在他的安樂椅上，手中執着一支手鎗，他的右太陽穴上有一處鎗傷。……」

「我敢說高勃兒還說他的主人的臉色像死灰一般——對不對？」

「他賞真這樣說的。」

「但死者的弟弟白烈朋柯衣怎麼樣呢？白烈朋既在屋中，高勃兒爲什麼去通知里德呢？」

「白烈朋柯衣恰巧不在屋中。此刻他正在芝那。」

「唉，原來如此。……因此，當里德到了以後，便叫高勃兒打電話給你。因爲他知道你素來認識柯衣的。是不是？」

「據我猜想，大概如此。」

「那末，你也知道我常在柯衣家裏出進，故而你特地到我這裏來邀我一塊兒去。」

「麥根有些着惱，反問道：『你究竟願意去嗎？』」

「凡士應道：『唉，當然願意。但像我現在這樣子打扮，想必不能夠跟你去吧。』他立起身來，向着臥房走去。『我立刻去換一身適當的衣服。』他走到房門口時，忽又停住。『麥根，我告訴你，你的邀請爲什麼引起我的好奇心來。今天下午三點鐘，我和亞丘柯衣有一個約會。他新近購買了一對十四吋高的桃花彩圖的花瓶，約我去瞧瞧。麥根，你須知一個收藏家新近得了這樣一對名貴的花瓶，決不會在下一天自

殺的！」

凡士說完了話，便走進臥室裏去。麥根依舊反負着手站着，縹着眉峯向臥室的門瞧着。一回兒，他聽着了一支雪茄，開始在室中踱來踱去。

他自言自語地咕着道：『我想凡士的見解也許不錯。我已把我的下意識的思想，用言語表示出來了。』

數分鐘後，凡士已穿好了衣服出來。

他微笑着瞧着麥根。「你此刻來邀我同去，足見你思想的周密。這件事情的確有些奇怪。……但我們最好請那好勇鬪狠的警佐海斯一塊兒去。」

麥根帶上了帽子，同意道：『不錯，謝謝你的提議。但我已經通知他了。他此刻已直接往柯衣家去哩。』

凡士的眉毛掀了一掀。「好，那末，我們就動身罷。」

我們上了麥根坐來的汽車，急速地向曼迪森路進行。我們穿過了中央公園，向西從七十二街的門口出來；後來到了七十一街，就在九十八號的門前停住。

柯衣的屋子是一宅棕色石塊築成的舊邸，佔據了兩宅巨屋的門面。這屋子建築的時間，那些紐約的建築家，還把堂皇和安適作為建築的標準。這屋子的式樣，和同街上別的住宅是相同的。不過其他的屋子，大半都祇有二十呎單屋的門面。這屋子最下層的地窖，在街面三四呎之下，有一條低陷的石板路通着。門前有一組石級，連着寬闊的石欄，直通正屋的第一層。進門時須經過一間小間；這結構也是和附近的屋子相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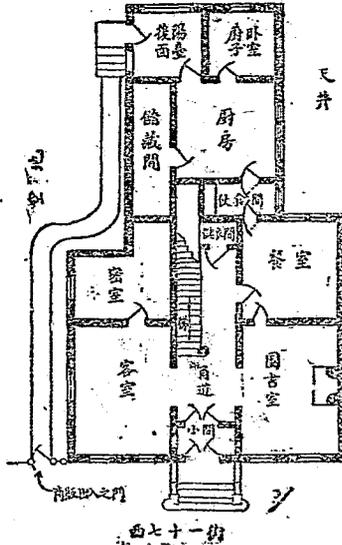
當我們走進了柯衣屋子的石級，還沒有去拉那老式的銅門鈴，那門已先自開了。那個紅臉的管家高勒兒，畏縮地從裏面瞧出來。他很恭敬地鞠了幾個躬，便把那厚重的橡木門拉開，讓我們進去。

他柔順地說道：「密司脫琴根，謝謝你的降臨。這件事真可怕！我委實不知道怎麼辦。——」

琴根把這管家推在一旁，我們便走進那條幽暗的甬道。有一條深厚的地毯，蓋住了全部的甬道。牆壁上掛着深色的繡幕，點綴着幾方陰暗的油畫。在我們的前面有一部鋪毯子的樓梯，上面也同樣黑暗。我們的右面掛着一塊深栗色的帘子，分明掩護着兩扇活絡

門；左手裏另有門帘，不過這時候捲着。我們從那開着的門口裏瞧見裏面是一間陰森的客室，佈置着許多笨重的古式家具。

第一圖



西七十一號

有兩個人從這客室中走出來，和我們招呼。那走在前面的一個，我立刻認識是霍蒙特里德。當我以前陪着凡士到這裏來，觀賞亞丘柯衣所收藏的中國瓷器或銅器時，曾好幾次遇見過里德。我知道里德是柯衣家的密切朋友。他和亞丘的外甥女希而達蘭克更有密切的交誼。他的年齡在三十開外，頭髮略帶灰色，臉

上有一種沉靜和禁慾主義者的神氣。他也略略注意到東方的盜器；這大概是因着他和柯衣們有長久交誼的影響。但他的特殊的嗜好，在搜集古式的油燈。我會聽說他收藏着些希有的古燈，那美術博物院會向他表示，願意出價收買。

這天早晨他和我們招呼的時候，他的兩隻距離寬闊的灰色眼睛裏，露出一種驚異的色彩。

他和麥根略略認識，便向他鞠了一個躬，又淡淡地向我點點頭，然後伸手和凡士交握。接着，他似乎記得了什麼，旋轉去瞧他的背後的人，作一種介紹。

「這位葛拉雪先生，是密司脫柯衣的賓客。他是代表一個意大利密來地方的東方古物博物院的，已在這裏住了幾天。」

葛拉雪深深地鞠了個躬，卻不說話。他比里德的身材短些，軀幹瘦小，衣服卻很整潔，光油油的黑髮向後直梳。他的面色有些蒼白，兩隻發光的眼睛顯得很大。他的五官很端正，嘴唇也很合度。他的手指爪上塗着指甲油，舉動時有些伸縮。我對於他最先的印象，覺得他帶些兒女性意味。可是過了幾天，我

的觀念便根本改變了。

麥根並不在禮貌上費什麼時間。他突然旋轉去，臨高勃玩。

「現在的情形怎麼樣？有一個警務部的警佐和一個檢驗醫官立刻就要來了。」

那管家雖裝做鎮靜的樣子，卻仍掩不住他心中的恐怖。

他答道：「先生，此刻還像我在電話中告訴你的樣子。剛才我從鑰匙孔中瞧見我的主人，我就知道他已死了——唉！先生，那真是很可怕的！我的第一個衝動，就想打開了門進去。但我轉念一想，我應得先請示一下，然後再行動手。我因密司脫白烈朋柯衣已到芝加哥去，就打電話給密司脫里德，請他立刻就來。後來密司脫里德來了，他也在鑰匙孔中瞧了一瞧，便吩咐我先打電話給你，一切不要亂動——」

里德接續着說道：「我覺得可憐的亞丘柯衣已明死了。為採用合法的手續起見，自然應讓負責的官員們來處置；對於任何東西，我們都不應亂動。因此，我不主張把門打開。」

凡士細細地瞧着他，婉聲問道：「但即使打開了

門，有什麼損害？因着那室門從裏面閉住，自殺的問題已很顯明。對不對？」

里德露出些不安的樣子。「密司脫凡士，你也許說得不錯。但——但我的本能彷彿告訴我最好應——」

凡士一壁摸出他的紙煙盒子，一壁接口道：「不錯，不錯。你也是屬於懷疑派的。——你也並不輕信現狀的。」

里德怔了一怔。他的眼光凝注着凡士。

凡士繼續道：「柯衣不像是一個自殺的人——你想他是嗎？」

「不——不是。」里德說時，他的眼光並不轉動。

凡士燒着了一支紙煙。「據我的感想，你的措施的確很聰明適當的。」

麥根旋轉去向着樓梯，又向那管家高勃兒演一個手勢。

「來，你給我們引路。」

那管家轉身走上樓梯。麥根凡士和我跟在後面。但里德和葛拉雪仍留在樓下。高勃兒走到樓梯頭上，

向牆壁上摸索。接着，他按了一個電燈機鈕，於是這上層的甬道中便充滿了光線。在我們的前面，有一扇光滑得像象牙一般的關門。高勃兒站在電燈機鈕的旁邊，向這門指了一指。

麥根走上前去，將門鈕旋了一旋，又用力推轉。接着，他隱到地上，向鑰匙孔中窺視。他站起來時，他的面容非常莊肅。

他低聲說道：「從這裏面的景狀看來，我們的懷疑也許沒有根據。柯衣仍坐在他的椅子上。他的右面的太陽穴上有一個黑洞；他手中依舊執着一支手鎗；電燈也照樣亮着。……凡士，你來瞧瞧。」

凡士正凝注着樓梯頭上牆上的一方金屬雕像。他淡淡地答道：「麥根，我可以聽信你的說話，這景象當真不是有趣的。我想我們走進去以後，可以瞧得更仔細些。……唉！這裏有一張馬麟的早年作品，非常動人。他的晚年的水彩畫，倒反覺得柔弱些。……」

正在這時，前門的門鈴震動得厲害，高勃兒急忙趕下樓去。他把前門拉開以後，那警佐歐奈斯和海斯和探員希尼賽便奔進甬道裏來。

麥根招呼道：「警佐，上樓來。」  
海斯和希尼賽喧鬧地走上了樓梯。

警佐向麥根揮一揮手。「先生，早。」接着他的眼光瞧見了凡士。「唉，我早應當料到你也在這裏。你是一個世界上專門排難解紛的人。」他噓了一噓，語聲中卻含着誠摯的感情。

麥根吩咐道：「警佐，來。這室中有一個死人，室門卻從裏面閉着。你把門打開了。」

海斯不發一言，便把他的身子蹲下一些，向着那門鈕上端的橫木用力撞去，但沒有效果。他又用肩膊

再撲撞了一次。

他說道：「希尼賽，你來助我一下。這鐵門很牢，木質又硬。」

那兩個人聯合了撞在門上。這時有一種木質的碎裂聲音，分明那鐵門的螺旋釘已鬆動了。

當兩個人毀門的時候，里德和葛拉雪走上樓來。高勃兒也跟在後面。他們三個人上樓以後，就站在麥根和凡士的背後。海斯和希尼賽又實施了兩次撞擊，那扇厚重的房門，便向內推開，發現了那間屍室的內景。

## 第二章 屍首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十五分。)

這臥室是在屋子的最後面的一部，形狀是狹長的，兩面有窗。在房門對面的壁上，有一扇小小的厚窗；左手裏向東一面，卻有兩扇闊窗，墨綠色的窗帘完全下着，日光便完全隔絕。但室內有一盞玻璃的大燈，懸在承塵的中央，故而光線倒也通明。在臥室的盡端，排着一隻覆蓋着單被的大床，床上分明上夜裏

沒有人睡過；那床上的被頭摺疊得非常整齊。這臥室也像下面的客室一般，佈置着很多的器具。右邊有一口深大的書櫥，放滿了大小書籍，對門一面，有一隻腰圓形的書桌，桌上堆滿了書本小冊和報紙——這景狀分明是一個人常在這上面從事文字工作的。在這書桌左側的靠東面的牆壁，有一口大壁爐，連着白石和



上現着皺紋，他謹慎地換出紙煙盒來，選取了一支。後來他燒着了紙煙，聽到那西面的牆壁面前，站住了。牆那壁上的一張暗淡的十九世紀的中國的鐘隨畫像。這時候我們其餘的人都圍立在屍體的周圍，大家靜悄悄地瞧着。里德和葛拉雪見了這死人的模樣，似有些驚駭。

里德對麥根說道：「我想我當時不打開門，卻叫高勃兒先通知你的措施，並沒有錯誤。我現在覺得假使他當時還有一些兒生氣——」

凡士插口道：「唉，不會的。他已死了好幾個鐘頭。你的舉動的確非常適當。」他說時他的眼光仍沒有離去那壁上的圖畫。

麥根旋轉來問道：「凡士，你的見解怎樣？」

「我以爲假使這門早已打開，室中充滿了那些慰問的朋友們，那屍體被當做有生氣一般地施救，其他一切的證據也自然要同樣消滅；那末，我們要查明昨夜裏這室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卻不免要感受重大的困難了。」

這時那警佐海斯突然地從中插口。「這問題我看倒非常顯明。昨夜裏這人一定先把房門鎖好，然後開

鎗擊碎他自己的腦袋。密司脫凡士，就是你也說不出反對論調的。」

凡士緩緩旋轉身來，搖了搖頭。

他婉聲道：「警佐，請原諒。須知那破壞你的簡單而美麗的理想，並不是我。」

海斯帶着挑戰的神氣，反問道：「不是你嗎？那末是誰？」

凡士作簡語答道：「就是那屍體。」

海斯還沒有回答，麥根在旁邊默然瞧着凡士，這時他忽然地臨着里德和葛拉雪。

「我請你們兩位到樓下去等候。……希尼賽，請到樓下客室裏去，在我允許他們以前，不要讓這兩位先生離開客室。」他又向里德和葛拉雪說：「你們須知道我們等到那檢驗醫官下了斷語以後，必須向你們兩位問幾句話。」

里德對於麥根的專制態度，顯着不滿的神氣；但葛拉雪露出一種有禮貌的微笑，微微鞠了一個躬。於是這兩個走出臥室，向樓下走去。那探員希尼賽也跟在後面。

麥根又對高勃兒說道：「你可以到前門口去。轉



撥，半途突然決意自殺，我們實在不能相信。但假定他在更衣的舉動沒有完成以前，有什麼東西忽而中途阻止他，並且強迫他坐下，使他伸直兩腿和閉上眼睛，那倒比較合理些。」

麥根辯論道：「你的理解並不足以服人。一個人也儘可以穿了梳洗袍，同時著上上街的皮鞋。」

凡士點頭道：「也許不錯，我也並不在這點上堅持。但試想柯衣既要自殺，他為什麼揀選這一隻面向房門的安樂椅呢？一個人既要幹這種乾脆的自殺勾當，勢必要把身子坐直；同時他也許要交抱着兩臂和攥持他的手。如果他一定要靠着書桌坐下，那末，我想他也應選取那一隻直背椅子。這樣，他才能把兩隻手肘靠着桌面，以便發鎗時能準確穩定。」

海斯插口道：「他的手臂原在書桌盡端啊。」

「唉，不錯。不過地位不安。對不對？你瞧這安樂椅怎樣低？柯衣在扳機關鎗的時候，勢不能把他的手肘擱到書桌上。如果他真擱在書桌上開鎗，那鎗彈一定要穿過他的頭頂。所以假使他當真開過這鎗，那末，開鎗的時候，他的手不得不放得比書桌的桌面低些。因此之故，我們可以假定在那子彈進了他的腦

子以後，他才把他的右臂舉到書桌面上，裝成眼前這種模樣。」

海斯靜默不答。他走到屍體旁邊，細細瞧了一眼，又把他自己的右手舉到額角上演了一演。接着他仍悻悻地作答。

「雖然，但這扇門着的房門你終湊法逃走啊。」凡士嘆了一口氣，答道：「是，我但願我能够飲法逃出去。這一點最使我感受困難。假使這門並不是從裏面開的，那我倒更容易贊同這是件自殺案了。」

麥根詫異地瞧着凡士。「這是什麼話！你不是在發表相反的奇論嗎？」

凡士微微搖着他的頭。「不，不，像柯衣這樣智力的人，既要自殺，決不會故意佈置得這樣子，不使別的人接近他的身體。試想他這樣子小心地從裏面闖住了門，使別的穴非敲破不能進來，在他有什麼益處？開鎗的舉動，也祇需一秒鐘功夫。他在他自己的臥室中也決不慮別的人進來阻擾。假使他自己自殺，他勢必希望高勃兒或別的任何人在絕早的時間內發現他。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他斷不會故意將房門闖好

的。」

麥根辯論道：「但你的理論的本身就衝突了。除了柯衣以外，誰會從裏面門門呢？」

凡士有氣無力地嘆了口氣，答道：「當然，從外表上看，沒有人能幹這事；因此，就使這件事困惑難解。局勢是這樣的：一個人被謀殺了；等到那兇手離開以後，這被殺的人便站起來把門門住；後來他又把他自己安排在一張安樂椅上，裝做自殺的樣子。」

海斯帶着厭憎的神氣，咕着道：「這真是一種聰明的理論！不過我想等陶里墨斯醫士來了以後，我們當然可以多知道些事實。據我猜想，他也許把這案子的局勢全部推翻，卻承認這是件自殺案子。」

凡士溫和地答道：「警佐，據我猜想，這位醫士卻不會這樣子宣告。我有一種堅強的感覺，陶里墨斯醫士會告訴我們這並不是一件自殺案。」

海斯忽緊皺了眉毛，表示出疑問神氣。他向凡士聽了一回，方始回答。

「好，我們聽着吧。」

凡士並不注意他的答話。他的眼光移動到書桌上。桌面上吸墨水紙的一邊，放着一本四開本的書。

耳博士所譯的中國歷朝瓷器圖考；有一把金色的圖書館的剪刀，插在這本書的裏面。凡士依照這剪刀插入的所在，將書翻開，便發見一頁染色的花瓶圖。那花瓶有兩個耳環，紅得帶些肝色，還點綴着橄欖綠和黃褐色的點塊。

凡士說道：「麥根，你瞧柯衣在臨死以前的不久，明明還在研究他最近所得到的那隻桃花花瓶。我以為我們可以安全地假定，一個人既要準備自殺，在開鎗的一剎那前，決不會再有閒心思研究他的古瓷的歷史。」

麥根靜悄悄地等着，並不回答。

凡士又指着吸墨水紙中央的一本空白的信箋簿。

他繼續說道：「這裏還有些值得注意的東西。這紙放得略略偏斜，顯出一個右手寫字的人，預備要在這紙上寫什麼，才放成這個樣子。你再瞧這第一張紙上寫着十月十日星期三——那就是昨天的日期——」

海斯插口道：「這有什麼奇怪？那些自殺的人，在自殺前總要寫幾封信的。」

凡士微笑道：「警佐，但這信沒有寫好啊。柯衣祇寫了一個日子，就不能再進行了。」

海斯堅持道：「他不能臨時改變思想嗎？」

凡士點頭道：「唉，不錯。但照你的話，那支筆應當仍留在筆盤裏。但你可以聽見筆盤裏空着，書桌上也並不見筆。」

「那筆也許在他的衣袋裏。」

「或許如此。」

凡士退後一步，彎着身子。他的眼光向着書桌周圍的地板上瞧視。接着，他屈膝躬着，向書桌下面瞧去。他忽伸出右手，在那書桌的右邊一行的抽屜底下，拾起了一支自來墨水筆。他立直了身子，拿着那支筆說話。

「柯衣落掉了這支筆。這筆便滾在書桌底下。」他順手將筆放在信箋簿的旁邊。「人們在寫字的半途，不大會落掉自來水筆的；而且落掉以後，也決不會讓它留在地上。」

海斯默然無話。他的眼光中仍顯着固執的神氣。

麥根問道：「你可是以為柯衣在寫什麼東西的時候，忽被阻擾嗎？」

「阻擾嗎？……在某種方式上，也許是的。」凡

士緊蹙着雙眉，似乎他自己也困惑不解。「不過這裏並沒有掙扎的跡象；而且他又依靠在書桌一端的安樂椅上，他的神氣上很安靜，眼睛也自然地閉着；而且房門又從裏面閉住。……唉，麥根，真是奇怪得很！」

他走到那遮着窗簾的窗口，又回身過來，緩緩地吸着紙煙。忽而他站住了，擡起頭來，直瞧着麥根的眼睛。

「阻擾——正是！這卻對了！但他並不是受什麼外來的人或突然闖入的暴客的阻擾。他是被什麼更陰鷙和更可怕的人物阻擾的。當他獨處的時候，才發生這意外的阻擾。那時這室中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他便停止寫信，落掉了那筆，卻忘記了並不拾起。他站起來坐到那隻安樂椅上，接着，在他換去他的皮鞋以前，便發生了這突如其來的結局。……你明白了嗎？這雙鞋子也就是那種可怕阻擾的另一種證明。」海斯輕薄地問道：「還有那手鎗怎麼樣呢？」

「警佐，我不相信柯衣會瞧見這支手鎗。」

## 第三章 驚異的發見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

這時候樓下的前門開了，又有一種開然的關合聲響。接着，我們又聽得一種略略迴草的女子聲音和管家談話。

「高勃兒，早。拿了我的球棍。叫梁趕緊弄些茶和幾個油煎餅上來。」

雷聲完畢以後，便聽得樓梯上有腳步聲響，接着又有高勃兒的請求聲音。

「密司蘭克，但請你等一等。」

密司蘭克簡短地答道：「茶和油煎餅，不要囉嗦。」於是那脚步聲仍繼續走上樓來。

麥根海斯和我剛才走到房門口，那少年女子已走上了樓梯。

密司希而達蘭克是一個短健精幹有體育家神氣的，年齡在三十左右的女子。伊的藍灰色的眼睛，靈活而帶些剛狠。伊的鼻子小而太闊，在美觀上似有些損害。伊的嘴唇勻正，不過似缺乏感情。伊的黃棕色

的頭髮已剪短了，從伊的低闊的額角上向後直梳。伊的一隻軟呢帽挾在伊的腋下。伊身上穿着一身絨布的衣服，足上一雙深棕色的皮鞋，裝着橡皮的跟，外面一件白色的寬大衣，和一條綠色的領帶，更顯出那種雄糾糾的男子神氣。

伊上樓以後，瞧見了麥根；便蹣跚似的走前一步，伸出伊的手來。

伊說道：「早安，什麼事在這時候把你引到這裏來？我想你大概和我舅舅有什麼事情吧？」伊說話時，伊的眼光射到了海斯和我的臉上。伊忽而沉下了臉，不等麥根回答，便繼續問道：「莫非出了什麼岔子嗎？」

麥根彷彿要阻止伊進屍室裏去的樣子，答道：「密司蘭克，當真出了一件嚴重的亂子。如果你能等一等——」

但那女子現出一種毫無顧忌的神氣，從我們中間

擄身而過，走進死者的臥室裏去。伊一瞧見亞丘柯衣，便奔到他的面前，鬆了下來，張開手臂來抱他。

海斯忙喝阻道：「喂，不要觸摸這身體！」他急步走到伊的旁邊，用手放在伊的肩頭，不很溫柔地拉伊起來。

伊旋轉來怒目瞧他，兩隻手插在伊的絨布短褂的袋裏，兩隻腳分得很開，站住了向海斯怒視。

麥根便走過來解圍。

他解釋道：「密司蘭克，這裏的一切東西，在檢驗警官未到以前，什麼都不能觸動。」

伊深思似地瞧着麥根，反問道：「那末，我若硬請你們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可也算違法的嗎？」

麥根婉和地答道：「我們所知道的，也並不比你所知道的多些。我們剛才到這裏，卻見你舅舅的屍體像此刻你所瞧見的樣子。」

伊旋轉頭來瞧瞧那安樂椅上的沒生氣的人。伊的兩隻手卻仍不從袋中伸出。

伊冷冷地問道：「好，那末，你想這件事怎樣發生的？」

「從外表上看，都像是自殺。……」

### 第三章 醫異的發見

伊旋轉來作冷澀聲問麥根道：「自殺嗎？我卻不敢贊同。」

凡士本站在床的近旁，這時走近前來。他道：「密司蘭克，我也不贊成的。」

伊把頭側些，撇起了伊的眉毛。

「唉，密司脫凡士，早安。我在驚惶中沒有聽見你。……你的意見不錯。這不像是自殺。」伊的眼睛合成了縫。「你從上一次到這裏來以後，已好久不來了。唉，祇有瓷器和屍體，才能吸引你到這屋子裏來！」伊的語聲中似略有些怨恨的意味。

凡士不理會伊的不客氣的評語，仍溫和地問道：「你為什麼反對自殺的理論？」

伊答道：「那是很簡單的。我舅舅是一個自尊自大的人物，決不肯拋棄這個世界。」

凡士接嘴道：「但自尊心往往會變做自殺的原因。你總知道自尊的人，容易引起煩惱。自殺卻足以給自尊主義者一種勝利的快樂時間。」凡士說話時帶着一種學者的傲岸神氣。

希而達蘭克輕意地答道：「亞丘舅舅似不需要快樂時間的。他每一次得到了中國的古玩，便會有這種

快樂。一件完全無價值的中國瓷器，在別的人一定認為毫無用處，但給舅舅見了，卻會起勁得像我打敗了鮑培印斯一般。」

凡士帶着微笑答道：「那末，就是你打勝了球，對於別的人又有什麼用呢？」

伊樂意地答道：「唉，我本來知道你也是喜歡古物的。不過我並不是要誇張我的博學，我祇是用引喻方法，說明我不相信舅舅會自殺的意見。」

凡士鞠躬道：「請原諒我。你的意見很對。可是密司脫麥根和警佐海斯都不贊成我們。他們準備把這案子認做自殺案。」

伊有一種嚴冷的微笑聽着麥根和海斯二人。

伊說道：「這辦法真聰明啊。這不但容易解決，而且可以免去不少難堪的流言。」

麥根對於這女子的態度有些惱恨。

他憑着法官審問似的神氣，問道：「密司蘭克，你想什麼人有願意你舅舅的死的理由？」

伊直瞧着麥根的眼睛，毫不疑遲地答道：「我就是一個。他使我着惱的事，不能用言語形容。因為我中間絕沒有同情心。無論我要做什麼事，他總從中

阻梗着。因着他扣住了錢袋不放，使我的生活特別枯燥。自從他做了我的保護人和我被託付在他手中以後，我的生活便陷於孤獨落寞的境界裏去了。」伊的語聲含着怨恨，眼睛裏也泛出怒光。伊的方闊的下頷也略略向外突出。「在已往的十年中，他不論那時死了，在我都覺得是一種解放。現在他已脫離了這個世界，那我可以獲到我的祖產；並且無論我要做什麼，也不怕人干涉了！」

麥根和海斯帶着怒容聽伊。伊的態度上有一種嚴冷的怨恨意味，比伊的語聲中所表示的更覺顯明有力。在伊的怨恨的表示終了以後，經過一度靜寂。這靜境被凡士的輕描淡寫的語聲所衝破。

「密司蘭克，你當真是非常光明坦白的。現在我們可能把你的說話，算做一種謀殺案的供詞嗎？」

伊安靜地答道：「眼前還談不到。但假使負責的長官們當真承認這是一件謀殺案時，那末，我要為着保持家庭的名譽起見，也許要提出查明我舅舅的死亡的請求。你們須明白我的見解。一件真確的謀殺案，比較一種鄙陋的自殺舉動，有價值得多。」

麥根的臉上泛出一陣紅色。他明明因着希而達蘭

克狂放的說話，而感到非常難堪。

他申斥伊道：「這不是說笑話的時候啊！」

伊仍冷峭地瞧着他，答道：「那自然。我的話本來是正式的。……好，我並不要和人鬭嘴。我可以在可能範圍裏盡力。」

麥根嚴冷地隱着伊。但伊的凝定的眼光，並不移轉。

他勉強控制着他的情感，問道：「除你以外，還有什麼別的人有謀殺你的舅舅的可能？」

那女子擡頭瞧着上面的承塵，顯一種獸想狀態，接着又坐在書桌的邊上。

伊冷淡地說道：「有好幾個人呢。現在亞丘舅舅的死，也不會使人們覺得他比較地可愛的。有幾個人都是願意他死的。」

當這種奇怪的談話進行的時候，海斯嚴肅地站在旁邊，嘴裏噴着雪茄煙霧，詫異而含敵意的眼光，默然地在觀察這個女子。這時候他冷冷地發言。

「你如果認為你的舅舅的死，感到有利於你而高興的，那末，你剛才為什麼奔到他的面前，跪下來裝做悲哀呢？」

### 第三章 驚異的發見

希爾達蘭克把一種譏笑似的眼光向海斯嚴肅着。

「我的好警察先生！我祇要應一個明白，他是不

是當真死了啊！」

麥根踏前一步，緊閉的牙床，說道：「密司蘭克，你真是一個殘酷無情的女子！」

凡士忽把他的紙煙盒送到伊的面前。

他問道：「你可要吸一支雷琪紙煙？」

伊這時又聽到亞丘柯衣的屍體，一壁答道：「不要，謝謝你。我難得吸煙，煙的氣味難受，又傷害神經。」伊又回答麥根的樣子，說道：「是的，我老實說。舅舅的死，在於我當真不會怎樣悲傷的。」

麥根又回到了先前的問題。「那些樂意密司脫柯衣死的人，你可能舉幾個出來？」

伊答道：「這個我不能照辦。但我可以告訴你，有幾個被舅舅騙取過寶物的中國人，聽了他的死耗，知道他以後再不能搜集古物，那一定很歡喜的。密司脫麥根，你也許知道我舅舅去年從中國回來的時候，曾經有過一種謠傳：人們都說他私攜中國的古墳，拿回來許多殉葬的壺瓶和偶像。那時他曾接到好幾封惡謠信。」

麥根點點頭。「正是，我記得的。他也曾把這種惡嚇信給我隱過一兩封。……你可確實相信他是被一個東方人殺死的嗎？」

「當然不是。中國人有充分的理智。他決不會為了一種舊瓷碎磚而謀殺一個人的。」

凡士打了一個呵欠，在蘭克和麥根中間踉蹌來蹌去。他又拿出他的紙煙盒來。

他作請求聲道：「唉，請吸一支紙煙。有時候紙煙能够鎮攝人的神經。」

那女子把一種疑問的眼光瞧着他；接着，伊疑遲了一下，微微一笑，便拿了一支雷琪紙煙。凡士又忙着給伊擦火。

伊有意地問道：「密司脫凡士，你想這件事怎樣？」

他淡淡地說道：「我也但願有些意見。你的一個中國人的結怨的建議，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不知道這屋子裏有沒有失掉什麼東西？」

伊嘴裏吹出一長圈煙霧，一壁答道：「我倒不會因此驚異的。據我個人的意思，但願這些舊東西都完全失掉。」

麥根又接嘴道：「我怕我們的談話太空虛了。密司蘭克，假使你舅舅的死不是自殺，那末，這臥室的門從裏面反門的一回事，你又怎樣解釋呢？」

蘭克立起身來，臉上有一種困惑的神色。伊回轉頭去瞧那房門。

伊反問道：「裏面門着的嗎？唉，你們是破門進來的！」伊走到門邊，細細的瞧着那懸掛着的鐵門。「那卻有些不同了。」

凡士問道：「這句話指什麼說呢？」

「也許這當真是自殺的！」

樓下的鈴聲忽而響動。我們聽得高勃兒去開前門。

麥根急步走到蘭克的旁邊，伸手放在伊的臂上。

「那檢驗醫官大概來了。你可能回到你的臥室中去等候一回？」

伊緩緩地答道：「好。」伊向室門口走去，兩隻手仍插在袋中，在走出房門時又旋轉頭來。「但請你叫高勃兒把茶和油煎餅送上來。我委實餓得很呢。」

一分鐘後，陶里墨斯醫士已被引進臥室中來。他是一個有些孩子氣的活潑的人。他身上穿一件棕色外

套，一頂闊邊帽子推在他的額角上面。他的模樣兒像是一個販票推銷員，不像是一個醫士。他揮一揮手，和我們招呼，接着向室中四面瞧了一眼。他把他的足尖頂住在地板上，他的身子向前後晃動。他的帶着怨恨的眼光，凝視在海斯臉上。

他作抱怨聲道：「唉，這真惱人！我正在吃熟小餅和臘腸的時候，你的訊息來了。醫佐，你怎樣總是揀我在進餐的當兒來找我？……好，好，好，現在你給我些什麼差使呀？」

海斯噙了一嘻，豎起他的大姆指，向柯衣的屍體指了一指。他對於檢驗醫官的抱怨說話，原是聽慣了的。

陶里墨斯旋轉頭去。他的冷淡的眼光，在死人身上停留了幾分鐘。

麥根自動地報告道：「醫士，這房門是從裏面門著的。我們打破了門方才進來。」

陶里墨斯深深嘆了一口氣，旋轉去抱怨地瞧着海斯。

他悻悻地問道：「唉，這有什麼意思？你不能讓我吃完了早飯再出來嗎？當時你祇須吩咐把屍體移動

一下好了。假使你早告訴我這種情形，那我可以差一個助手來。」

海斯解釋道：「醫士，密司脫麥根叫我請你親自來的。這不是我的主意。」

陶里墨斯從衣袋中摸出一張印刷的單紙，又拿出一支自來水筆，預備填寫。

他向麥根瞧着，淡淡地說道：「這是顯明的自殺案，用不着擔心事的。你倘使需要，我可以給你一種自殺時候的假定報告。至於照例的剖驗——」

凡士燒着了另一支紙煙，懶洋洋地插口道：「醫士，我想你如果瞧一瞧這屍體，諒必不致有什麼妨礙吧？」

陶里墨斯旋轉了身子，答道：「我自然要瞧這屍體的。我還要察驗，還要解剖，你還要我做些什麼？」

凡士答辯道：「醫士，你既然還沒有察驗，怎麼就立刻下自殺的結論呢？」

陶里墨斯不耐地嘆着氣。

「那手鎗在他手裏，傷口又恰在適當的部位。須知我一瞧見一個死人，立刻就可知。還有一點，那

房門——」

凡士接續道：「是，那房門是從裏面闖的。不錯，但那屍體怎麼樣呢？」

「唉，屍體怎麼樣呢？屍體就在那邊啊。你自己儘可以瞧。」那醫士一壁回答，一壁填寫那張單子。

凡士答道：「是的，我卻已經瞧過了。」

海斯顯着一種滿意的微笑。「醫士，我告訴你。密司脫凡士和我賭下一注東道。我說你要宣佈自殺的，他卻說你要認爲謀殺。」

陶里墨斯冷冷地說道：「我是一個醫士，不是一個偵探。這個人已經死了。右太陽穴上有一個鎗洞，右手裏又捏着一支手鎗。這恰合自殺的情勢。並且他的姿態很自然，房門又從裏面闖着。其餘的問題，應當讓你們當偵探的去辦了。倘使那子彈不合手鎗的口徑，檢驗時可以查明的。明天你可以得到一切事實的報告。至於結論怎樣，那祇能讓你們去定奪了。」

凡士坐在靠西面牆壁的一張椅子上，閒豫地吸着紙煙。

「醫士，你可能先仔細瞧瞧那個鎗洞。然後再回去吃你的熱小餅和臘腸嗎？並且你再須瞧一瞧那死人的嘴。」

的嘴。」

陶里墨斯向凡士凝視了一回，接着，他走近亞丘柯衣的屍體面前。彎着腰細細察驗那傷口。我瞧見他的眉毛揪了起來。他把死人的頭左邊的頭髮翻開來，便露出一個黑色的傷痕。陶里墨斯用手指輕輕摸了一摸，我便覺得他的查驗的手術的確非常高明。他把柯衣的上嘴唇翻開，似在察驗死者的牙齒。這時我從我站立的地點，也瞧得見牙齒上的血漬。他在察驗死人的口腔完畢以後，便集中他的視線在那右太陽穴的鎗傷上面。

過了一回，他站直了身子，把他的帽子更推向後面。他的深思的眼光，釘住在凡士的臉上。

他作冷峭聲問道：「你腦子裏有什麼意思？」

凡士從嘴裏拿出了紙煙，打了一個呵欠。「沒有什麼。我的腦子是空的。你可曾發現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嗎？」

陶里墨斯點點頭。他的眼光仍沒有離去凡士的臉。

「有的，很多。」

凡士顯着故意討好似的微笑。「唉，當真嗎？那

末，現在你還認爲是自殺嗎？」

陶里墨斯把兩手插入衣袋，扮了扮鬼臉。

「唉，不是的！……這裏面的確有些奇怪。」他的眼光移轉到柯衣的屍體上面。「他嘴裏有血，左前額上頭骨略有些碎裂。他曾被某種笨重的東西打擊過一下。……那真是奇怪！」

## 第四章 意外的阻擾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上午十時。）

室中幾個人對於這意外的報告，祇有凡士一個人仍絕不震異。海斯睜着眼睛瞧那屍體，似乎他還期望這屍體會立起來。麥根緩緩地從口中拿下了雪茄，把空洞的眼光向凡士和陶里墨斯之間瞧來瞧去。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當時有一股寒氣直透我的脊骨。我眼前瞧見一個坐着的屍體，手中執着手鎗，右太陽穴上有一處鎗傷。我又知道那鎗彈是在他死後射進去的。這種種使我感覺到彷彿目擊了一種魔術。原來那種因不自然和不可思議而產生的恐怖，仍照樣地蘊伏在文明人的腦子裏。

麥根的眼睛合成了眼縫。他走前一步。

「那末，他的右太陽穴上的鎗傷怎麼樣呢？」

陶里墨斯擡起頭來，從衣袋中伸出一隻手，指着那死人的頭。

他鄭重地答道：「密司脫麥根，那鎗彈進他頭的時候，這孩子卻已死了好幾個鐘頭哩！」

我會說過，祇有凡士一人並不因此有什麼異感。他祇略略點點頭，又用鎮靜的手指，燒着了另一支紙煙。

他喃喃地說：「這是一種有意味的局勢。對不對？麥根，照常例而論，一個人總不會在死後自己開鎗自殺的。我想你的自殺的理論，必須放棄了吧。」

麥根緊皺着眉毛。

「但那門着的房門——」

凡士立刻回答道：「一個死人大概也不會自己門房門的。」

「麥根旋轉頭來，把略略昏迷的眼光瞞着陶里墨斯。」

「醫士，你可能決定什麼東西打死他的？」

陶里墨斯沉着臉，似因着自己的翻案，有些不好意思。他答道：「這不是短時間所能斷定的。」

凡士接口道：「醫士，請問這死人的僵硬狀態怎麼樣呀？」

「大概很久了。」陶里墨斯說着，似乎為證明他的見解起見，又走到屍體面前。他把死人的頭動了一動，又握着那隻懸在椅子邊上的手臂拉了一拉；末後，又在柯衣的腳上踢了一下。他繼續說道：「正是，很久了。他大概已死了八個至十二個鐘頭。」

海斯冷然問道：「你可否說得比這個更確切些？」

那醫士帶些惱怒的神氣，答道：「請你給我些時機。我在離去這裏以前，還要仔細些瞧一瞧。……醫佐，你來助我一臂。我們先把他放到床上。」

凡士忽插嘴道：「醫士，且慢。你先瞧瞧那隻靠在書桌上的手。這手可是緊握着那手鎗嗎？」

陶里墨斯又顯出一種含怒的眼光。他躊躇了一下，隨即把身子彎着，細瞧那死人的手摺。

「他當真把手鎗捏得很緊。」接着，他就離開死人的手指，很困難似地將手鎗拿出；同時他又特別小心，不讓他自己的指印留在鎗上。

海斯走到面前，細細瞧那手鎗，隨即摸出一塊白巾，把鎗裏好，放在書桌上的吸墨紙上。

凡士說道：「醫士，柯衣的手指有否恰正扳住手鎗的機括上？」

陶里墨斯作簡語道：「正是。」

「那末，我們可以假定，這手鎗在柯衣的手僵硬以前就放進去的。對不對？」

「你要怎樣假定，聽你的便好了！」

麥根又走過來，施展他的外交手段。

他婉辭說道：「醫士，我們若沒有你的幫助，就不能作任何的假定。密司脫凡士所提示的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必須聽聽你的見解。」

陶里墨斯含怒的神氣，似乎略略減退了些。

他指着柯衣的屍體，說道：「好，我告訴你。他死的時候，那手鎗也許已在他的手裏，不過這並不是我瞧見的。假使手鎗早已在他的手中，那自然不是事後有人放在他手裏的了。」

「照你的說話，這手鎗又怎能射彈呢？」

「那當然不能。但你怎樣知道這支鎗曾經放射過呢？在割驗以前，本沒有方法可以說明他的頭顱中的子彈，是否從這一支手鎗裏射出。」

「那手鎗的口徑和傷痕可相符嗎？」

「我敢說相符的。這鎗是 .38 口徑；那傷痕的大小，似也相同。」

海斯附加道：「並且鎗膛中又少去了一彈。」

麥根點點頭，重新瞧着醫官發問。

「醫士，假使我們能查明白柯衣手中的這支手鎗，的確會射一彈進他的頭顱，那末，我們可能依從密司脫凡士的提議，假定這手鎗在死人的手僵硬以前被放在手裏的嗎？」

陶里墨斯用一種比較婉和的聲浪答道：「當然可以這樣假定。在屍體開始僵硬以後，誰也不能強制着把手鎗放在他的手裏，和放得這樣子自然。」

凡士的眼光雖不住地在室中轉來轉去，但他對於醫士的談話仍非常注意。

他忽低聲說道：「此外還有一種可能。這話說起來確似奇怪，卻是有實現可能的。我們知道有好多

人，在死後幹出驚異的事情。」

我們大家都很詫異地瞧着他。

麥根說道：「凡士，你不要說這種神祕的說話。你說的死人幹驚異的事情，究竟什麼意思呀？」

「有不少紀錄的自殺案子，那自殺的人在開鎗以後，會把手鎗丟擲到三十呎以外。漢司格洛使博士的

檢驗官應用科學上——」

「但這種動作，不能和這案子相提並論的。」

「不錯，當然不能的。我不過偶然想起罷了。」

凡士仍自願自吸着紙煙。

麥根向凡士端相了一回，又旋轉去瞧陶里墨斯。

「柯衣頭上的一擊，你想可會致命嗎？」

那檢驗醫官又仰臉在足尖上面，把身子顫動，接着，他不發一言，重新察驗柯衣的頭。他站直了身子，張着一隻眼睛向麥根瞧。

「這裏真有些奇怪。這頭部有內部出血的痕迹，並且他的嘴裏也有血，好像是受了重大的打擊所致。不過那左面顱前上的一擊，卻並不足以致命。顱骨略略有些碎折，但並不怎樣厲害，至多祇能使他一時昏倒。……我敢說他的死並不是因着腦的受震或顱骨的

碎裂。」

凡士接續道：「並且他也不是手鎗射死的，不過他終於死了。多麼奇怪啊！」

陶里墨斯突然旋轉去瞧海斯。「警佐，你來。」

他和海斯提起了柯衣的屍體，送到床上。他們倆又共同把死人的衣裳脫下，掛在床邊的椅子背上。陶里墨斯便開始察驗。他小心地從頭至腳地察驗，希望發見些傷痕，又用手指撫摸屍身的骨頭，檢查有沒有斷折之處。那屍體仰面躺着，陶里墨斯的手從右邊按摸，故而我們瞧得見他的手停頓在什麼地方。

他報告道：「第五根肋骨斷了。這是個顯明的傷痕。」

麥根說道：「這個也不像是劇烈的傷。」

「唉，不，當然不是。他除了略略感受些痛楚以外，也許還不覺得。」

「這傷勢發生在死前或在死後？」

「死前；否則，皮膚上不會留這異樣的顏色。」

「還有頭上的一擊，我想也是在未死前打擊的。」

「那自然。他在未死以前，的確會受些痛楚。但這倒也並不是他的致命傷。」

凡士提議道：「也許他頭上的打擊和肋骨的斷折，有連帶關係的。他或者因昏倒而跌在地上；同時他的肋骨觸在什麼東西上面，才致斷折。」

「那也可能的。」陶里墨斯點頭，他的眼光卻並不擡起。這時他又在察驗柯衣的手掌。

凡士又問道：「這頭上的一擊，是否可以使他失去知覺？」凡士一壁問着，一壁把眼光向室中的各種家具上着意察勘。

陶里墨斯答道：「唉，那可以的。我瞧可能性很大。」

凡士的視線集中在靠近東窗的一口笨重的柚木櫃上。他走到櫃前，開了櫃蓋，向裏面瞧視，接着，他又立即將櫃蓋蓋上。

凡士又瞧着檢驗警官，繼續問道：「你想柯衣頭上受了一擊以後，可會得不久就恢復他的知覺？」

陶里墨斯站直了身體，臉上扮演出一種疑惑狀態。

「這倒是一個問題。他的昏迷狀態，也許延長到十二個鐘頭；或是他在數分鐘內就恢復他的知覺。不過這並不是我所認為困惑的。他的右手指的內部，有

兩處小小的擦傷痕迹，和指節骨上有一處微細的割傷——這些都是新鮮的。我敢說他和那個擊碎他顛骨的人，似曾有過掙扎。可是他的衣服很整潔，並無團皺的痕迹；他的頭髮又梳得非常光滑。……」

海斯帶着困惑的神氣，接續道：「對啊，他手中還有手鎗，坐的姿勢又很安閒。我想在掙扎以後，有什麼人把他裝成這樣子的。這真是一種困人的局勢。」

麥根附加道：「但那人並不會給他換鞋子。」

海斯瞧着凡士說道：「這一點就可以解釋他雖披上浴袍卻仍穿着上街的皮鞋的緣故了。」

凡士向警佐端相了數秒鐘。

他反問道：「一個人既將另一人打得失去了知覺，為什麼再給他換衣裳和給他梳理頭髮？警佐，這個人可算是一個有好心腸的人了；不過不能算是合乎常情的行爲。……不，我以為柯衣的光滑的頭髮和整潔的衣服的緣因，我們須從別方面推想的。」

海斯懷疑地瞧着凡士。

「你的意思可是說他在他的頭被擊以後，方始換他的衣服和梳理他的頭髮嗎？」

凡士道：「這並不是不可能的。」  
麥根乘機問道：「既然如此，他為什麼不索性換去他的皮鞋？」

「有什麼事情阻止他哩。」

當談話的時候，陶里墨斯已將柯衣的屍體翻了轉來，故而那屍體已覆臥在床上。我始終瞧着醫士的動作，忽見他把他的身子向前俯着。

「哈！我找着了！」

他的驚呼聲音立刻打斷了談話。我們大家都回頭瞧他。

他也驚惶地報告道：「天啊！他是被刺死的！」  
我們大家走到床邊，依着陶里墨斯指示的部分聽去。

柯衣右肩骨的下面，貼近脊骨的旁邊，有一個小小的金剛石形的痕迹，估計它的面積，祇有半吋直徑。這傷口很深刻，口上留着黑色的凝血。從外表上看，當時似乎不會流血。這一點我很覺奇怪。麥根似也有同樣的印象。他靜默了一回，便向陶里墨斯發問。

陶里墨斯解釋道：「一切的傷本不一定會向外流

血的；尤其是那種敏捷簡潔的刺傷。因為那兇器穿過了嫩膜，刺進內臟裏去，往往不會在外面流血；即使流血，也不會多。這真像咬傷一般，流血在裏面的。……這裏的刺傷，舉動很快，故而那傷口立刻黏合，但內部的流血卻是免不掉的。這理由很簡單。……現在我們已把一切都解釋明白了。」

凡士譏諷似的露着微笑。「唉，我們已解釋明白了嗎？我卻覺得我們祇得到一種關於柯衣死狀的解釋。這解釋越發使這局勢增加了恐怖哩。」

麥根迅速地向他瞟了一眼，答道：「我卻不覺得如此。這解釋至少可以破除我們正在討論的一個疑團。我們現在已知道他在換衣時突然中止的原因。」

凡士說道：「我很疑惑。……」他一壁熄滅了他的紙煙，丟在桌子上的一隻煙灰盆裏，隨手拿起那件從柯衣身上脫下來的絲毛交織梳洗袍來。他把這衣服拿到光亮處細細地察驗。這梳洗袍上並沒有刀洞或破碎。我們大家靜默地瞧察。

一會兒，凡士重新將衣服放在床端，說道：「麥根，不是。柯衣被刺的時候，並不會穿這件梳洗袍；換衣的動作是在被刺以後。」

海斯抗辯道：「這也難說。那刺客在動手的當兒，也許揭起了這件梳洗袍下刺的。」

凡士連連搖着頭。「警佐，你忘記了。這梳洗袍的鈕子扣得很緊，那根帶也端正地結着。……但我們再來瞧瞧，也許可以查明白的。」

他急速地走到西壁的儲衣小間窗前。那門本略略開着，他把門開直，隨即跨步進去。不多一會，他拿了一個衣架出來，衣架上掛着一件短褂和一件背心。這短褂和背心是深灰色的，材料和柯衣穿的那條襯子相同。

凡士用手指在那短褂的右肩部分仔細撫摸。他果真發見這短褂的肩背部分，有一個裂口，大小和柯衣背上的傷痕相同。那件背心的背部也有一個裂口，又和短褂上的相同。凡士拿了這兩件衣服湊到窗口，又用手在裂口邊撫摸。

他說道：「這兩個裂口的邊上略略有些兒硬，彷彿有什麼東西乾凝了。我想這凝結的東西一定是血。……現在我們可以知道柯衣被刺的時候，穿着藍套的衣服。那行刺的劍或刀拔出來時，那刀或劍上的血，便染在這兩件衣服的裂口上面。」

他將衣架重新掛在小間裏面。  
過了一回，麥根發表他的結論。

「凡士，照這情形看，那兇手在事後一定給柯衣卸下短褂和背心，掛在那儲衣的小間裏；然後再將這件梳洗袍給柯衣穿上。」

凡士反辯道：「這舉動怎見得是兇手幹的呢？據這些顯示的情形看，柯衣死了以後，也許另有一個人進來，向他的頭上開了一鎗；就是這另一個人，給死者更換衣服。你想不可能嗎？」

麥根不悅地反問道：「你這新理想，可會給我們什麼益處嗎？」

凡士和悅地承認道：「這理想我們還不知道是否實在；即使實在，當然也談不到什麼利益。我也承認這理想太空洞。我所以提舉出來，就是要叫我們知道在眼前的時期，我們不應當貿然下什麼結論。越是那顯明的結論，我們越須要小心應付。我的好麥根，你總知道這不是一件顯明的案子啊。」

陶里墨斯開始覺得焦煩不安。一切偵查罪犯的學術，本不是他所注意的。他所注意的，祇是醫學。他既已查明了柯衣背上的傷口，他便覺得他的職務已經

終了。他打了一個呵欠，伸一伸腰，便僕着身子，去拿那放在床邊地板上的他的帽子。

他同海斯說道：「好了，我可以走了吧。我想你總要一個迅速的剖驗報告吧？」

海斯的頭，也被包圍在他的雪茄的煙霧裏。他答道：「正是。我們什麼時候能得到你的報告？」

「如果你們必須趕緊，今夜裏可以有了一。」陶里墨斯把一條單被蓋在屍體上面，又填了一張搬移屍體的單子。他又說道：「你把他送到驗屍所去，越快越好。」接着，他和每一個人和悅地握了握手，就爽快地向室門走去。

麥根忽喚阻他道：「醫生，再等一等。你想這裏有沒有隱伏的自殺可能性？」

陶里墨斯詫異地旋轉身來。「什麼，完全沒有任何可能性。這人是被刺在背部。他當然不能自己刺自己的啊。他是因着被刺後內臟流血而死的。他已死了八點或十點鐘——也許還長久些。那斷折的肋骨和左顧額上的一擊，都是不足致命的微傷。他的右太陽穴上的那粒鎗彈，也沒有意思。原來他那時候早已死了。……這還能算自殺嗎？哈哈！」於是他揮一揮

手，便走出去了。

麥根站住了，無聊地瞧着地板。末後，他向海斯表示出一種命令的姿態。

「警佐，你最好立即通知警士們，快叫弄指印的和攝影的人來。我們正需要他們。至於這件案子自然也由你負責。」

麥根還沒有說完，海斯已向着那書桌邊小几上的電話機走去。不一會，他已和警務總部的電訊部接通。他發出一種簡短的報告，吩咐轉接到各部分去。後來他又吩咐電訊部通知公安處，立刻派一輛汽車來載柯衣的屍體。

他放了電話，向麥根聲辯似地說道：「先生，我希望你並不算把這件案子放手不幹。我對於案子中的種種事實委實沒有把握。昨夜裏這室中儘可發生任何事實。」

麥根忙應道：「警佐，決不。我決意盡我的能力，注意這件事情。這裏面定有一種簡單的解釋。我們確信遲早可以查明的。……」他又用一種溫婉的語聲說道：「你不要失望。這事情我們還沒有開始偵查哩。」

凡士本坐在靠窗口的一隻矮背椅子裏，安閒地吸着紙煙。他的眼睛瞧着上面的承塵。

他又深思又像輕描淡寫地說道：「麥根，是的，這裏面真有一種解釋。不過我卻不敢信這解釋是簡單的。這案子裏有許多衝突之點。每一種事實，都像和別的事實衝突；每一種證據，都象和其他的不能兩立。……」

他略等一等，深深地吸了一口煙。

他繼續說道：「我們為明瞭真相起見，在和這屋子裏的家族和賓客們談話以前，姑且先歸納一下。第一，柯衣的頭上曾被擊一下。這一擊也許喪失了他的知覺；因此，他的身子跌倒，撞在什麼堅硬的東西上，折斷了他的肋骨。他的傾跌的舉動，顯然是身不由主的。我們可以假定那時候柯衣還穿着上身的衣服，後來——我們雖不知道相隔多少時候——他被人隔着衣服在背部刺了一刀。那定是一種特殊形狀的小的兇器，他因此就因着內臟流血而死。在他被刺後不知多少時候，他的短褂和背心被人卸下，那衣服又很謹慎地被掛在備衣間裏去。他又被穿上那件梳洗袍，又扣好了鈕子和結了那條帶。不但如此，他的頭髮又

被人梳理得非常整潔。不過他足上的那雙上街的皮鞋，卻不會換一雙地鞋。我們發見他很舒服地坐在那隻安樂椅上——他的坐的姿態，卻顯明地沒有被刺可能的。還有他的斷折的肋骨，也可以顯示他在某一時間，他的身子會橫覆在什麼硬東西上。……因此，這種事實，既然不能彼此相合，我們可以知道他在被刺死以後，和他的身體僵硬以前，還有一粒鎗子射進了他的右太陽穴。那支假定發射這子彈的鎗，卻緊緊地握在他的右手裏。他的緊握的程度，竟使那檢驗醫官費了好多的力，方才舉開了他的手指，把手鎗拿出。我們也不能忘掉柯衣臉上的安靜神氣；因為他這種神氣，絕不像會和一個仇人掙扎過，又不像被人擊在頭上因而喪失他的知覺。麥根，你須注意這是全案中最奇怪的一種現象。柯衣在臨死的時候，他的心理狀態，分明是很平安，至少也是很滿意的。……」

凡士又連連吐吸了幾口煙。他的眼睛忽而現出流迷的樣子。

他又說道：「這些就是從柯衣屍體上想到這屋子裏發生的情形。現在還有幾點值得注意的事實：例如，我們發現他被關閉在一間門着的室中。那門門非常有力，此外又並沒有出入的通道。室中一切的窗關着，窗簾下着，電燈依舊亮着，床上卻沒有人睡過。因此，昨夜這裏面發生的種種事實，一定在柯衣平日歸睡的時間以前。還有一點，我相信在他死的以前，他正在閱讀關於桃花花瓶的記載，並且他剛才要寫一封信，或是要摘錄什麼東西。所以那張有日期的紙，和那支地板上的自來墨水筆，也和這案子有關係的。……」

正在這時，我們聽得急促的步履走上樓來。一霎那間，高勃兒站在門口，眼睛裏充滿着驚異之色。他吞吐地說：「密司脫麥根，請寬恕我的阻擾。但是——先生——很奇怪，下面的前門甬道裏，有一種奇怪的東西！」

## 第五章 受傷的狗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上午十時三十分。)

那管家的態度上，驚異多於恐怖。我們大家都呆地瞧他。麥根似因着凡士所說的歸納，引起了一種惱怒，這時便咆哮地作答。

「甬道中有什麼東西呀？」

高勃兒報告道：「先生，一隻狗？」

麥根更顯得怒氣勃勃。「什麼狗？」

管家解釋道：「先生，一隻受傷的狗。」

麥根還來不及回答，凡士已跳了起來。

「唉！這就是我所等候的東西啊！」他的語聲中顯露出一種遏制着的驚惶。「一隻受傷的狗！哎！

……高勃兒，來，來！」他迅速地走出門口，向樓下奔去。

我們都靜默地跟著。大家都帶着驚異的情緒。這時候發生這件事實，真覺得突如其來。不料這新發生的事實，越發使這件案子跳出了理性的軌範以外。

凡士走到了樓下的甬道，問道：「這狗在什麼地

方？」

高勃兒走到靠前門的右首的帘幕面前，用手揭起了一塊。

他解釋道：「我剛才聽見奇怪聲音哩。先生，這真像一種哭聲，使我吃了一驚。我因向這幕後瞧了一瞧，便瞧見那狗。」

麥根問道：「這狗可是屬於這屋子裏的什麼人的嗎？」

管家答道：「不是的，先生！因此，我才這樣子驚奇。自從我到這屋子裏以後，從不曾有過一隻狗。我在這裏卻將近十年了。」

當他把門帘揭開的時候，我們都瞧見一隻矮腳而略帶灰色的蘇格蘭的小推列狗。這狗側躺在地上，四隻短腿向前伸直，狗在左眼睛上有一個凝血的傷痕。地板上有一小攤黑色的乾血。那傷口下面的眼睛，發腫而閉着。但另一隻深褐色的右眼，卻向我們哀求似

地瞧着。

凡士屈着一膝，湊到那狗的旁邊。他喃喃地說道：「唉！好狗兒！還好，一切都沒有事！」

他溫柔地把那狗掄在手中，立起身來。

他並不專向任何一人地問道：「這條是什麼狗？」

「七十一街嗎？……好！……高勃兒，開門！」

那管家分明像我們其餘的人一般地莫明其妙，但仍急忙忙遵從。

凡士走到了外面的小間，那狗仍抱在他的胸口。

他報告道：「我要到那犬醫鮑萊米家去。他就住在這條街上。我立刻就回來的。」他說完，便急急走上石階。

這件新發見的事情，使我們更是昏迷不解。凡士一聽得高勃兒有狗的報告，竟立刻接應。他的奇怪的表示，和慌忙地趕下樓來，越發使這件神祕的案子加上了一種疑障。

凡士抱着那傷狗出去以後，海斯滿現着困惑的神氣，兩隻手插在褲袋裏面，旋轉來向麥根說話。

「先生，這案子真使我糊塗起來了。你想這狗有什麼意思？密司脫凡士又爲什麼這樣子驚慌？並且一

隻狗又怎麼會和刺傷的勾當有什麼關係？」

麥根並不回答。他瞧着那扇凡士剛才出去的前門，用力咬着他的雪茄。接着，他把含怒的眼光瞧着高勃兒。

「你以前不會瞧見過這狗嗎？」

那管家照樣回答：「先生，沒有，從來沒有。這屋子裏從來不會瞧見過狗的。」

「那末，這屋子裏也沒有喜歡狗的人嗎？」

「沒有，先生，沒有一人。……這真是奇怪！我委實想不出這狗怎麼會到屋子裏來。」

里德和葛拉雪走到餐室的門口，向着甬道裏好奇似地瞧着。麥根瞧見了他們，便向里德說話。

「密司脫里德，你可曾知道有一隻黑色的小狗走進這屋子裏來？」

里德現着困惑的神氣，略略躊躇了一會，方才答話。

「我不知道啊。這裏沒有人喜歡狗的。我恰巧知道亞丘和白烈朋都厭憎貓狗一類東西的。」

「密司蘭克怎麼樣呢？」

「伊不喜歡狗，卻歡喜貓。伊從前有一隻波斯

續，但亞丘叫伊丟掉了。這還是好幾年前的事。」

麥根皺着眉頭，答道：「不過這裏剛才發現一隻狗——就在那門帘的後面發見的。」

里德似乎很詫異的樣子。「這倒奇怪了。我想不出這狗從什麼地方來的。它大概跟着什麼人進來，卻沒有被人瞧見。」

麥根並不回答。海斯忽踏前一步，從嘴裏拿下了他的雪茄，又突出了他的下頷。

他兇狠狠地問道：「但你自己不是喜歡狗的吗？」里德因着海斯的挑戰的神氣，不禁退後一步。

他答道：「唉，是的，我本來很喜歡狗。從前我也畜養一頭，直到我搬到隔壁寓裏時，方才送掉。」

海斯仍不放棄他的挑戰態度，厲聲問道：「你養的是什麼狗？」

里德答道：「一隻杜白門種的品邱狗。」接着，他旋轉去瞧麥根。「我不大明白這個人的問句。」

麥根作道歉聲道：「我們此刻大家都有些不很鎮靜了。昨夜裏這屋子裏發生了些奇怪的事情。柯衣並不是自殺的，卻是被謀死的。」

里德並不表示詫異。他喃喃地說：「唉，我早怕

如此。」

葛拉雪從咽喉間發出了一種驚呼，也走到甬道裏來。

他重複說道：「謀殺嗎？密司脫柯衣是被謀殺的吗？」他的臉色異常灰白。他的黑色的眼睛驚恐似地注視着麥根。「我知道他是用手鎗自殺的啊。」

麥根報告他道：「他是被人從背心上刺死的。那一粒鎗彈，卻是在他死後方才打進他的頭顱。」

那意大利人又發出一種咽喉間的驚呼。他把身子靠在客室門口的門樞上。他的臉慘白得可怕。我當時幾乎疑心他會暈倒。海斯虎視眈眈地瞧着他。這時他故意走向前去，直到他的臉和葛拉雪祇距離六吋，方才停步。

他大聲道：「那是用一把短劍行刺的！刺在他的背部！這是一種詭祕的動作。你對於這回事知道些什麼？」

那意大利人的態度又突然變異，正像他的臉色轉變的一般地迅速。他忽而站直了身子，顯出一種莊嚴的態度。他的鎮靜的視線和海斯相接；同時他的厚厚的唇角上露出一絲諷刺的微笑。

那意大利人的態度又突然變異，正像他的臉色轉變的一般地迅速。他忽而站直了身子，顯出一種莊嚴的態度。他的鎮靜的視線和海斯相接；同時他的厚厚的唇角上露出一絲諷刺的微笑。

他冷靜地答道：「先生，我不知道什麼。我並不是警務機關裏的人。你對於這件事，也許已知道得很多吧？」他的語聲雖似很有禮貌，實際上卻明明是一種侮辱。

海斯也激怒了。他兇狠狠地答道：「我們知道得很多。等我們動手進行的時候，大概不會使你感到怎樣有趣吧！」

麥根前進一步，用手拍在海斯的肩上。

他作調解聲道：「警佐，這手續我們還可等一等辦。我們在訊問密司脫葛拉雪以前，還有不少的初步調查工作。」

海斯哼了一聲，便悻悻地向樓梯走去。

麥根向葛拉雪和里德說道：「你們兩位還須在客室中等一回。最好請你們把門關上，等我們來請教你們。」

這時候希尼向着兩個人揮一揮手，叫他們進客室裏去，隨即把兩扇活絡的門關上。

麥根說道：「警佐，來，我們在那警員們到的以前，須先將柯衣的臥室查驗一回。」

海斯含怒地走上樓去。

以後的五分鐘中，麥根和海斯便在柯衣的室中仔細搜查。我曾說過他的臥室在屋子的後部，東南兩面都有窗口。海斯走到每一個窗口，把窗簾拉了起來。他瞧了一回，走到麥根面前去。麥根卻站在儲衣間面前，正在察驗這小間的內容。

海斯說道：「先生，這裏有一件奇怪的事情。這些窗都關得很緊，而且每一扇都栓着。這臥室在第二層樓，當然沒有人可以從外面進來。但爲什麼這樣子特別謹慎呢？」

麥根答道：「亞丘柯衣是一個古怪人。他時常怕偷兒們進來偷他的古董。」

這解答不會使海斯感到滿意。

他懷疑似地咕着道：「誰會希罕這些舊東西呢？」他緩緩向書桌走去。

麥根在察驗那儲衣小間以後，又穿過全室，走到東窗口下面的那隻柚木櫃前。我記得凡士前和陶里墨斯醫士討論柯衣的斷折的肋骨的時候，他也曾很注意地瞧過這櫃。

海斯站在臥室的中央，抱怨似地瞧着麥根。

他說道：「這是一個禁宮。除了那房門以外，沒

有人能從這裏出進。這真使我弄不懂了。」

原來這室中除了那扇我們打破了進去的從裏面門窗的房門以外，祇有另一扇預備衣間的小門。臥室中並沒有個人的浴室。因為這屋子構造的時候，一般人還把在二層樓上造一間浴室，認為是過度衛生的奢華。不過事後我們知道密司蘭克卻曾在三層樓上添闢一間浴室。亞丘柯衣和他的弟弟白烈朋合用一間大浴室。白烈朋的臥室，也同樣在二層樓上，不過在屋子的前部。所以這合用的浴室，就在這弟兄倆臥室之間甬道盡端。

麥根說道：「我還找不着殺死柯衣的兇器。」

海斯自信地答道：「這東西不在這裏了。那短劍從柯衣身上拔出來以後，一定已被那兇手藏在什麼隱不見的地方了。」

麥根贊同道：「那是可能的。無論如何，我想你開了那窗再說。這裏很氣悶。你再把那電燈關了。」

「這不行。」他說了這句，又連忙道歉似地解釋。「先生，你總知道有什麼人把那窗門拴住，又扳動過電燈機鈕。我要瞧瞧這個人是誰。我此刻正等杜步司隊長給我擷取指印。」

數分鐘後，凡士回來了。當他走進臥室的時候，他臉上現着憂容，灰色的眼睛裏也射出燈光。

他報告道：「這小雌狗還有生機。但那惡漢擊它的一下，非常厲害。那人似用什麼笨重的東西打的。鮑萊米醫士此刻正給它治療。今夜裏我可以知道它的傷勢。」凡士說話時的憂容，我正難得瞧見。

麥根問道：「但這事有什麼意思呢？這狗怎麼會有關係？」

「我也還不知道哩。」凡士說着，坐在一隻椅上，摸出他的雷琪紙煙盒來。「但我有一種感想，這狗是我們的開路的鑿子。它是這件血案中的一種毫不相干的東西；但它卻是溝通外界的媒介物。這小狗並不是這屋子裏的，所以可以給我們一種重要的線索。並且它是在這屋子裏受傷的。」

麥根的眼睛突然間合成了縫。「還有一點，它的傷痕又和柯衣的頭上的相同，並且在同樣的地位！」

凡士疑惑地點點頭。等了一等，他才回答。

「不過這一點也許祇是偶然相同。總之，這屋子裏沒有人喜歡狗。事實上也從不會養一頭狗。因為我常常聽得柯衣和他的弟弟會這樣子表示過。有一次我在

這裏坐了半個鐘頭，聽白烈朋朗誦皮埃史的攻擊狗的論文。麥根，這狗決不是屋子裏的人弄進來的。假使它偶然闖了進來，屋中人也一定會立刻趕它出去。」

「你以為外面的人把這狗引進來的嗎？」

凡士默似地答道：「不，這也解釋不通。這屋子裏會發現這狗，真是一件怪事。那也許是一種意外的事——或許是一種可怕的失算。因此，我才這樣注意。還有一點，我們必須想到那人發現了狗在這屋中，一定是害怕着放它出去。那人為自身的安全計，便想殺死這狗，然後將它藏在樓下的門帶後面。那人殺狗的舉動也幾乎成功。」

「那醫士可能說出那狗在什麼時候受傷？」

「他不能說定。但從狗眼上的發腫和那傷口上的乾血看來，料想它已受傷了十二個鐘頭。」

「這時間也合符啊。」

「唉，正是。這狗也許會自覓那行刺的勾當；或是在行刺後不久它就到這裏來的。」

麥根喃喃自語道：「這真是一種奇怪的事情。」

凡士同意道：「正是，奇怪得很，而且很可怕。但我們一朝查出了那狗的主人，那末，我們就可以知

這些比較確切的事實了。」

麥根帶着懷疑的神氣，無聊地問道：「但我們怎樣偵查這一隻失迷的狗的來由？這城裏充滿着這樣的狗。並且這狗假使果真屬於那個昨夜裏到這裏來的人，那末，這狗主人決不會登了廣告招尋，也不會答應失狗代領的廣告。」

凡士點點頭道：「不錯，但事實並不像你所說的這樣艱難。這小狗並不是一種玩物歸裏的東西。它是一種佳種。當我將他抱到鮑萊米醫士的手術臺上時，會細細地瞧過一瞧。它是雌性的，有一個短短的背脊，一組富於彈力的肋骨，和一條完整的尾巴。它的足很矮，彎圓的膝骨，強有力的後腿，都表示它有驚異的體格。麥根，我也略略知道些狗的性格。我覺得這狗是一種拉立司登和奧痕賽的混合血統。此外它還有幾種優點：它有一個瘦細的頭，和一個靈敏的鼻子，兩隻小耳朵，和略略後削的顛後骨，都顯示它有奧痕賽的血統。」

麥根對於凡士的帶些專門性的解釋有些不耐。

他點頭道：「很好，很好，不過你說的種種，至多可以證明這狗是屬於一個尋常的養狗人的，卻未必

能指出一個特殊的人來。我應不出這狗能給我們什麼助益。」

凡士微笑道：「的確有助益的。這狗可以給我們相當的線索。在本國的那些專門養狗的人，對於某種血統的狗種，差不多大家都知道。像這樣一隻狗，一定經過多年的畜養，才能產生。關於養狗的問題，有狗的血統譜，狗的傳種書，有英國狗總會的記錄，和職業的居間人，和有執照的評狗人。所以你如果知道了一隻狗的血統的要點，不一定查不出這狗的來歷。並且這一隻狗的確有被比賽的資格。如果一隻狗曾經參加展覽比賽。那記錄上自然有根據了。」

海斯聽得有些不耐煩的樣子，這時他禁不住發問。

「密司脫凡士，你可是說你無論瞧見了那一種狗，總能查明那狗主人嗎？」

凡士急忙應道：「唉，警佐，不是。我祇說假使一隻狗曾經比賽過和被記錄過，或是對於那狗的血統又有一種確切的認識，那末，祇須費些功夫，大概總有機會可以查明那狗主人的。」

海斯淡淡地說道：「原來如此。但即使你查明瞭

這狗的主人，你又怎麼辦呢？那狗主人儘可以簡單地說：「唉，好先生，謝謝你。這小畜生在星期四跑掉的。」那你又怎麼樣呢？」

凡士微笑着道：「警佐，他當真可以這樣說。但好種的狗，決不會跟了不相識的人走進了陌生人的屋子裏去。不但如此，像這樣好的狗，也決不會沒有人監護而讓它在街上亂跑。」他把身子靠着椅背。他的眼睛閉了一半。「昨夜裏那狗會到這屋子裏來，真是非常奇怪。假使我能明白這裏面的情由，那我對於那兇手也就有相當把握了。」

海斯向凡士狡猾地瞧了一眼。

他自言自語地說：「那個兇手也許就是一個愛狗的人。」他的語氣明明是指里德說的。

凡士調笑似地瞧着海斯。「唉，警佐，那恰正相反。我們在得到新鮮的事實以前，儘可假定那兇手會惡意地傷害那狗。」那也許因着要使它靜歇——」

凡士的說話忽被一種喧聲所阻隔。那時從樓下前門甬道裏，發生了腳步聲和談話聲。不一會，有三個便衣的警員，和兩個穿制服的本區的警士，喧鬧地走進臥室裏來。他們瞧見了地方律師，忽有些蹣跚起

來。

麥根告訴他們說：「我已負責擔任這案件案子。這案子是由總部直接處理的。現在我們要兩個人看守這宅屋子。」

有一個身材魁梧，灰色頭髮的人，行了一個禮。  
「先生，遵命。」接着他旋轉去向着兩個穿制服的人

## 第六章 象牙柄的手杖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

那三個便衣人勉強地退出。我料想重要的案子，既由總部擔任，那本區的警署，便自然沒有參與的機會。他們的悻悻態度，大概因着這個緣故。

這三個人去了不久，那指印專家杜步司隊長，和貝拉偵探，還有一個攝影師彼德考根浦一起來了。他們受了海斯的命令，便開始他們的工作。

警佐說道：「我所最注重的，就是那窗檯上、電燈機鈕上、和門鈕上的指印。然後我們再把屋中人的指印印下來比對。……因為我要知道什麼人拴着那窗，和開亮這裏的電燈。我還要知道什麼人最後從這

說話：「海倫，呂屯，你們兩個留在這裏。密司脫麥根會給你們命令。」他又回過來向着地方律師。「主任，如果有別的事情，請通知我。我是少尉史密施。」

「少尉，謝謝你。」

室中出去。」

凡士招招手，叫海斯走到一邊。

他說道：「警佐，我對於你的疑團可以給你些端倪。柯衣自己拴住那窗，又拉下了窗帘，他又開亮了電燈。但我必須承認我對於什麼人最後把握房門上的門鈕，卻還不知。我怕我們不能從指印上查明這重要的事實。」

海斯眨了眨眼睛，帶着疑問的眼光擡起頭來。他似要回答，忽又變了主意，喚叫杜步司隊長。

「隊長，請你先把牀上死人的大姆指印弄下來，

再把窗栓和燈鈕上的指印對一對。」

杜步司走到東窗口去，拿出一種淡紅色的粉，灑在那窗上的鐵栓端上。接着，他提了他的黑色的小皮包，走到床面前去。數分鐘後，他已拿着一張硬紙版，紙版上印着柯衣的大姆指的墨印。他把紙版湊在亮光裏，用了放大鏡，細細地視察。接着他把這紙版放在書桌上，又回到窗面前去，照樣的瞧那窗栓的鐵端。不一會，他嘴裏咕了一聲。

他將眼鏡除下，一壁說道：「警佐，你說的不錯。這窗上的鐵栓，怪像是床上的死人拴住的。」

他又用同樣的方法察驗其他窗上的鐵栓。他瞧完以後，又走到海斯面前。

「據我的眼光，當真是相同的。有兩個指印雖很模糊，但看上去互相符合。」

警佐向凡士偷瞧了一眼。但凡士的身子深深地埋

在椅子上，閉着眼睛，沉迷似地吸着煙。

海斯說道：「隊長，現在請你再瞧瞧那電燈機鈕和門鈕上的指印。」

杜步司走到電燈機鈕面前，照樣拿粉灑在上面，隨即輕輕將粉吹去，拿着一塊珠寶商的放大鏡細細瞧

驗。

他點頭道：「這裏也相同的。你總知道在我把這指印攝影放大了互相比對以前，固然還不能確定。不過這指印看起來很相像——那同樣是潛渦形的，又有顯着的凸點和幾種清楚的叉點。」

海斯說道：「現在你姑且不要討論放大的事，趕緊瞧瞧那門鈕。」

杜步司重新灑粉在門鈕上面，又摸出一個電筒，小心地照驗。

他報告道：「我敢說門鈕上的指印，也屬於同一個人。不過這指印並不怎樣清晰。」

海斯咕了一聲，答道：「這房門外面的門鈕，你用不着查驗的。今天早晨，有不少人都曾把握過那外面的門鈕了。」他靜悄悄吸了幾口煙，又說道：「你再瞧瞧書桌上的我的手巾包着的那支手鎗。」

杜步司又照樣遵從，他瞧了一回，又向警佐報告。

「這裏沒有什麼，那手鎗的機括是雕刻的，不能留什麼指印。那鎗的象牙柄的左面，有一個模糊的指印，那或許是死人的大姆指印。」

海斯帶着失望的聲調問道：「鎗上也沒有別的指印了嗎？」

杜步司重新用了那塊放大鏡，再向手鎗上細細察驗。

「沒有了。據我看來，這手鎗在死人取用以前，曾經被抹拭乾淨。」

凡士半醒半睡地說道：「那當然是抹過的。你若察驗那支手鎗，無非虛費些功夫。如果鎗上有什麼指印，那一定是屬於柯衣的。」

警佐站住了向凡士呆聽了一回，末後，他聳聳肩，舉起手來揮一揮，叫杜步司退去。

他說道：「謝謝隊長。我想你的工作已完畢了。」

杜步司道：「你可要裝攝幾張照片，把這些指印證實一下嗎？」

凡士已立起身來，熄滅了他的紙煙，說道：「警佐，老實說，這是不用着的。」

海斯略略疑滯，隨即向杜步司搖搖頭。

「隊長，不必麻煩了。」

杜步司貝拉曼和那攝影師剛才走出，那偵探部稽察莫郎，和刑事部的探員賽克，司納金等也已到來。

莫郎和悅地和我們招呼，又向麥根問了幾句關於案子的事情。海斯電話中的報告，因着電訊部的轉接，他才得到這案子的消息。他瞧見麥根在場，顯出寬懷的樣子，同時經過地方律師的請求，他就正式委派海斯負擔偵查的責任。他不久便離開我們，臨走時神氣上很覺高興。

賽克和司納金是因着海斯的特別請求來的。這兩個人和警佐接洽了幾句，便站在爐沿旁邊等候命令。

麥根坐在書桌旁邊的那隻椅子上。他先打一個電話到他自己的辦公所去，聲明他還要耽擱一回。隨即他燒着一支新鮮的雪茄，現出一種決斷的姿勢，向海斯說話。

「警佐，現在我們先問問屋中的人們，或許能查出些端倪。」他向凡士徵求同意的問道：「我們先從高勃兒問起，你以為怎樣？」

凡士點點頭。「很好，我們不妨先聽些關於家庭的閒話。不過你不要忘掉調查一下死者的弟弟白烈。」

「昨夜裏的蹤跡行動。」

可是在問答開始以前，還有一種小小的阻礙。前

門的門鈴響了，希尼賽從樓梯脚下呼叫。

「警佐，公安局的車子來了。」

海斯發了一個命令，立刻有兩個人盪着一隻棺材模樣的籃子，走進臥室裏來。他們提起了柯衣的屍體，放在籃中，隨即不發一言地盪出去了。

麥根吩咐道：「現在我們開了窗，再把那刺目的電燈關了。」

同納金和麥克忙避從了照辦。不多一會，那新鮮的秋令空氣，便吹進臥室裏來。

麥根深深地呼吸了一下，瞧瞧他的錶。他把身子靠在椅子背上，向海斯說話。

「警佐，你叫高勃兒到這裏來。」

海斯吩咐一個穿制服的警士，到街上去驅散那些閒人遠離屋子；又吩咐另一個警士，站在柯衣臥室外面的通道中。他又叫麥克到樓下甬道裏去看守前門，然後他自己走下樓去。

隔了一會，他已領了那管家回進來。

麥根招招手，叫高勃兒走到書桌面前去。那管家大膽地前進，但他這樣子勉力鎮靜，仍掩不住他的神經性的恐怖。他的臉色帶些清白，他的眼睛也不住地轉動。

麥根嚴肅地開始說道：「我們要調查些關於昨夜裏的事實。但我們要實在的事實。你明白嗎？」

「先生，當然明白——先生，我所知道的事，我卻願意報告。」他似乎準備和麥根的嚴冷的眼光相接，但不久他的眼光立即移轉。

麥根指着他旁邊書桌上的那支嵌象牙的手鎗，說道：「第一，你先瞧瞧這支手鎗。你從前會瞧見過嗎？」

高勃兒迅速地在那鎗瞧瞧便點點頭。

「先生，見過的，我常瞧見的。這是密司脫亞丘

柯衣的手鎗。」

「他把這支鎗藏在什麼地方？」

「樓下圖書室的抽屜裏。」

「什麼時候你最後瞧見這鎗？」

「先生，昨天早晨。那時我在整理圖書室。密司脫柯衣會把一本紀錄簿留在桌上，我將那書放在抽屜裏時，會瞧見這支鎗的。」

麥根彷彿滿意似的點點頭。他又指着桌前的一隻直背的椅子，叫高勃兒坐下。等那管家坐定以後，麥根才繼續問話。

「昨夜晚膳以後，什麼人在這屋子裏？」

那管家答道：「先生，昨天是星期三。星期三這裏沒有晚膳的。這是僕役們放假的一夜。屋中人家都到外面去進膳，祇有密司脫亞丘柯衣偶然留在屋中。我常在出外以前，給他預備些冷的晚膳。」

「那末，昨夜裏怎麼樣呢？」

「先生，他也在屋子裏吃的。昨夜裏我給他預備了些生菜雞絲和冷的牛肉。其餘的人，都有外面的約會。」

「你在什麼時候出去的？」

「大約六點半。」

「那時候屋子裏除了密司脫亞丘柯衣以外，可是沒有別的人嗎？」

「先生，沒有，沒有別人。密司蘭克在下午時分，在鄉間俱樂部打電話來，聲明伊不能早歸。密司脫柯衣的客人密司脫葛拉雪，在四點鐘不到就出去了。」

「你可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的？」

「我知道他和城市博物院的東方古物部主任，有一個約會。」

「那末，據你從電話中告訴我，密司脫白烈朋柯衣那時是在芝加哥。」麥根這句表示，也分明同樣有疑問意味。

高勃兒解釋道：「先生，那時候他還不會到芝加哥；他還在赴芝加哥的途中。他在昨天傍晚五點半鐘，從中央車站動身的。」

凡士掀起了他的眉毛，眼光向前瞻視。

他問道：「不是那班開到湖濱站為終點的嗎？他為什麼乘慢車呢？為什麼不乘二十次車呢？那班他可以節省三個鐘頭的路程。」

高勃兒解釋道：「先生，密司脫白烈朋是很守齋的，而且很謹慎。他不歡喜乘快車，所以時常乘慢車的。」

「好，好。」凡士重新把身子埋在椅中。麥根就繼續他的問句。

「你怎樣知道密司脫白烈朋柯衣乘五點三十分的一班車呢？」

高勃兒顯出困惑的神氣。他的眼睛眨了眨，方才答話。

「先生，我並不會瞞他動身，但我會給他打電話

保留一個座位，又給他預備手提皮包，末後又給他雇了一輛汽車。」

「他在什麼時候離去這屋子的？」

「先生，在五點鐘略略不到。」

凡士重新從那半睡狀態中蘇醒轉來，仍低垂着頭發問。

「高勃兒，我要問一句。這位謹慎的密司脫白烈，在什麼時候決意要到芝加哥去呢？」

那管家旋轉頭來應着凡士，略略有些驚異。

「唉，直到昨天四點鐘過後，他方才決定。先生，我覺得這是突然決定的。」

「他可是時常有這種突然決斷的嗎？」

「先生，從來沒有的。這是第一次。我得應說，我感覺到這一著最出於意外的。他往日裏總要早日計劃他的芝加哥的旅行。」

凡士慢慢地擡起他的眼光。「唉，他可是時常到芝加哥去的嗎？」

「大約一個月一次。」

「他每一次旅行可就擱長久嗎？」

「不過一兩天罷了。」

「你可知道他到芝加哥去有什麼勾當？」

「先生，我不很仔細。」高勃兒開始不安起來。

他緊緊握着他的兩手，眼光向前直視。他繼續說：「但有幾次，我聽得他說起他到那邊去和什麼學術團體會集。所以據我想來，他是到芝加哥去和這班人舉行會議的。」

凡士自言自語地說道：「不錯，這話很近情理。」

白烈朋是一個奇怪人物。他會注意到一切冷僻的學術。……如此，他在昨天四點鐘以後，他忽然決意到西部去；在五點鐘前出門。……這真興味。唉，高勃兒，他的突然的決心，除你以外，他可曾告訴過別的人？」

「先生，我想不見得。不過他當然告訴密司脫白烈。因為那時候屋子裏祇有我們三個人。」

「他在四點鐘以後，和他出門以前，可曾在電話中和什麼人談過？」

「先生，沒有。」

「那末，那時候可有什麼來客？他或許會把他的旅行的事情告訴人家？」

「先生，也沒有。那時候沒有一個人來過。」

凡士重復說道：「真有興味。高勃兒，現在你先仔細想想，然後回答。昨天傍晚，你可覺得密司脫白烈朋的態度上有什麼異常之點？」

那管家略略靈了一震。我還覺得他的眼珠驟然放大，他的眼光立刻集中在凡士臉上。他咽了兩口，方才答話。

「唉，先生，我當真覺察的——上帝助我！我真是聽見的！他已不像他平日的樣子。他平日是很安靜和易的。但在他出門以前，他的神氣似很昏亂而快喪。先生，他自從這屋子裏出去以前，還有個一種奇怪的動作——他會和密司脫亞丘握手；以前我從不曾聽見過他和密司脫亞丘握手。他還會說：『哥哥，再會。』這也是最奇怪的。因為據我所知，他叫他的哥哥，祇喚亞丘的名字，從來沒有別的稱呼的。」

凡士密切地聽着那管家。「唉，原來如此！那末，密司脫亞丘對於他弟弟的突然的友愛，有什麼態度？」

「先生，我怕他還不會注意到。那時他正在一個電燈泡底下瞧一種蛋形的盜器。他竟沒有回答密司脫

白烈朋。」

凡士向麥根說道：「這真像亞丘的神氣。當他在欣賞一種中國的美術瓷器時，假使屋頂坍塌下來，他或許還不覺得。你現在可能允許我繼續向高勃兒問幾句話？」

麥根點點頭，表示他的同意。凡士便重新旋轉去聽管家。

「據我所知，當密司脫白烈朋出去的時候，屋子裏祇有你和密司脫亞丘二人。」

那人的呼吸很粗。他的憂傷的神氣，這時已完全消滅。

他答道：「正是，先生，不過我勾留的時候不久，等到我預備好了密司脫亞丘的晚飯，就出去的。」

「那末，祇剩密司脫亞丘一個入了嗎？」

「是的，他那時坐在樓下的圖書室中閱書。」

「你到什麼地方去的？又怎樣消遣？」

高勃兒把身子懸空地向前面。

「我在欠前次餐館裏吃的晚飯，後來就去聽影戲。」

「那末，你昨天的黃昏並不怎樣興奮狂歡。對不對？……這屋子裏還有什麼別的傭人？」

高勃兒似因着某種緣因，忽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似表示他的寬懷。

他發出一種比較鎮靜的聲音，答道：「先生，除我以外，還有兩個人：一個是中國廚子——」

「唉，一個中國廚子嗎？他到這裏已多少時候？」

「祇有幾個月。」

「好，你說下去。」

「還有一個是密司蘭克個人的女僕。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散工的僕婦，一星期來兩次，做些滯滯的工作。」

「那廚子和密司蘭克的女僕，昨天什麼時候出去的？」

「在午膳以後，先生。這是每星期三的例規。」

「那末，他們什麼時候回來？」

「昨夜的深夜。我自己已在一十一點鐘回來。十一點半時，密忒兒——先生，這是女僕的名字——回來了，到了半夜時分我剛才上床，聽得那廚子偷掩着進

來。」

凡士的眉毛忽然掀起。「偷掩着進來？」

「先生，他時常偷偷掩掩的。他很狡猾而多智詐——他的語聲中帶着些兒厭憎意味。」

凡士淡淡地笑了一笑，答道：「那也許是他的東方的習性。那末，這廚子在半夜時分掩進來。對不對？……你告訴我，在星期三夜裏，僕人們可是次次在外面勾留得很晏的嗎？」

「是的，先生，往往如此。」

「那末，假使一個人熟悉這屋子的家庭情形，他就可以知道在星期三夜裏，這屋子裏是沒有僕人的。」

「先生，這是對的。」

凡士深思地吸了一回煙，又繼續問道：「你可知道密司蘭克和密司脫葛拉雲，昨夜裏幾點鐘回來？」

高勃兒的眼角向凡士蹙了一蹙，答道：「先生，我不能說，但大概是很晏了。因為我睡着的時候已一點鐘敲過。這兩個人都還沒有回來。」

「密司脫葛拉雲可有這屋子的鑰匙？」

「先生，有的。我因着密司脫柯衣的吩咐，會特

地給他製一個。」

「密司脫葛拉雷已在這屋子裏就擱了多少時候？」

「到昨天爲止，恰巧一個星期。」

凡士靜默了一回，他的凝靜的眼睛從東窗口裏向外面瞧，但他的額角上隱約地有些皺紋。我知道有什麼事正使他感到困擾。接着，他又向高勃兒發出一句看似沒有關係的問句。

「你昨夜回來以後，可會偶然瞧見過密司脫柯衣？」

「不，我沒有瞧見他。」他的答語略略有些疑慮。

凡士立即應着他問道：「來，來，高勃兒。你腦子裏有什麼意思？」

「先生，沒有什麼。不過當我上樓的時候，瞧見圖書室門開着，電燈明亮。我自然以爲密司脫亞丘還在圖書室裏。後來我又瞧見密司脫亞丘臥室中的燈光——那是從鑰匙孔中瞧見的。先生，你知道在黑暗的甬道中，鑰匙孔中的光線很容易惹目。所以我又認做他已進了臥房。我又回到樓下，將圖書室中的電燈熄了，又關好了門。」

「當時你不聽得這臥室中的聲音嗎？」

「沒有，先生。」高勃兒忽把身子滾向前些，目光釘住在凡士臉上。「你想他那時已死了嗎？」

「唉，那是沒有疑惑的。假使昨夜裏你也曾從鑰匙孔中張一張，那末，你一定也可以像今天早晨瞧見他的形狀一般。」

高勃兒顯着驚異的神氣，作低呼聲道：「好上帝！我竟沒有想到。」

凡士輕輕打了一個呵欠，說道：「那也不能怪你。我還有一句話問你。密司脫白烈朋柯衣動身往芝加哥時，可會帶一支手杖？」

高勃兒把身子縮了一縮，困惑地點着頭。

「是的，先生，他出去時沒有不帶手杖的。他患着風濕病——」

「是的，他和我說起過十多次了。他帶出去的手杖是什麼樣的呀？」

「先生，那是一根鑲象牙頭的手杖。這杖是他所心愛的。」

「可是那根彎柄而雕刻的嗎？」

「先生，是的。那手杖很特別，好幾年前，密司

脫白烈朋在巴尼屋買的。」

「高勃兒，我知道這杖的，有好幾次聽見他拿着這杖。但你可否確信他到芝加哥去時，拿着這一根特殊的拐杖嗎？」

「的確無疑。我曾拿了這根拐杖在汽車門口交給他。」

「你能够宣誓嗎？」

高勃兒因着凡士的堅持着這句問句，也像我們其餘的人一般感到非常詫異。

他堅決地答道：「先生，我可以宣誓的！」

凡士仍隱着道人，一壁立起身來。他穩重地走到高勃兒的座位面前，偵察似地瞧他。

他厲聲問道：「高勃兒，你昨夜回來以後，可曾聽見密司脫白烈朋柯衣在這屋子裏面嗎？」

那管家臉色泛白，嘴唇也開始顫動。這問句真是

出於意外，連我也吃了一驚。麥根從椅子上站起了半；海斯剛要將雪茄送到嘴唇上去，也半途停住，顯得非常驚異。高勃兒在凡士嚴肅的眼光之下有些畏縮的樣子。

他大聲道：「沒有，先生——沒有，先生！假使我聽見了他，我早要告訴你了。」

凡士聳了聳肩，轉身走開。

「雖然如此，他昨夜裏的確到過這屋子裏面。」麥根用拳噴鬧地擊着響桌。

他問道：「這句話有什麼根據？你怎能知道昨夜裏白烈朋柯衣會到過這屋子裏呢？」

凡士無目的地擡起頭來，婉和地回答。

「那很簡單。他的那根鑲象牙頭的手杖，此刻仍掛在樓下甬道中的一隻椅子背上。」

## 第七章 失蹤的人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上午十一點四十五分。)

室中的空氣發生了暫時的緊張。凡士的表示，在事實上既有可能性，這才使我們感受到一種廣泛的恐

怖。我仍瞧着高勃兒，這時又瞧見他的眼珠突然放大。他靜悄悄地立起身來，用一隻手撐在椅子背上，把一種瞧見了妖異似的眼光瞧着凡士。

他期期地說道：「先生，你——你的確瞧見那手杖的嗎？我卻沒有瞧見。但密司脫白烈朋從來不將手杖掛在甬道中的椅子背上的。他常放在傘架上。也許有別的人——」

凡士阻止他道：「高勃兒，不要亂說。除了密司脫白烈朋自己以外，什麼人會將這寶貴的手杖拿回來，掛在甬道中的椅子背上呢？」

那人忽堅持着道：「先生，密司脫凡士，但他有一次因着我把手杖掛在椅子背上，曾向我責罵。他說這樣子也許跌下來斷折。這樣，你想他怎麼會掛在椅子背上呢？」

「他也許因着掛在椅子背上，比插在銅質的傘架上，可以減少些聲響。」

麥根把身子靠着書桌，抱怨地瞧着凡士。

他問道：「你這句話有什麼意思？」

凡士緩緩擡起他的眼光，停住在地方律師的臉上。

他道：「我的好麥根，我的意思，就是說這位白烈朋弟弟，昨夜裏回進來時，不願意給別的人聽得。」

麥根的不耐的神氣，漸漸兒變成惱怒，冷然地問道：「你爲什麼竟有這種意念呢？」

凡士躲避似地答道：「那也許有什麼陰私的內幕。白烈朋明知昨夜裏祇有亞丘一個人在家，他忽動身往芝加哥去。我們說得冠冕些，他錯過了火車，就帶着手杖回到這屋子裏來。在這裏，他的手杖掛在一隻有絨墊的椅子背上，卻不見了白烈朋。還有那個昨夜裏獨居的亞丘，卻已因着奇怪的方式，回到他的製造者那裏去了！」

麥根把身子靠着椅背，大聲道：「凡士，好上帝！你莫非說白烈朋——」

「不，不，你又急於下結論了。」凡士說話時的態度，雖仍保持鎮靜，但仍掩不住他對於這局勢的關切。他在室中走來走去。他的兩隻手深深的插在短褲袋裏。他又自言自語地說：「我可以瞭解到昨夜裏白烈朋到這裏來的事。但我不能瞭解他的手杖，今晨還在這裏。這是很奇怪的，而且也不相符合。假使他沒

有乘了那班往湖濱站的火車往芝加哥去，但還有別的晚班火車。在十二點前，有伊洛克司車；相近十二點半，另有一班慢車。……」

海斯從嘴裏拿下了雪茄，接口道：「即使他錯過了一班湖濱站車，你怎能知道他不會乘以後的慢車動身呢？」

「警佐，我是從那樓下甬道中的那支手杖知道的。」

「難道一個人不能偶然遺忘他的手杖嗎？」

「白烈朋柯衣是不會遺忘手杖的。——尤其是在某種情勢之下。……」

麥根插嘴道：「什麼情勢呀？」

凡士做出一種狡猾的臉色。「這就是我所不能完全瞭解的。但我從這種瘋狂的事實上，已瞧出一種暗示，覺得那樓下的一支手杖是一種顯著的錯誤——」他突然停止了，旋轉身子，向室門走去。

「我立刻可以回來。這裏面也許有一種可能。……」他急速地走進甬道裏去。

海斯厭憎地瞧着麥根，問道：「先生，你想他腦子裏究竟有什麼意思？」

「警佐，我委實不知道。」麥根這時所感到的困惑，也許更甚於海斯。

海斯惱怒地說道：「先生，照我看來，密司脫凡士太注重那根手杖了。」他用大姆指向高勃兒指了一指。「我們祇有這個人的一面之詞，他卻便深信不疑。我們在確切知道白烈朋不會到芝加哥去的事實以前，若從這方面進行，那未免無意識地在自尋煩惱了。」

麥根對於這見解似乎是同意的，但他並不下什麼斷語。

不一會，凡士已回進來，凝神地吸着紙煙，臉上懊喪異常。

他說道：「他不在那裏。我以為白烈朋在他的臥室中。但窗上的帘幕捲着，床上沒有睡過，電燈也完全熄滅。他的臥室是空的。」他說着疲乏似地坐了下來。

警佐走到凡士的面前站住。

「密司脫凡士，你聽着。他即使錯過了湖濱站的班，仍儘可乘別的車往芝加哥去。任何人都會忘帶一根手杖。他的手提皮包並不在這裏——」

凡士跳起身來，驚呼道：「手提皮包！」對了！假使他乘不着早一班車而定意乘晚班車往芝加哥去，那末，你想他要怎樣處置那隻手提皮包？」  
海斯輕鄙地反問道：「他不是要把這皮包暫時寄放在車站上嗎？」

「對啊！」凡士旋轉去瞧高勃兒。「你告訴我那皮包的樣子。」

高勃兒答道：「先生，那是一隻尋常的皮包。這皮包是黑色的海豹皮，四周用牛皮鑲邊；皮包的圓角的一端，有兩個燙金的 B. C. 字母。」

凡士回頭問海斯道：「警佐，你可能到車站上的包裹房中去查一查？這是很重要的。」

海斯把訊問的眼光瞧着麥根，得到了點頭的暗示。

他答道：「我當然可以辦的。」他把頭向同納金側了一側。「這個你能辦嗎？」

那探員嘻了一嘻，答道：「可以，那很容易。」海斯吩咐道：「那末，趕快去查一查。查過了打一個電話給我。幹得聰明些！」

同納金立刻活潑地走出室去。他的敏捷的舉動，

和他的魁梧的體格似不相稱。

麥根用手指在書桌面上彈着，把嚴肅而有疑問性的眼光瞧着凡士。凡士正站在一個東窗口，深思似地瞧着十月的陽光。

麥根問道：「你想白烈朋柯衣在這案子裏處在什麼地位？」

凡士並不旋轉頭來，安靜地答道：「我不知道。我還不能確定。但昨夜裏這裏有幾件奇怪的事情。有某種計謀發生了變端，所以許多事實互相牽累，卻並不循着軌道進行。假使我們不能增加些關於已往事實的智識，那我們祇是在黑暗中摸索罷了。」

麥根堅持着說道：「但白烈朋柯衣——」  
凡士忽旋轉頭來，說道：「這亞丘和白烈朋之間，本來有些惡感，我卻不知什麼原因。這並不單是性情上的衝突，一定還有更深的理由。……現在我們在等候同納金的電話報告的時間中，不妨問問蘭克。伊或許能給我們些端倪。……高勃兒，你去請這位小姐到這裏來。」

管家走出去後，我們聽得樓梯聲音，他已走上三層樓去。

五分鐘後，希而達蘭克搖擺地走進臥室裏來，身上穿一件深黃的運動衣。

伊說道：「對不起，使你們等候。但我還沒有換去我的古而夫衣，這個可憎的管家先生來叫我了。我委實有些不滿。我爲什麼不能吃我的油煎餅和茶呢？」伊一壁坐了下來，把兩膝交疊着。

凡士道歉道：「我們已和高勃兒談得太長久了。」  
「唉，他滿肚子藏着家庭間的陰私。我希望他不会把這種陰私當做挾索的憑證。他常使我們感到憎惡。……你們可會聽得他說什麼無稽的話嗎？」

凡士嘆着氣，說道：「唉，沒有。高勃兒卻明明給柯衣一姓保持着名譽。」

蘭克把一種滑稽性的驚異眼光瞧着高勃兒，說道：「高勃兒，你真出我的意外。我今天要告訴白烈朋舅舅，增加你的工資。」

凡士說道：「我相信你此刻已一定飢餓了。……高勃兒，你去拿茶和油煎餅，送到密司蘭克的臥室裏去。」

高勃兒本站在門口。他鞠了一個躬，就退了出去。凡士又和悅地瞧着密司蘭克。「等到你的早餐預

備好了，我們就可以讓你上樓去。現在我們有幾句話請你答覆。」

伊向凡士冷淡地瞧了一瞧，神氣上顯得非常鎮靜。

凡士問道：「亞丘和白烈朋之間的惡感，究竟有什麼原因？」

那女子的嘴唇上露出一絲諷諷的微笑。「原因嗎？那不過金錢罷了。老柯衣少校把一切財產傳給亞丘舅舅；白烈朋舅舅卻祇有一種日常費用，必須等到亞丘舅舅死後，他才能享受全部的財產。這局勢使白烈朋舅舅非常難堪，好幾次他會有不滿的表示。這也使我感到同樣的困難。老實說，我時常感受一種引誘，就是和白烈朋舅舅聯結起來，謀殺了亞丘舅舅，然後我們共享這遺產。你可相信嗎？」

凡士淡淡地答道：「我相信的——就是你一個人也可以幹。但你因着什麼事情，竟不會實施這引誘呢？」

「那是爲着我的心愛的古而夫球。我費去了我的全部的時間和精力，在練習我的古而夫球藝。」  
凡士嘆息道：「唉，那是很可惜的。但現在有別

的人代替你殺死了亞丘舅舅了。」

「我相信這就是我的道德的報酬。」伊的語聲雖似平淡，但語聲中明明有一種潛伏的怨恨意味。伊又附加道：「或許白烈朋舅舅已單獨進行了。」

凡士微笑道：「這個要看事實而確定了。這裏面有難解釋之點。高勃兒告訴我們，密司脫白烈朋在昨天傍晚五點半鐘往芝加哥去了。」

那女子的眼睛眨了幾眨，分明凡士的話出於伊的意外。但伊仍立即答話。

「這並沒有出進。白烈朋舅舅是熟悉罪犯學的。假使他自己要執行一件兇案，那他儘可以預備一種掩護的反證。」

「凡士仍帶着笑容瞧伊。但他重新發問的時候，神氣上突然嚴重。

「他的按時往芝加哥去，究竟爲什麼事呢？」

希而達蘭克聳了聳肩，答道：「天知道的。他從來不和我談起這件事，我也不會問過他。」伊把身子側向前些，又道：「也許是爲着一個女子。假使他曾把這事告訴過任何人，那人一定就是亞丘舅舅。我怕此刻已來不及向亞丘舅舅查問了。」

凡士同意道：「正是，來不及了。」他坐在書桌邊上，把兩手抱住了他的膝蓋。「但現在我們姑且假定密司脫白烈朋在聲明他要往芝加哥去以後，實際上他昨夜裏卻留在紐約。你以爲這理想怎樣？」

希而達蘭克在回答以前，先狡猾地向凡士端相了一下。

伊莊答道：「假使如此，那末，你不能將白烈朋舅舅看做一個嫌疑人了。他非常聰明，決不會留下這種破綻。他有一個特別靈敏的頭腦，有好多人都把他估量得太低。如果他要計劃一種兇案，我確信他能佈置得使人們偵查不出。」伊略略停頓了一下，反問道：「昨夜裏白烈朋舅舅可是留在紐約嗎？」

凡士坦坦地答道：「我不知道。我不過猜想罷了。」

「唉，你竟這樣子聰明！」這時伊的眼光顯得非常凝冷，額角上也有些皺紋。

高勃兒忽從房門口走過，手裏拿着一隻遮蓋的食盤，走上樓去。

凡士立起身來，說道：「唉，密司蘭克，你的油煎餅送上去了。我此刻不願再煩擾你了。」

「多謝你。」伊說了這句，便立起來急步出去。

凡士站在房門口，等候高勃兒從三層樓上回來，便吩咐他在樓下甬道中等候。高勃兒答應了，下樓以後，凡士瞧他的錶，回進臥室裏來。

他說道：「我以為我們在聽得司納金的報告以前，暫時停止進行。麥根，你可願意等一會嗎？」

麥根立起來在室中踱着。

「他咕着道：『照你的意思辦便了。據我看來，卻聽不出那手提皮包有重大關係。我看這皮包在車站上的可能性很少。假使不在，那末，對於我們的偵查，可說仍絲毫沒有進步。』」

凡士答道：「從別方面看，假使這皮包真在車站上，那末，我們可以決定昨夜裏白烈朋不會往芝加哥去。」

麥根把含怒的眼光瞧着凡士。「那末，如果他當真不會去，那又怎麼樣呢？」

「唉，不錯，這是問題！麥根，我不是先知。我們此刻還在開始偵查啊。……但我確信白烈朋會決意在昨夜的某時候往芝加哥去。假使他不曾去，這裏面一定有什麼意外的事阻住他了。」

「就是他在紐約，這事實也不能就關聯到亞丘柯衣的謀殺案啊。」

「當然不能。但我卻要尋求些解釋。……麥根，我相信白烈朋在昨天突然地決意出門，對於亞丘柯的死是有某種關聯的。他一定知道什麼——或是害怕什麼——或是……但無論如何，他昨夜會決意要往芝加哥去。他或許是當真去的；不過我要知道得確切些。」

他走到壁爐面前，停着目光細瞧爐沿上的一隻三足的碗。那碗是嫩綠顏色，上面有一個雕刻的柚木的蓋，蓋上還鑲着一粒白玉的頂。

他用手指撫摸着那光澤可鑑的古碗，說道：「這是明朝的彩色瓷器，質地非常滋潤，式樣又很別緻。這是一種希有的東西。麥根，這種彩色瓷器不是西方人所能製造的；就是中國人現在也不能製造這樣的精品。這東西的發明時期，歷史很古。有幾個專家認為在六七世紀之間的隋朝。但彩色瓷器全盛的時代，卻在明朝；並且最美麗的作品，都成於景德鎮的專家們手裏。據我猜想，這一隻古碗，就是明朝的精品。」他又細細的欣賞那碗，尤其注意那底部的彩釉。他又說道：「這種瓷器和宋朝的官窯，有一種相似之點。」

不過官窯的出品，常有紅色的質地；但這碗卻有白地。這就是景德鎮彩瓷的特點。……」

麥根惱怒地插口道：「凡士，你這種話聽了使人頭痛哩！」

凡士把那古碗放了，作嘆息聲道：「唉，我打算在司納金報告以前，給你消遣一下呵。……」

他說話的時候，電話的鈴聲響了。海斯忙過去接話。他聽了數分鐘，便將聽筒掛好。

他說道：「那隻手提皮包當真在車站上，司納金一找就找着。這皮包放在暫寄處的架上。那裏的職員說，有一個中年男子，在昨夜六點鐘光景寄存在裏面的；又說這寄存的人，聲音錯過了火車；他的神態戰慄不寧，當時他幾乎沒有氣力把這皮包提到櫃上。」

凡士緩緩地點着頭，應道：「我原怕有這情形，卻又希望不致如此。」他摸出紙煙盒來，用一種遲緩而謹慎的舉動，燒着紙煙。這動作足以顯示他心理上的混亂狀態。他又說道：「麥根，我真不喜歡這樣的事——這裏面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事實發生過了，這事實並不在預計中的。白烈朋柯衣昨夜裏決意往芝加哥去；但他不會去，一定有什麼可怕的事情阻止他。」

……並且又有什麼東西阻止亞丘柯衣，竟使他來不及更換他的皮鞋。……」他把身子靠在書桌面上，眼光瞧着麥根。「你明白我的意思嗎？那雙亞丘的皮鞋——和那根白烈朋的手杖……那根在前門甬道中的手杖！這手杖不應當放在那裏的。……唉，我的寶貝的姑母！」他把紙煙丟在煙盆中，急忙走向室門口去。

「麥根，來！警佐，來！這屋子裏有些可怕的東西，我不願一個人在這裏走動！」

他說話時已走下樓梯。麥根海斯和我跟在他後面。他走到了樓下的甬道，便拉起了一塊門帘，推開櫥書室的門。他向四周瞧了一遍，就又進餐室裏去。他搜尋了幾分鐘，又回到甬道裏來。

「也許在密室裏。」他說了這句，便急急走進客室。那里德和葛拉雪坐在客室中的窗口。凡士卸一直穿過了客室，奔到客室盡端的一間小小的幽靜的密室裏去。但他立即退出，眼睛裏露出驚惶神氣。

他發出一種異常的語聲，說道：「不在那裏！但他一定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

他又回到了前門的甬道裏面。

「他不會在三層樓的；又不在一層樓上。」凡士

說了這句，站住了瞧那象牙頭的手杖。這時我才第一次瞧見那手杖掛在圖書室門旁的一隻椅子背上。他又說道：「這是他的手杖。但他的帽子和外褂……唉，我是一個怎樣的笨伯！」

他把高勃兒攔在一邊，向着那條沿樓梯的狹窄的甬道奔去，直到甬道後部的一間儲衣間的門前停住。

他一壁用手握在那儲衣間的門鈕上面，一壁旋轉頭來叫道：「警佐，你的手電筒呢？」

他把那小間門拉開，顯出一個黑黢黢的長方形。

但海斯的懷中電筒的黃色的圓光，立刻射到小間裏面。麥根和我站在他的背後。我們都用足目力，瞧那

小間的內容。裏面有不少外衣和帽子，掛在衣架的鏡上。

凡士發令似地呼道：「警佐，放低些！請照地板！」

那電筒的光降下了。於是我們便聽見了一種東西——這就是凡士逼用了什麼不可解的邏輯而尋求的東西！

在這小間的地板上，有一個人蜷伏着。他的玻璃性的眼睛，正向我们瞧着。這就是白烈朋柯衣的屍體！

## 第八章 定窯花瓶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十二點十五分。)

因着凡士以前的奇怪的動作和論調，此刻所發見的景象，也不能算完全出於意外。但我的眼光一瞧到

那儲衣小間的內部，仍不禁吃了一驚。有一攤足有一呎直徑的不整齊的血迹，恰巧鋪在白烈朋的肩膊下面。這血迹已乾結而變色，在黃色的電筒光中變成了

深黑的顏色。

我雖然並不是偵探專家，但在一瞥之間，已知道白烈朋柯衣早已死了。他的僵硬而不自然的肢體的狀態，可怕的凝滯的眼光，失血而張開的嘴唇，和黃蠟色的皮膚，都足以顯示他是在無意中受暴力而致死

的。我難得聽見他這樣全無生氣的屍體。因為白烈翻這種狀態，在人類的能力範圍之內，已完全沒有回生希望了。

當我在瞧視這屍體的時候，驚異之餘，不禁將這屍體的狀態和亞丘的屍體互相比對。他們倆同樣是高大身材的。亞丘雖長了五歲，但他們的面貌卻有相像之點。不過亞丘的死狀是非常安適而自然的；但白烈的眼中顯着一種驚悸的樣子，彷彿他在臨死時曾受到某種驚恐。

白烈朋柯衣的屍體的發見，使我們幾個人都感受重大的震動。海斯聳起了肩背，向地板上呆瞧。他臉上的血色都已退盡，彷彿受了催眠術一般。麥根的下額凸出，他的眼睛成了兩條狹縫。

「好上帝！」他的語聲中充滿着驚恐，眼光卻空空地瞧着凡士。

凡士站在警佐的旁邊，也沉下了目光瞧那死人。一會兒，他又開始說話，語聲雖仍安靜，卻已顯得強制而不自然。

「這一回事比我料想的更壞了！我也許以為他被入禁閉着，依舊是活着的。我不會料想到這個樣子。」

子。」

海斯的捏電筒的手放在一邊，向後退了一步。凡士把儒衣開胸門開了，旋轉身來。

他瞧着麥根，喃喃地說：「這是很奇怪的。他竟沒有帽子和外褂，但他的手杖卻掛在甬道裏。他是死在這儒衣開裏的。他為什麼不死在他自己的臥室中？或是圖書室裏——或是任何別的所在？……麥根，這裏面都不符合。這一幅圖畫是被一個瘋子畫成的。」

麥根直瞧着他，發出一種昏迷似的語聲答話。

「我覺得什麼都不明白！昨夜裏白烈朋柯衣為什麼回到這裏來？並且什麼人會知道他要回來呢？」

「我但願能回答這兩句問句。」

麥克和高勃兒本坐在近客室門口的一隻甬道中的椅子上。那管家的臉色很白，並且懷喪異常。他並沒有瞧見儒衣開中的屍體。因為我們幾個人遮蔽了他的視線，但他明明已猜到這一回事。

凡士走到他的面前，問道：「昨夜密司脫白烈開動身往火車站時，他穿的什麼外衣？和戴的什麼帽子？」

那管家盡力振作他的精神，答道：「先生，他穿一件——一件絨衣外套——那是黑白相間的絨布，帽子是淺灰色的。」

凡士回到儲衣間去，不多一會，便拿了一頂帽子和一件外褂出來。

「可是這兩件東西嗎？」

高勃兒用力咽了一口氣，點點頭，答道：「先生，正是。」他的眼光卻失常地瞧着這兩件衣帽。

凡士重新將外褂和帽子放在儲衣間裏，回轉來向麥根說話。

「這兩件東西掛得很整齊。」

麥根反問道：「你想可是當他回進了這屋子正在掛衣帽的時候，就被人殺死嗎？」

凡士緩緩地點着頭。「是，這是可能的。但這一點不能夠解釋上夜裏這屋子中發生的其他事情。據我看來，如果假定白烈朋在準備睡去屋子的時候被殺，那倒更覺近情。可是想到時間問題，卻又衝突了。」

海斯已走到甬道中的電話機旁，立即報了一個號。

他咕着道：「好，我可以給你一個時間報告。」

不一會，他便開始和陶里墨斯醫士接談。他掛好了電話聽筒，向我們報告。

「那醫士立刻就來。」

凡士提議道：「麥根，我想乘這個空兒，和那個中國廚子談一談。……高勃兒，你可能去叫他到這裏來嗎？」

那管家急急穿過了餐室的門去招呼廚子。凡士便踱進圖書室去。我們幾個人一起跟着。

那圖書室在屋子的北面的前部，恰在客室的對面，內容很寬大。那南面壁上雖然全部裝着書架，排列了足有一千多本書籍，但從大概的情形看來，不像是圖書室，卻像是一間古董店。裏面有好幾口不同的櫥，安置着雕鏤的翡翠、寶石和東方的手工作品。在每一塊平面的地位上，都排着中國的美術瓷器，銅質的鎗器，象牙的人像，和雕刻的漆器。室中大部分的器物都是柚木和樟腦木的。牆壁上空曠之處，都掛着一方方的織花和刺繡的絲織物。在西壁的中央，有一個法國路易十四式的壁爐架；這東西的部位，似有些突兀不稱。此外又有許多近代的器物，像一隻寬大的橡木閱書桌，一隻鋪墊子的長椅，一口鋼質的商

粟網號櫛，和幾隻烏木的直背椅子——這種種東西夾雜在一起，顯出一種新舊混雜的不和諧的景象。

我們還沒有坐定，有一個瘦長而有學者神氣年約四十左右的中國人，從那圖書室和餐室之間的門口裏進來。他身上穿一身純白的衣服，戴一雙翻棉的拖鞋。他鎮靜地站在門旁，他的眼光急速地向我們一瞥，便將視線超越我們的頭頂。他好似並不瞧着什麼特殊的東西，但我覺得任何東西都不能逃去他的視線。

凡士好奇地向他瞧了一回，方才說話。

「你叫什麼？」

「梁。」他的答語低沉得幾乎聽不出來。

「請你說出你姓名的全部。」

那人頓了一頓，又向凡士瞟了一眼。

「梁正惠。」

「唉！……我知道你是柯衣家的廚子。」

那人急忙點頭應道：「我是廚子。」（按這名字，原文用賓詞格的 he。在文法上是錯誤的。）

凡士嘆了一口氣，臉上現出一種微笑。

他說道：「密司脫梁，請你放棄了這種洋涇浜式

的英語吧。這種話不免要影響我們的談話。」他緩緩地燒着一支紙煙，又道：「請你坐下。」

那中國人的眼角閃了一閃，他的視線緩緩兒移到凡士臉上。接着，他鞠了一個躬，就坐在那張放在書架和室門之間的安樂椅上。

他發出一種悅耳的聲調，說道：「謝謝。我想你大概要問我昨夜裏的一件慘劇罷？我很抱歉，我竟不能指示你什麼。」

凡士瞧着他紙煙的一端，反問道：「你怎樣知道這裏有一件慘劇呢？」

梁答道：「當我在預備早餐的時候，我聽得管家打電話報告。」

「唉，不錯。……密司脫梁，你到美國來已好久了嗎？」

「不過兩年。」

「你會注意美國的烹飪方法嗎？」

「那也並不特別注意。不過我卻是一個贊成西方風俗的人。西方文明對於某一部分的中國人是很感興趣的。」

凡士附加道：「我想那真像西方人對於古廟和古

被盜盜掘出來的中國的美術品一般。」

那爵士答道：「我們對於這種古物的遺失，自然是抱憾的。」

凡士點點頭，表示他的諒解，接着又靜默了一下。

他又問道：「密司脫梁，你在什麼地方受教育的？」

「在天津的國立大學，和牛津大學。」

「我猜想你是個國民黨的黨員。」

那中國人點頭承認。

他又補充道：「但現在已不是了。當我感覺到俄國的理想漸漸侵入到國人們的腦海，而孫總理的理想還沒有普及到全國，我便加入了大刀會（按原文爲 Ta Tso Hui，其註釋作 The Great Sword Society，爲一反抗外國侵略的團體）。我是一個崇拜老子的信徒，所交往的又都是些孔子的信徒。我因覺悟到我的理想還不適宜於這神經病時代，因此，我便毅然放棄一切關於政治的活動。但我至今仍相信中國的舊的文化理想，並且仍忍耐地等候一個時期到來：就是道德經的哲學基礎，再度發揚，恢復我們的精神

和智力的平均發展。」

凡士並不表示什麼意見，但又變換了方向問話。

「你怎麼會到密司脫柯衣家來找工作做呢？」

「我聽得他收藏着許多中國的古物，並且他對東方美術有豐富的智識。所以我想這裏的空氣，一定配我的胃口。」

「那末，你可覺得當真配你的胃口嗎？」

「不見得。密司脫柯衣是一個偏狹自私的人。他的對於美術的興味，完全是個人的。他把他的寶藏深深地祕藏着，不願公諸同好。」

凡士答道：「這就像一個標準的收藏家。」他說着身子略略仰起，打了一個呵欠。「密司脫梁，還有一句話，昨夜裏你什麼時候從這屋子裏出去？」

「大約兩點半鐘。」他的語聲很低，臉上又絕對沒有表示。

「那末，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在夜間十二點以前。」

「在這兩個時間之間，你不會到這屋子裏來過嗎？」

「沒有。我到長島去訪我的朋友。」

「中國朋友嗎？」

「正是。他們一定很高興證實我的說話。」

凡士微笑道：「那是沒有疑惑的。……你從後門裏或是前門裏進來的嗎？」

「後門裏——就是從那商販們出進的門裏進來，又穿過一方天井。」

「你睡在什麼地方？」

「我的臥室是和廚房接連的。」

「你回來以後，可是立刻上牀睡了嗎？」

那人有些兒疑遲的樣子，答道：「並不立即就睡。我先收拾了密司脫柯衣的晚飯的盆碟，然後自己又弄了些茶喝。」

「昨夜你回來以後，可會偶然聽見密司脫白烈朋柯衣？」

他帶着疑問聲道：「密司脫白烈朋柯衣嗎？那管家今天告訴我不要給密司脫白烈朋預備早餐，因為他已往芝加哥去了。……他昨夜裏在這屋子裏嗎？」

凡士不理會這個問句，仍自顧自問道：「你在歸睡以前，曾否聽得屋子裏有什麼聲音？」

「以前沒有，直到密司蘭克回來的時候，我方才

聽得許多聲音。伊的行動本來是劇烈喧鬧的。又過了一刻鐘光景，密司脫葛拉雪回來了。我不會聽得任何聲音。」

凡士當問話的時候，態度上顯得謙和而安靜。這時忽有一種顯著的改變。他的身子向前俯着，眼光投射，他的發話的聲浪也嚴冷異常。

他道：「密司脫梁，你昨夜第一次回到這裏來在什麼時候——那就是昨夜的較早時間？」

那中國人的眼睛表現出一種昏迷而遠視的神氣。他的手上的指頭在光滑的椅子邊上撫摸着。

他發出一種音樂性的聲浪，答道：「我不會在較早時分回來。我回來時已經半夜了。」

凡士的凝停的眼光並不移動。

「是的，你在半夜時分回來，高勃兒也聽得的。但我所開的，是你的較早時分的回來——我們假定那時候在八點光景。」

那廚子仍保持着先前的聲調，說道：「你分明有些誤會了。」

凡士仍不理會這個反辯。

「在八點鐘時，你在此聽見些什麼？」

「我既不在這裏，怎麼能聽見任何事情呢？」

凡士仍堅持着道：「你可會聽見密司脫亞丘柯依？」

「我老實說——」

「可有什麼人和他在一起嗎？」

「我不在這裏啊！」

凡士仍發出安靜而固定的語聲，繼續道：「也許你會到樓上密司脫柯衣的臥室中去過；後來你大概以為最好再離開幾個鐘頭，故而重新出去，直到半夜時分再回進來。」

梁的手依舊在椅子邊上撫摸着。他的眼睛瞧在凡士臉上，略顯出一種驚異。

他鄭重地說道：「在昨天下午兩點半鐘和半夜十二點鐘之間，我並不在這屋子裏。」他的語聲和態度，都表示這答語的堅決。

凡士疲乏地嘆了一口氣，炭轉去走到通甬道的門口，呼叫高勃兒。高勃兒便應聲進來。

他問道：「昨夜你出去的時候，密司脫亞丘柯衣在什麼地方？」

高勃兒答道：「先生，在那長椅上，就在那壁角

的電燈近旁；這就是密司脫亞丘的心愛的座位。」

凡士點點頭道：「眼前可暫時結束了。你不妨去處置你應盡的職務。我們需要你時，再來叫你。」

凡士等高勃兒出去以後，走到那長椅面前，繼續瞧視。椅子上有三個軟墊。那椅子一端靠近燈架的一個墊子，也顯着壓陷的痕跡。那電燈架的旁邊和長椅的面前，有一隻柚木的矮几；近旁的地板上，放着一本法國德杞禿的中國古銅器考。

凡士向着那矮几和地板上的一本書端相了一回。接着，他並不旋轉頭來發聲問話。

「密司脫梁，昨夜你第一次回來時，可曾聽見這矮几翻倒着嗎？」

這時那中國人似乎初次喪失他的冷靜態度。他的眼臉顯着的垂下；他的手有一種不自然的牽動。他沒有回答。凡士又繼續發問。

「或許你會把這小几扶起來的。……但你竟沒有注意到那本翻落的書。」

梁重複道：「我不在這裏。」

凡士說道：「現在把這小几上的指印和你的手指比對一下，那原是很簡便的。」

梁仍安靜地答道：「那用不着的。你當然可以從這小几上找着我的指印。我本時常觸摸這室中的器物的。」

凡士現着微笑。我覺得笑中含有實服的意思。

「既然如此，我們也不必麻煩了。」

他繞着那放在地板上的燈架兜了一個圈子，在那椅背後的一張樟腦木的圓桌的旁邊站了一站。桌面上雜放着許多古玩，有幾個雕刻的象牙人形，還有白玉的、琥珀的、水晶的、瑪瑙的鼻煙瓶，至少有兩打之數。此外還有幾種瓷器。在這桌子的中央，還有一個裝木座的約有九吋高的白花瓶。

我記得凡士剛進這圖書館的時候，曾站住了瞧過這瓶。此刻他又仔細研究，彷彿這東西使他感到困惑。我們大家都瞧着他，祇有那梁一個入卻仍淡然不加注意。但我瞧見他的眼光偷偷地集中在凡士的臉上。若不是我的觀察錯誤，我覺得他的眼光中含着一種驚異。

凡士把那花瓶端相了好一回，忽喃喃地呼道：「奇怪啊！」接着他擡起他的視線。問道：「密司脫梁，昨夜較早的時分，這瓷器可是放在這桌子上的

嗎？」

梁冷淡地反問道：「我怎能知道呢？」

凡士把那花瓶拿在手中，更仔細觀察。

他又說道：「這並不是一種博物院的东西。密司脫梁，對不對？這是一種比較低廉的东西。我很詫異密司脫柯衣竟會將這東西搜羅在他的珍藏品中。第五蔭路古玩舖中，充滿着這樣的東西，這種瓶價錢很廉。……我敢說這瓶是道光時仿製的定窯品。」他用中指的指尖在瓶上輕輕觸了幾觸。「質料也許比宋朝的東西好些，不過厚些。製工卻低劣了，那瓶也缺乏豐潤的光彩。真正的定窯瓶器是以光彩見長的；尤其是北定窯品。這個花瓶決不能瞞過一個像亞丘柯衣那麼精敏的收藏家，……密司脫梁，你可贊同我的話嗎？」

那中國廚子的眼光，仍瞧着凡士，閃避似地答道：「密司脫柯衣是很熟悉中國瓷器的。」

凡士解釋道：「麥根，道光是一個最了不得的仿製者。那時曾仿製過中國歷史上許多有名的瓷器。他的仿製品上都有記號。不過真正的北定窯品和南定窯品，都是沒有記號的。」他把那花瓶翻了轉來。

「唉，這裏真有一個印子。」他憂鬱地搖着頭。  
「不，亞丘在這種東西上決不會受欺。……這真是難解釋了。」

他重新將花瓶放在木座上。可是他的舉動半途停止，就將瓶放在一旁。他把身子僕向前些，又將那瓶的木座移開，便顯出木座底下，橫着一片一寸闊的三角形的小的白瓷塊。凡士戴上了他的獨眼鏡，用他的大姆指和食指拿着這小瓷片，湊到光亮處去細瞧。

他答道：「唉，這東西卻不同了！這明明是一種真的宋朝的定窯貨，而且不是南定窯。這東西顏色純白，而且柔潤像羊皮紙一般，細薄而脆，卻並不透明。……這至少是元朝樞府窯的出品。不過這問題並不重要。像這樣精緻質地的一隻花瓶，放在珍藏品中，的確值得誇傲的。」

他輕輕地將那小白瓷塊放在袋中，回轉來和梁正惠說話。梁正惠當凡士發表批評的時候，卻不聲不動地坐着。

凡士問道：「密司脫梁，密司脫柯衣不是有一隻像這道光仿製品的真的宋朝定窯的花瓶？」

梁控制著他的聲浪，說道：「我想他有一隻的。」

不過你說得不錯，那也許是元朝樞府窯的東西。你總知道這裏面也有小小的不同。」

凡士問道：「你在什麼時候最後瞧見定窯的花瓶？」

「我不記得了。」

凡士仍凝注着他，指着那桌子上的花瓶，說道：「密司脫梁，你在什麼時候最後瞧見這一隻十九世紀的仿製的花瓶？」

梁並不立即回答。他尋思地瞧着那花瓶，足有半分鐘。接着，他的眼光又回到了凡士臉上。

他答道：「我以前不會瞧見過這個花瓶。」

凡士把獨眼鏡放在他的背心袋裏，作驚異聲道：「唉！可是這東西明明供在桌子的中央，頂着榮譽的地位！但人家一走進來，立刻會瞧破它的假冒。……這真是值得注意的。」

麥根在旁邊靜聽着凡士的看似不相干係的談話，這時卻有些忍耐不住。

「凡士，這種關係美術的討論，你也許感着興味，但對於我卻絕對無味。一隻花瓶和柯衣弟兄的兇案，怎會有可能的關係呢？」

凡士頓洋洋地答道：「這問題就是我此刻要想解決的啊。麥根，你可以明白亞丘柯決不會把這隻道光花瓶放在他的收藏品中。那末，這東西怎麼會在這裏呢？我委實想不出。從別一方面看，那一塊斷碎的三角瓷片，明明是一種宋瓷。我可以想像到柯衣對於這種瓷器，一定要寶愛不釋呢。」

麥根帶着惱怒的語氣，答道：「雖然，我仍舊瞧不出有什麼關係。……」

凡士莊答道：「我也瞧不出。但這裏面定有關係

## 第九章 逮捕的恐嚇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那廚子梁正惠被遣出去了；同時他被吩咐留在屋子裏，等候其他的召喚。

當我們在等候檢驗醫官的時間，曾一度討論到那瓷片上的血跡，和梁在這件變重謀殺案中的關係。但凡士也分明像我們其餘的人同樣地處在黑暗之中。故而我們在得到陶里墨斯的報告以前，還不能有什麼措施。

——而且有嚴重的關係。這又是這件祕案中的一種不相連屬的要證。」

「這句話有什麼意思？」

凡士答道：「因為那一塊定窯瓷的三角片，就在亞丘柯昨夜坐過的椅子後面的桌上。這東西藏在一隻仿製花瓶的底下。這仿製品我敢說亞丘決不會同樣放在這圖書室中的。……」他頓了一頓，嚴肅地擡起頭來，又道：「麥根，還有一點，這碎瓷片上還染着血跡呢！」

海斯對於梁有一種特別的憎惡。他會向凡士提議，如果他認為梁在上夜裏確曾有在早於半夜時間回進屋子裏來的可能，他就打算把這中國人送到總部裏去，讓探員們強制他實供。

凡士對於這個提議，立即表示反對。

「警佐，這完全是空費功夫罷了。你用這樣的破功，決不會得到什麼。中國人並不像西方人一般。他

們如果決意保守祕密，那就沒有任何苦刑能使他們開口。數世紀以來，中國人感受了佛教徒的堅忍主義，故而你若想用威逼的方法加在梁身上，那一定沒有效果。我們應從別條路解決這個問題。」

「那末，你相信這中國人在昨夜黃昏時分會到過這裏，並且他也知道經過的事情嗎？」

「凡士承認道：「唉，那是沒有疑問的。」

「也許就是他給樓上的亞丘穿上梳洗袍的。」

「凡士答道：「這就是我所猜想的一種可能。」

這時候賽克走到門口，向海斯招呼。

他低聲報告道：「警佐，那中國人到樓上去了，

你可是應許他的嗎？」

海斯緊蹙着雙眉，把含怒的眼光瞧着凡士。

他咆哮道：「現在你想怎麼辦？」

那管家高勃兒忽從餐室中走進甬道。凡士忙招呼

他問話。

「梁在樓上做什麼？」

那管家似不明白凡士怎麼會有這種問句。他顯出一種恭敬的態度回答。

「我叫他上去拿密司蘭克的食盤，並且收拾伊的

臥室。……先生，這件事我不應當幹嗎？但你自己吩咐我進行我的職務啊。」

凡士迫近向他端相了一回。

他吩咐道：「等他回下來時，叫他留在樓下。你自己最好也不要走開。」

高勃兒鞠了一個躬，隨即回到餐室裏去。不一

會，陶里墨斯醫士來了。他帶着一種尋覓的神氣，粗

率地點一點頭，便怒瞧着海斯。

他申辯道：「第一次你破壞了我的早餐，此刻你又干涉我的午膳！你自己可是不吃東西的嗎？」

警佐噀了一嚏。他因着多年的接觸，知道對付這

位躁急的醫官，不能過分認真的。

他乾咳了一聲。「我嗎？我正在禁食啊。……：你要瞧瞧這個屍體？」

陶里墨斯搶口道：「你想我到這裏來幹什麼的？」

「好，跟我來。」於是海斯首先走出圖書室，沿

着甬道，到那儲衣間去。

當他開儲衣間的時候，我們都已跟在他的背後。

陶里墨斯顯出一種熟練的神氣，驅下來觸摸白烈朋柯

衣的屍體。

衣的屍體。

他報告道：「死了。就是一個刑警部裏的人員，也猜得到了啊。」

海斯假裝着驚異的樣子。「他當真死了嗎？我卻以為他在玩假把戲呢。」

陶里墨斯哼了一聲。「你來擡着他的肩膀吧。」醫士和警佐擡着屍體，送進圖書室去，放在那長椅上面。這是陶里墨斯在一天中的第二次的可憎工作。我又不得不贊美他的敏捷而老練的舉動。

凡士問道：「醫士，你可能告訴我們，這兩個被害者那一個先死？」

陶里墨斯正在察驗那死人的頭和手脚的活動，他又瞧他的鏡。

他說道：「這個容易明白的。剛才樓上的一個，和這個人的僵硬程度，差不多是相同的。也許這個人時間上比較略略長些。但我察驗那樓上的人，到此刻已近四個鐘頭了。因此，我敢說這個人大約是後死兩個或三個鐘頭。」

海斯插嘴道：「昨夜九點光景死的。你想怎樣？」「也許如此。」陶里墨斯說着，又俯下身去瞧那屍體。「這個我須等一會再說。我姑且假定樓上的一

個，在八點鐘死的；這個人卻在十點鐘。不過這是我的猜想，不能就算確定的。」

他又繼續察驗了一回，立直了身子，向麥根問話。

「你可知道什麼東西致這個人的死命？」

麥根搖頭道：「還不知道。你想是什麼呀？」

「背心上刺了一刀，和樓上的那個人相同；並且刺傷的部位也幾乎沒有分別。」

「那末，兇器呢？」

「也是一樣的；那是一種尖而狹的四角形的東西。唯一的不同點，就是這個人受刺後血向外流，故而失去了不少血。」

凡士說道：「我想受刺後立刻就死的。」

那醫士點頭。「是的，也許在走路時倒地的。」

凡士將死人的染血的短褂和背心拾起來細細地察驗。

他說道：「這一次那兇器是隔着他所穿的衣服刺進去的。這一點似乎並不重要，但也有證明的價值。」

醫士，你想他死時會有掙扎的情形？」

陶里墨斯把帽子推到了一種斜的角度，答道：

「沒有；全無跡象。他是在不意之中被刺的。你瞧他的臉。他也許祇有一秒鐘的驚駭，便即倒地而死。我想他或許連那行刺的人都沒有瞧見。這是一種乾脆而敏捷的動作。」

麥根嘆息道：「唉，這真是一種狠毒的陰謀！」  
陶里墨斯承認道：「雖然，我是一個醫士，並不是一個道德家。但我敢說世界上這種人很多。」他開始填寫那張印刷的單子。「警佐，這裏是你的搬移屍體的憑單。我想你總希望今天可以得到檢驗報告吧。好，你快快把他送到驗屍所去。你或許今天可以得到報告，或許還來不及。」

他回身向室門走去，但又旋轉來向海斯瞟了一眼。

「喂，這屋子裏可有別的屍體嗎？假使有的，現在就擡出來吧。我還有別的事情，不能這樣子整天地奔來奔去。」

海斯用滑稽的語調，答道：「奔來奔去嗎？你可是爲着愛惜公家的汽油嗎？……」

「好，好，我要去吃飯哩。」陶里墨斯說完，便回身出去。「剎那間，那前門已關的會合上。」

海斯立刻打電話吩咐公安部把載屍車開來。接着，他又向進崗警室來。

他張開了兩手，表示失望的神氣，問道：「請問此刻我們站在什麼地步？」

凡士發出一種哀憐性的微笑。

「警佐，我想我們正在戈壁大沙漠的中部。」

「密司脫凡士，這是什麼所在呢？」

凡士解釋道：「戈壁大沙漠，是蒙古的一塊未開發的土地，從帕米爾起，到興安嶺止。這沙漠中國人叫做大沙漠；蒙古人叫做賽買克——」

海斯插口道：「先生，够了，够了，我已明白你的意思。照我看來，這件事是那中國人幹的。如果密司脫麥根允准我，我打算立刻把他逮捕。」

凡士嘆息道：「警佐，爲什麼急急呢？你現在沒有絲毫證據指實他。他也知道如此，因此他才不肯承認昨夜較早時分曾在這屋中。」

海斯又將發表什麼，但麥根演了一個手勢，叫他靜默。

麥根說道：「凡士，你怎樣知道梁在昨夜較早時分曾在這屋子裏呢？」

「我從高勃兒的說話上知道的。我聽說他在半夜時分進來；高勃兒又說他是偷偷地掩進來的。但我相信梁如果要從後門進來而不被人聽得，他儘可毫無困難地成全他的志願。並且我料想他時常是偷偷掩進來的。因為有一部份中國人，有一種脾氣，即使他們的舉動出於正當，也往往不願給外人知道。但昨夜裏梁回來的舉動，卻是被人聽得的；而且那聽得的人高勃兒，又早已睡在四層樓上。這就是一種可注意之點。對不對？梁也許聽見高勃兒的臥室中燈光亮着，因此，他故意狡猾地使高勃兒知道他從下午出去以後，直到那時方才回來。我又料想梁在收拾亞丘柯衣的晚膳的盆碟，和他自己飲茶的時候，特地使廚房的門窗閉着。……一個受教育的中國人，在半夜裏有喝茶的習慣嗎？決不！決不！在東方的上流人們中，沒有這習慣的。梁在黃昏時大概曾實施了他的計劃，所以他在半夜時的特別動作，無非要使高勃兒知道他是存半夜時回來的。」

麥根半信半疑地點頭道：「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不過你的理解完全是出於猜度的。」

凡士承認道：「不錯的。這件案子此刻本來還在

猜度的時期。但我有比較確定的證據，證明昨夜的最早時分，梁在這裏。這證據過一會我會向他提出的。……在眼前的情勢中，我們若和里德葛拉雪二人客氣地談一談，你可贊同嗎？」

麥根揮揮手，表示同意。

凡士提議道：「我們不如到樓上去。白烈的景狀很覺難看。」

海斯吩咐麥克留在圖書室門外，不許讓任何人進去。高勃兒卻奉命守在前甬道中，準備接應門鈴。

警佐問道：「你要和那一個孩子先談？」

凡士說道：「自然先叫那個意大利人來。他此刻有些驚慌。這樣的心理狀態，最適宜於問話。我們把里德排在後面。他正在構造什麼可能的理想。」

海斯向客室走去。凡士麥根和我就上樓進亞丘柯衣的臥室裏去。那時梁拿着密司蘭克的早餐食盤，正從三層樓下來。當我們走進柯衣臥室的時候，他恭敬地讓在一旁。

數秒鐘後，葛拉雪和警佐已加入我們的團體。

凡士並不說什麼先容的引子，直截說道：「密司脫葛拉雪，我們願意知道你在這屋子裏的友誼的和職

柔的地位怎樣。這裏發生了一件嚴重的事情。我們能力所及，無論有沒有關係，必須調查各方面的事實。我們知道你做密司脫柯衣的賓客已經一個星期。」

那意大利人這時已恢復了他的常態。他走到那隻我們發現亞丘柯衣的屍體的安樂椅旁，很安閒地坐下。

他把凝靜的眼光瞋着凡士，答道：「正是，你說的不錯。我在一星期前，受了密司脫柯衣的請約來的。我本打算在這裏就擱兩個星期。」

「你和密司脫柯衣可是要辦理什麼事情？」

「唉，是的。這請約的動機，原是爲着事情。」

……我是和密來的古物博物院有關係的。我希望能向密司脫柯衣購買幾種他所收藏的中國瓷器。」

「舉一個例，可是要購買他的定窯花瓶？」

葛拉雪的黑色的眼珠，突然間發出驚異的光彩，但立即又變成狡詐的神氣，現出一種鎮靜的微笑。

他很有禮貌地答道：「我應當承認，我很欣賞這個花瓶。這種東西現在很稀少了。你總知道那種宋朝的真定窯，在眼前委實已無從購置。」

凡士站在東窗口面前，毫不注意地瞧着對方。

「是的，我知道的。但你可確知密司脫柯衣的花瓶，是真定窯而不是元朝的樞府窯嗎？」

「我確信如此。這是一種有兩耳形的美麗的東西。你可會觀察過嗎？」

凡士答道：「我不會瞧見過這瓶。但我想這裏有這瓶的一塊碎片。」

葛拉雪張開了眼睛，驚呼道：「一塊碎片！」

凡士點頭道：「正是，一塊三角形的小片。密司脫葛拉雪，我有一種嚴重的恐怖，那定窯花瓶大概已破碎了！」

那意大利人的身子忽而僵硬似地挺着。他的眼睛裏泛出一種懷疑的怒光。

「這是不會的。昨天下午，我還瞧過那瓶。那瓶在圖書室中的一張圓桌上。」

凡士報告他道：「此刻那圓桌上祇有一隻道光花瓶了。」

那人冷峭而懷疑地問道：「那末，我可能問一句？你從什麼地方得到這定窯瓶的碎片的？」

凡士淡淡地答道：「就在那一隻圓桌上。這碎片在道光瓶的底下。」

「當真嗎？」這語聲中含着一種諷刺意味。

凡士似乎不注意這種變態。他把手略略一揮，似表示他什麼不重要的事情撒在一旁。他走到這意大利人的面前。

凡士說道：「我從高勃兒嘴裏，聽得你在昨天下午四點鐘左右離開這裏。」

葛拉雪顯着有禮貌的微笑。但他明明嚴格地戒備着。

「那是不錯的。我昨天有一個約會，故而晚餐和黃昏時都在外面。」

「你和什麼人約會呀？」

「這問句也是必需的嗎？」

「唉，自然是必需的。」凡士說時把一種冷冰冰的眼光，應接對方的微笑。

葛拉雪勉強聳了聳肩。「既然如此，我不妨告訴你我。我和城市美術博物院裏的一個管理員約談。」

凡士仍嚴冷地繼續問道：「那末，你昨夜什麼時候和密司蘭克會見的？」

那意大利人帶着怒容，立起身來。他的莊嚴的眼睛，閃閃發光。

他發出一種莊重而有些不很穩定的聲調，答道：「先生，我反對這個問句；即使我遇見了密司蘭克，我也不願告訴你。」

凡士微笑道：「密司脫葛拉雪，我原也不希望你會告訴我。你的態度的確合理。但我敢說一句假定的話，你總知道密司蘭克已和密司脫里德訂婚了吧？」

葛拉雪恢復了他的鎮靜態度，重新坐下。

「是的，我知道他們間有這種諒解。這事是密司脫亞丘柯衣告訴我的。但他還說——」

「是的，是的，他還說他是反對這個結合的。他很欣賞密司脫里德的智慧，但他還不满意他做他甥女的丈夫。……密司脫葛拉雪，你對於這件事情有什麼意見？」

那意大利人似很驚異凡士的問句。他等了二等，方才答道：「先生，你須原諒我。我對於這個問題實在不能表示什麼意見。不過我敢說密司脫白烈朋柯衣，和他哥哥的意見是相反的。他很贊成這個婚姻，並且會嚴重地向密司脫亞丘柯衣表示過。」

凡士說道：「可是此刻他們倆都死了。」

葛拉雪的眼臉垂下了。他略略旋轉頭來。他低聲

地重複問道：「兩個都死了嗎？」他的深思的態度，竟使我猜度不出。

凡士告訴他道：「密司脫白烈朋在他哥哥亞丘被殺以後，不久也被人在背部刺死了。」

那意大利人喃喃地說道：「那是不幸得很。」

凡士問道：「你對於這回事有什麼建議？什麼人竟要解決這兩個人的性命？」

葛拉雪忽然變得嚴冷異常。

他發出一種圓滑外交式的語聲，答道：「我沒有建議。密司脫亞丘柯本是一個容易與人結怨的人。但密司脫白烈朋柯衣卻是完全相反的。他是很和易而謹慎的——」

凡士插口道：「但他有潛伏的熱情和怨恨。」

那人同意道：「唉，是的。並且他也很幹練，他非常聰明，從不和人對抗。」

凡士點頭道：「這是一種優美的性格。但你對於密司脫里德的印象怎樣？我保證你無論你發表什麼意見，決不傳佈開去。」

葛拉雪有些不安的樣子，他並不立刻回答。他向着他面前的牆壁默想了好一回。末後，他用一種遲緩

而準確的聲調答話，表示出他已小心地選擇他的語句。

「我對於密司脫里德本沒有特殊的印象。他的外貌是非常漂亮可愛的。他有一種悅人的態度和優美的口才。他曾從事不少事情。不過我覺得他似傾向於膚淺主義的。但他很聰明。……」

凡士說道：「聰明就是我們國內的一種詛咒。」葛拉雪向凡士瞟了一眼，表示他的同意。

「我到了這國境以後，也感覺了這點。在英國既沒有聰明，也沒有特別深奧莫測的人。」

凡士補充道：「是啊，這一着就給英國人很大的便宜。但請你原諒我的插口。你剛才在說密司脫里德啊。」

葛拉雪又把他的思想整理了一下。

「我剛才說過密司脫里德給我的印象。他是很聰明的。但我又會感覺到他的另一方面，我敢說他能幹得出出乎意外的事情。我覺得他如果有關於他的利益的事情，什麼都不能阻擋他。在他的端莊的外貌下面，蘊藏着剛硬，兇暴一類的性格——」

凡士忽插口道：「謝謝你，我已完全瞭解你的感

覺。」他忽把輕視的眼光瞧着葛拉雪，繼續道：「先生，現在我們願意知道，昨天下午四點鐘至半夜後一點鐘之間，你幹些什麼事情。」他的語聲中幾乎含着威嚇意味。

那意大利人顯出一種勇敢的態度，應付凡士的嚴冷的視線。

他答道：「我要說的話已經說完了。」

凡士又發出恐嚇的聲調，說道：「既然如此，那我不能不吩咐把你拘起來。你委實有謀死亞丘和白烈的嫌疑。」

那葛拉雪的灰白的臉上，突然露出一種恐怖。

他期期然答道：「不——你不能——這樣子幹！我不會幹這事——我保證你我不會幹這事！」他忽又提高了聲浪。「我願意告訴你任何你要知道的事情。」

凡士冷冷地應道：「這樣好些。你先說明昨天你在什麼地方？」

葛拉雪把身子向前俯着，又用力握住了椅子的邊。

他發出一種尖銳而神經性的聲音，說道：「我到孟忒洛施博士那裏去喝茶。我們討論到盜器問題。後

來我就在那邊進晚餐。到了八點鐘，我辭別出來，向車站去乘火車，到芒脫浮農的克利司味鄉村俱樂部去……」

「你和密司蘭克的約會在什麼時候？」

那人把懇求的眼光瞧着凡士，答道：「九點鐘。那邊本有一個跳舞會，但我乘錯了火車——我是不熟悉的——」

凡士鼓勵似地答道：「不錯，不錯。那末，你在幾點鐘方才到俱樂部？」

葛拉雪彷彿很疲乏的樣子，把身子靠着椅背。「那時已在十一點鐘過後。我會換了幾輛火車。那真是不幸得很！」

凡士冷冷地應道：「當真不幸得很。那位小姐可會原諒你的失時舉動嗎？」

「唉，當然，密司蘭克完全接受我的解釋。原來伊到俱樂部時，還比我遲到七分鐘。伊會乘了汽車到箭頭旅舍去，和朋友們一同進晚餐。後來伊回到俱樂部去的時候，那汽車忽發生了某種意外事情。」

凡士喃喃地說道：「那真是不幸。當發生意外的時候，伊的朋友們可是和伊在一塊兒？」

葛拉雪躊躇了一下，又不安地牽動着。

他答道：「我想他們不見得在一塊兒。密司蘭克告訴我，伊是單獨乘着汽車往俱樂部。」

在這當兒，那探員褒克忽走進臥室裏來。

他報告道：「那樓下的中國人要和密司脫凡士說話。他的模樣兒很困擾。」

凡士向海斯點頭。

警佐吩咐道：「褒克，叫他上來。」

褒克旋轉身子，向樓下呼喚。「喂，走上來。」

梁站在臥室門口，停頓着不動。凡士便走過去迎他。他低聲和凡士說話。室中其餘的人都聽不出。他手裏又拿出一個圓錐的紙包。

## 第十章 針和扣針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一時十五分。）

經過了一次長時間的靜默。後來葛拉雪搔頭了。

他作驚訝聲道：「這是一種非法的行爲！我真是莫明其妙！……唉，還有血呢！先生，你想這花瓶對於密司脫柯衣的死，可會有什麼關係？」

凡士說道：「密司脫梁，謝謝你。」

那中國人鞠了一個躬，便回下樓去。

凡士拿起了書桌上的小包，動手打開。

他向着那意大利人說道：「這廚子剛才從後面陽臺上的廢物桶裏，找着了這個丟棄的包件。密司脫葛拉雪，這東西也許能引起你的注意。」

當凡士說話的時候，已將那紙包打開，顯出許多美麗白瓷的碎片。

他依舊瞧着意大利人，繼續說道：「這些就是密司脫柯衣的定窯花瓶的殘片。假使你仔細些瞧，你可以瞧見有幾塊宋瓷的碎片上，還染着血跡呢！」  
葛拉雪突然立起身來，瞧着那碎瓷片發怔。

凡士把一種困惑的眼光瞧着那意大利人。「那是無疑地有關係的。密司脫葛拉雪，請坐下來。現在我還有一兩句話問你。」

那人悻悻地勉強坐下。

凡士繼續道：「假使昨夜深夜你和密司蘭克一塊兒在鄉村俱樂部裏，那末，你們倆怎麼在不同的時間回到這屋子裏來？據我估量，你當然陪着伊回城市來的。」

葛拉雪有些兒發窘。他答道：「這是密司蘭克的意思。伊說我們不要在同一時間回來，免得被別人聽見。故而我在中央公園中等了一刻鐘，讓伊先一個人進來。」

凡士點點頭，應道：「我也料到如此。因着你們兩人分別回來的時間的接近，才使我猜想到你們倆昨夜裏也許在一起。還有一點，你和城市博物院約談，也不會延長到半夜後的。……但密司蘭克的這種臨人的舉動，有什麼理由呢？」

「沒有特殊的理由。密司蘭克祇說最好不要給密司脫白烈朋柯衣聽得我們倆一起回來。」

「伊特地提起密司脫白烈朋柯衣嗎？」

「正是。」

「那末，伊不會提起密司脫亞丘柯衣嗎？」

「我不記得伊會提及。」

凡士點頭道：「這個也容易明白的。白烈朋舅

對於伊和密司脫里德的訂婚本是同意的。因此，伊怕不贊成伊在深夜中和另一個男子在外面。……密司脫葛拉雪，在那些年齡較高的人眼中，對於這種小事也是非常拘束的。但現代的女子卻完全不同了。」

那意大利人對於凡士的態度，表示出一種感激的神氣。他鞠了一個躬，表示他的贊同。

凡士睜到窗口，又說道：「密司脫葛拉雪，請問你的臥室，可是在這一層樓的前面部分嗎？」

葛拉雪掀起了眉毛，答道：「是啊。我的臥室恰在樓下客室的上面。」

「當你昨夜裏——也許應說今晨——進來的時候，把你的帽子和外衣掛在什麼地方？」

那意大利人的眼睛裏又露出一種謹慎的神氣。「我不穿外衣的。但我會把我的帽子和手杖帶進我的臥室裏去。」

「爲什麼呢？下面甬道中本有一間掛外衣的小閣的啊。」

葛拉雪不安地牽動着。我敢確信這時候他臉上的顏色越發蒼白了。

他解釋道：「我不願意因着開閉那間小閣，發出

任何聲響。」

凡士不下什麼批評。於是引起一種短時的靜寂。不一會，他從窗口邊旋轉身來，向着書桌走去。

他和悅地說道：「眼前我們的談話可以終止了。謝謝你的幫助。你可能到你臥室裏去等一下？在這下午時分，我們也許再向你問幾句話。我可以吩咐高勃兒給你預備午膳。」

那人立起身來，好像要發表什麼。但他分明想到了什麼更聰明的意思，便忍住了不發。他祇點了點頭，便回身出去，沿着甬道向屋子的前部進行。

麥根也站了起來。他指着書桌上的碎瓷片向凡士發問。

「這碎裂的花瓶究竟有什麼關係？可是亞丘柯衣頭上的傷痕，就是被這東西叩擊的嗎？」

凡士一壁用手指揀了一塊較大的瓷片，一壁答道：「唉，不是的。這種精緻的定窯瓷器，祇須略略壓重，便會碎裂。假使一個人被這種花瓶叩擊過一下，他會還感覺不到痛楚，那花瓶卻會立刻粉碎。」

「但瓷片上的血——」  
凡士插口接嘴道：「亞丘頭上並沒有血啊。」

他又揀了二片碎片，舉了起來。「不但如此，你且瞧瞧，這血跡並不是在花瓶外面的瓷釉上，卻反在花瓶的裏面。我在樓下圖書室中找着的那一塊瓷片，血跡也同樣是在瓶的裏面的。」

麥根把驚異的眼光瞧着凡士，詫訝道：「天啊！那末，你又怎樣解釋呢？」

凡士聳一聳肩，說道：「我眼前還不準備解釋。不過這是最奇怪的一點。這件案中的唯一顯著的血，就是從白烈朋傷口和那狗頭上流出來的血。但我卻不能把這碎花瓶，和白烈朋的死與那小犬的傷，聯接在一起。」

「那末，你怎樣能把這東西和亞丘的死聯合在一起呢？」

凡士用一種閃避的語氣，答道：「當昨夜裏高勃兒離開了這屋子去瞧電影的時候，這花瓶不是放在亞丘坐位背後的桌子上的嗎？」

麥根不耐地問道：「這又有什麼意思呢？」

凡士拿出他的紙煙盒來，嘆了一口氣，說道：「是啊，這又有什麼意思呢？請你再給我些時間。我對於這破花瓶的內部的血跡，雖已有一種比較確定的

理解，不過這理解太玄妙——太不容易相信。我還需要些證實我的疑點的功夫。」他的語聲漸漸見減低，隨即燒着他的紙煙，低頭默想。

麥根向他呆瞧了一回，又繼續說道：「這一回事的本身，就使我感到太玄妙和太不可信。」

凡士吐出了一串藍色的煙帶，提議道：「我想我們再和里德談談。他假使能剖誠相見，那末，我們也許可以知道得詳細些。他一定有理解的，否則他也不會吩咐高勃兒直接打電話給你了。」

麥根向海斯發了一個命令。但這時候麥克又進來報告，公安部的載屍車來了。警佐便走到甬道裏去。

凡士正在欣賞一隻乾隆時的葫蘆形的花瓶，突的旋轉身來，喚阻海斯。海斯已走下了樓梯的一半。

「警佐，等一等！」

凡士的驟急的態度，引起了麥根和我的注意，便跟他到甬道裏去。

凡士向着樓梯上的海斯，說道：「我想在白烈朋的屍體移動以前，先把他的衣袋搜一搜。你可反對嗎？」

海斯和悅地答道：「密司脫凡士，當然不反對。

請走下來。」

我們一起走到下面圖書室中。警佐把門關上。

他說道：「我有一種意思，猜想那個狡猾的管家，騙我們購買到芝加哥去的車票的一回事。」

沒有幾分鐘功夫，我們已把白烈朋柯衣衣袋中的東西完全搜出，放在桌上。但並沒有值得注意的東西。祇有一隻皮夾，幾塊手巾，一串鑰匙，一支自來墨水筆，和一隻銀等等的尋常用品。不過有兩種東西比較有些關係，就是有一張到芝加哥去的定座車票，和一張包件房的寄手提皮包的寄存證。

海斯悵喪地說道：「那車票倒是真的。那末，他大概真想到芝加哥去的。」

凡士也露出失望的神氣，應道：「唉，警佐，他當然定意要往芝加哥去的。但使我感到困惑的，並不是這車票的存在。我本希望發現些別的東西。」

麥根問道：「什麼東西呀？」

凡士現着空洞的眼光。「老實說，我自己也沒有絲毫把握。」接着，他就靜默無言。

海斯便招呼兩個站在甬道裏的人，把擡屍體的籃拿進了圖書室。不一會，白烈朋柯衣的屍體，便被擡

送到驗屍所去，和他的哥哥相會。

當那些搬屍體的人剛才上車，司納金忽提了白烈朋的手提皮包進來。

他抱怨似地說道：「我費了很多的麻煩，方才拿着這個皮包。車站上的辦事人不肯把皮包給我。我得不到總部裏去拿了稽查員的命令，方才成功。」

警佐作寬慰語道：「這個本不需要急急。」

接着，他因着凡士的建議，便將皮包打開，察驗皮包的內容。皮包裹也祇是些一個短期旅行人所應用的尋常用品，並不見什麼特殊的東西。

海斯應着高勃兒說道：「喂，你來瞧瞧，這些東西是不是你所裝納在裏面的？」

高勃兒小心地窺從了。他經過了一度視察，便寬懷似地點點頭。

「先生，是的。這些東西都是我親手放進去的。」凡士向海斯點點頭。海斯就吩咐高勃兒將這皮包

拿開。

他附加道：「司納金，你到樓上去等着。」

這兩個入出去以後，警佐走到客室的門口將門推開。

他呼叫道：「密司脫里德，有人要向你問話。」里德快喪地走進圖書室來，眼睛裹帶着疑問的神氣。

他問道：「密司脫麥根，你可曾查出什麼？」他的語聲有些顫動。他說話時眼光向室中流轉。「密司脫葛拉雪在那裏呢？」

麥根向一隻椅子指了一指，說道：「密司脫葛拉雪在樓上。我很抱歉地說，直到此刻，我們所查明的還是很少。現在我們希望你能够幫助我們，把我們從迷途中引出來。」

里德的模樣兒，彷彿已到了因受驚而要暈倒的樣子。

他頓聲道：「好上帝！我但願我能如此！這是多麼可怖啊！」

凡士的眼光從半合的眼瞼底下，默默地向里德端相。

他接嘴道：「這件事也許比你所知道的更可怖些。白烈朋柯衣也被謀殺了！」

里德迷惘地向四周瞧了一瞧，隨即把身子倒在一隻近旁的椅子上。

「白烈開？……但爲什麼——爲什麼呢？……」他的語聲似乎從什麼遠處發出來的。

「當真爲什麼呢？」凡士的聲音很粗暴，先前他和葛拉雪問話時的那種溫柔態度，此刻已消滅不見。他繼續道：「但他已死了。他也是同樣被一種奇形的東西從背部刺死的。」

里德向前直視。他的嘴唇略略牽動，但沒有聲音發出來。

凡士仍莊容說道：「密司脫里德，把你對於這件變重謀殺案所知道的事情告訴我們。」

里德的身體發生一種顫動，停了一停，他方才答話。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今晨高勃兒告訴我，白烈朋已到芝加哥去。」

「他在昨天下午動身到車站去；但在昨夜裏又回到這裏迎候他的死神。」

里德期期地說道：「他——他爲什麼回轉來呢？」

「你在這問題上可有什麼意見？」

「我嗎？我沒有絲毫意見。」他說話時他的眼睛脹得很大。

「你可知道昨天這柯衣屋子裏的情形怎樣？我願意你能給我一種完全的敘述；同時還要聽聽你自己在那天的行動的詳細報告。」

里德帶着驚恐的聲調，問道：「爲什麼要問我的行動呢？」

「假使你不願意解釋的話——」凡士說了半句忽停頓了。

那人急忙應道：「我原沒有守秘密的理由。昨天早晨我和亞丘柯衣閒談，從十點鐘起，到十二點鐘止——」

「談瓷器嗎——還是談密司蘭克呢？」

里德忍住了呼吸，低聲道：「都談的。因爲亞丘對於我和密司蘭克的婚姻問題有些不滿，故而談話時曾經談到。但並沒有異常的情形。他是竭力地反對這婚姻的。後來白烈朋參加我們的討論。他曾用幾種不很客氣的名稱稱呼亞丘……」

「十二點以後呢？」

「我在自己的寓裏進膳。後來我出去到一個美國美術品的拍賣所去。但那裏並沒有我所喜愛的東西。況且當時我有些頭痛，故而到三點鐘光景，我就回寓

「下。從那時起，直到今天早晨，高勃兒打電話給我，我不會離去我的寓所。」

「你不是就住在隔壁嗎？」

「在空地那邊東面的第一宅屋子。那本是一宅舊式住宅，後來改造成公寓的。我就住在二層樓上。」

「那塊空地是屬於什麼人的？」

「這就是柯衣家的產業的一部分。亞丘把這空地鋪成草地，沿街又裝了鐵籬。他說他需要光線和空地，故而不願意出賣。」

「凡士冷淡地點點頭。」「我也聽說如此。……那末，你從昨天三點鐘起，直到今天早晨，始終留在你的寓所裏嗎？」

「是的，我有一種難受的頭痛。」

「你昨天可曾聽見密司蘭克？」

「聽見的。就在昨天早晨，我到這裏來的時候。我本來和伊約定昨夜到鄉村俱樂部去，但昨天下午我回寓時，就打電話給伊，向伊道歉毀約。昨天我委實不能跳舞。」

「凡士說道：『密司脫葛拉雪卻做了你的代表。』」  
「里德的眼光忽似罩上了一重霧氣。他的下頷也突

出了。

「伊今天已告訴我了。」（我不知道他的話是否真實，或是他故意謊說，要表示他的漂亮。）

「凡士問道：『當今天早晨高勃兒打電話給你時，你對於這個消息，當時有什麼心理上的反應？』」

「里德緊蹙着雙眉，隔了好一會功夫方才說話。」

「那很不容易分析。我本來不怎樣喜歡亞丘，故而對於他的死耗，在我個人並無悲感。不過我非常奇怪，因為亞丘不像是個自殺的人。我老實說，我懷着嚴重的疑團。因此，我急急趕來，準備親自瞧一瞧。我既深知亞丘的行爲，所以當我從鑰匙孔中聽見了他的自殺的狀態後，幾乎還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因此我就吩咐高勃兒通知密司脫麥根。」

「凡士對於里德的嚴冷的觀察，依舊不會放棄。」

他帶着些譏諷的語氣，說道：「你處置得非常聰明。但假使你不相信亞丘柯衣自殺，那末，你的意思一定有另一種解釋——那自然是謀殺了。密司脫里德，你想什麼人有幹這謀殺案的充分的動機？」

「里德並不立即回答。他顯得非常困惑，舉起他的手指，摸他的頭髮，連摸了好幾次。」

他並不向凡士瞧視，答道：「這就是我在整個早晨要想解答的問題。我固然可以推想，但若沒有確切的證據，隨便把推想的意思說出來，未免不公。」

「可是密司脫葛拉雪嗎？」

里德的臉上又泛出一重黑暗的顏色。

他緩緩答道：「密司脫凡士，我——我和這個人並沒有深交。他在想看柯衣的中國瓷器。但這一著似不足做兇案的動機。」

凡士微笑着應道：「不。但密司蘭克怎麼樣呢？」里德幾乎從坐位上跳起來。他怒視着凡士，大聲地吼叫。

「這句話簡直是侮辱！你竟敢——」

凡士冷笑着插口道：「你不要演戲了。我是不容易受感動的。我們現在在討論可能的問題，若能免去戲劇式的表示，那卻比較有些實效。」

里德把身子倒靠椅背，嘴裏含糊地咕着。我們卻聽不出來。

凡士又問道：「你想廚子梁怎麼樣？」

那人突然擡起頭來，眼睛裏射出一種靈敏的光彩。

「梁嗎？這個人卻不同了。這中國人似藏着什麼祕密，我至今不明白他到這裏來的原因。他當然不是個當廚子職業的人。我常從我寓所的窗口裏，瞧見他在後面的陽臺上寫什麼東西，而且往往寫上幾個鐵頭。我想他也許是某種事情的偵探。他懂得中國的美術。好幾次我瞧見他在這一間室中觀察各種花瓶，研究瓶底上的記號，並且像鑑賞家一般用他的黃色的手指，在瓷瓶上撫摸。我委實不歡喜他的態度。他很狡猾而且過度的禮貌。我初見他時，就不信任他的。」

里德鄭重地點着頭。「假使你能够明白他到這裏來的真正的目的，那你對於亞丘柯衣的死，也許可以更明白些。……至少這是我所有的印象。」

凡士淡淡地打了一個呵欠，說道：「東方人的性格固然是充滿着神祕意味的。我的印象覺得梁對於昨夜裏發生的事，一定知道什麼。但你所提議的一點，也同樣缺乏動機。」他把身子靠着壁爐，又將眼光移到空處。「從別方面看，你自己卻有充分的動機，排除亞丘柯衣。」

這時有一種出我意外的景象。那里德對於這句說話竟並不認為侮辱而發怒。

凡士繼續道：「亞丘對於你和他的甥女結婚，是公然反對的。他也許要運用某種勢力，澈底地阻止這件事。並且在他未死以前，密司簡克祇可有一種小量的用度。假使亞丘死了，伊就可以承繼伊的遺產。這樣，假使你能順利地排除了亞丘，那你立刻可以得到一個有錢的妻子；同時又解除了一切阻力。密司脫里德，你想對不對？」

那人發出一種咯咯的笑聲，應道：「是的，我想你說得很對。據你所說，我確有充分的動機謀殺亞丘。但從別方面看，我卻沒有理由謀殺白烈朋啊。」

「唉，正是，正是。白烈朋的死，的確把這件事留全部弄模糊了！」

「請問白烈朋的屍體在什麼地方發現的？」

「在樓下甬道盡端的儲衣間裏。……今晨你不會偶然開過那儲衣間嗎？」

里德驚呼道：「沒有。但我曾走近這儲衣間。後來把我的帽子隨手丟在客室中的一隻椅子上。」

凡士帶着譏諷意味地搖搖頭。「真奇怪！自從白烈朋佔據了那儲衣間以後，怎麼每一個人都像一致地避去這個地點！」

里德有意地提議道：「也許梁並非不知道這儲衣間的內容。」

凡士嘆息道：「誰知道呢？但梁當然不肯告訴我們。可惜，可惜！」

里德默想了一回，又說道：「我不能明白的一點，就是樓上那扇閉着的門。」

凡士答道：「我們也不能明白，這是最不可解的，但這件事你用不着放在心上。我確信你並不會把這門門住。」

那人伸長了頭頸，露出一種勉強的微笑。

「唉，謝謝你。但你可曾發見那兇器？這一著也許可以給你們一種線索。」

凡士同意道：「我也相信如果查着了這東西，的確可以。」

海斯本站在前窗面前。這時走近過來，向凡士瞧了一眼。

「這話提醒我了。我和探員們準備把這屋子澈底地搜一搜。……密司騰麥根，你可同意嗎？」

麥根點頭道：「警佐，你儘幹，愈速愈妙。」

海斯便走出去。凡士就繼續他的問話。

「密司脫里德，你對於中國瓷器可有興味？」

里德似不明白這問句的用意。他道：「並無特殊

嗜好。我約略有幾件瓷器，但我不是專家。不過我和

亞丘相交了好久，對於瓷器一門，也學得了一些相當的

智識。」

凡士走到長椅背後的那隻圓形的桌子面前，指着

那隻道光花瓶發問。

「你對於這隻定窯瓶有什麼意見？」

里德立起來也走到前面，眼睛裏忽露出疑惑的神

氣。

「定窯瓶嗎。這不是定窯瓶啊。對不對？」

凡士假裝在瓶上細瞧的樣子。「我也不相信這是

真的。但我知道亞丘柯衣會把一隻同樣的定窯瓶放在

這桌子上的。」

里德反負着手站着，眼光仍瞧在瓶上。

他突然說道：「密司脫凡士，你說的不錯。但這

瓶不是那隻定窯瓶了。」

「你在什麼時候最後瞧見那真瓶？」

「我不能說。昨天早晨，我會到這室中，但那時

我心中爲着別的事情，並不會注意。」他把疑問的眼

光瞧着凡士。「這花瓶可是關係——」

凡士答道：「這還難說。我祇覺得亞丘會把這樣

的瓶搜羅在他的珍藏品中，未免有些奇怪。」

里德又將視線移到桌子上。「這真是奇怪。這瓶

大概代替了那一隻真瓶。」

凡士作簡語道：「正是。」

「哈！」

我不知道里德爲什麼歡呼。他似乎正想到葛拉

雲。

凡士似乎不會注意到里德的歡呼。他摸出錶來瞧

瞧。

「密司脫里德，我們的談話完了。你可以回去進

午膳吧。但我們明天還需要你。你可會在你的寓所中

嗎？」

「正是，我整天在寓裏。」他遲疑了一下，又

道：「我在離去以前，能否瞧瞧蘭克？」

「當然可以。你可以將白烈朋的死耗告訴伊。」

里德走出去後，我們聽得他上樓梯的聲音。

麥根不安地立起身來，問道：「你瞧這個人怎

樣？」

凡士吸了一回煙答道：「這個人很特別。我卻不願意和這種人做朋友。」

「你和他的談話太顯露了。」

「他非常機警，即使用溫婉的說話，一定也得不到什麼。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攻破了他的鎮靜態度，或許可以查明些他所知道的事。」

麥根說道：「據我看來，他今晨似會開過儲衣室的門。因他瞧見了儲衣間的內容，才叫高勃兒打電話給我。」

凡士點頭道：「這是可能的。我腦子裏也有過同樣的意見。但他既然如此，當我們到的時候，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呢？」

「我們還可以假定他不喜歡那個葛拉雪。他還妒忌那個意大利人。」

「唉，不錯。昨夜裏葛拉雪和密司爾克在一塊兒的事，他本來不知道。這局勢也值得注意。」

「里德心中所最憎惡的，就是那個廚子。他明明指控梁梁。……但像亞丘這樣見多識廣的人竟不會懷疑到梁梁真正的用意。那是最奇怪的。」

麥根隨意地提議。「也許他已早已懷疑到了。」

凡士突然擡起頭來，從嘴裏拿下了紙煙。

「唉，我的姑母！也許他早已疑到……！」

這時候那甬道裏的樓梯上發生一種重濁的足聲。不一會，海斯已站在門口，臉上顯着得意的神氣。他手裏拿着什麼東西，一直走到桌子面前，把手中的東西放下來給我們察看。

那是一把美麗的中國短劍。我後來知道這劍是明朝宣德年間的製品。那鋼質的劍鋒是方形的，四面有凹槽，並且有精細的雕紋；約有六吋長，從劍柄起，約有半吋厚，逐漸減薄，直到尖端。這劍端上有一部分被乾血包裹着。那劍柄是橢圓形的金質的，鑲嵌着原主人的鈐章。劍柄的一端，裹着橘黃色的絲線，盡端又鑲着一個小小的棕色玉的關帝雕像。這短劍就是行兇的兇器，可以一望而知。

凡士說道：「魯佐，這東西製工很稀。你從什麼地方得到的？」

海斯答道：「就在我們剛才發現那死人的安葬椅的坐墊底下。」

「唉，當真嗎？在亞丘柯衣的臥室中嗎？這真是可怪了。……！」

他急忙走到餐室門口，喚叫那廚子。梁走出來後，凡士向他招招手，領他走到桌子前，指着短劍給他瞧。

「密司脫梁，這東西你以前瞧見過嗎？」

那人向這短劍瞧了一回，臉上絕無表示。

他平淡地答道：「見過的，我已瞧見過好幾次。

這東西常放在那口靠窗的櫥裏。那裏還有許多同樣的我國的兵器。」

凡士打發他出去。他自己在室中往來開踱，分明他的心中正感着什麼困擾。

海斯瞧了他一回，又回瞧那把短劍。

他作抱怨聲道：「這劍柄是絲線繞的，又沒有機會可以發見指印。」他說着又用力咬他的熄滅的雪茄。

凡士仍瞧着地板，喃喃地答道：「當真沒有指印。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困難。白烈朋柯衣被刺的時間，是在亞丘柯衣被刺的數小時後。但那短劍卻又在樓上亞丘柯衣所坐的那隻椅子上發見。這件事真是瘋狂不近情理！」他繼續在室中踱來踱去，不多一會，

又突然站住。

「警佐，請你到甬道裏的備衣間中去，把白烈朋柯衣的那件黑白絨的外衣拿來。」他的語聲中含着驚惶的意味。

海斯走出去了數分鐘，就拿着那件外衣進來。

凡士開始把衣袋一隻隻翻轉來。有一塊灰色的絲巾，和一雙手套落在桌子上。接着，凡士又從那外衣左邊外面的袋裏，摸出兩根四呎光景長的細蠟線。他正想把線丟過一旁，忽又低倒了頭，細細瞧察。那每一根線的一端，各繫着一枚大扣針。

海斯瞧着這東西很覺出神。

他問道：「密司脫凡士，這東西有什麼用呢？」

凡士並不回答，但伸手指到那左面袋裏去，等他把手伸出來時，拿着一條細長的鋼絲。

他滿意似地驚呼道：「唉！」

我們大家都瞧着那東西驚異。因為我們大家都想不到會發現這樣的東西。原來凡士從白烈朋衣袋裏拿出來的東西就是一枚鋼針！

## 第十一章 其他的血跡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一時四十五分。)

麥根從那鋼針上瞧瞧，又回過去瞧那一小堆繭線；接着，他又瞧瞧凡士。

他問道：「唉，這些東西究竟有什麼意思呢？」  
凡士緩緩兒把針和兩條繭線拿起來，放在他自己的袋裏。

「麥根，這東西可以證明某種陰謀，並且指示我們正和一個狡猾多智的頭腦對抗着。他的兇謀的技術方面，一定是經過某種算學方式計劃的，但結果卻一切都失算了。因此，那兇手不得不在他的計劃中增加些糾紛的疑點，以便掩護他自己。後來他就把這件事弄得模糊不清。」

麥根接嘴道：「但那兩根線和那枚針，有什麼用呢？」

「這就是他的計劃的失算之點——」

「但誰用過那線和針？並且做什麼用呀？」

凡士嚴重地擡起頭來。「假使我能知道誰用過這

兩種東西，那我對於這全部事情可說已得到了重要的鑰匙。這兩種東西在白烈朋袋中發現，原不足奇。因為任何人用過了這個東西，必然要放在白烈朋的外衣袋裏。你總知道把嫌疑放在死人身上，原是最安全的方法啊。」

麥根直僵僵地站着。他的眼光也嚴冷異常。

「你可是以為白烈朋有殺死亞丘的可能性嗎？」

凡士鄭重地答道：「當然不！我料想亞丘死時，白烈朋也許還不會回來。」

「那末，你相信白烈朋和亞丘是被同一個人所殺死的嗎？」

凡士點點頭，但困惑的神氣仍舊沒有消滅。

「那是沒有疑惑的。這兩件兇案的技術是相同的；而且又用了同樣的兇器。」

麥根抗辯道：「但那短劍是在亞丘的門住的臥室中發現的啊。」

凡士答道：「這是另一種不可信的糾紛之點。實際上那短劍不應在樓上發見，卻應在這圖書室中。」  
麥根作詫異聲道：「在這圖書室裏嗎？爲什麼呢？沒有人在這室中被殺啊。」

凡士把身子靠着桌子，現着深思狀態。

他自言自語道：「我也奇怪。……這裏是最合理的地點。……可是這裏又並無屍體發現。……」

麥根厲聲問道：「爲什麼這圖書室是最合理的地點呢？」

「因爲這一隻道光花瓶代替了定窯瓶放在這裏；而且定窯瓶的碎片上又染着血迹——」他突然住口，他的眼睛移轉到空中去。「那染血的定窯瓶！……唉，那宋朝的花瓶打破以後，又發生些什麼事呢——那行刺的人幹些什麼？他莫非帶着血迹走出去嗎？……不！他決不敢如此——這舉動不能符合他的陰謀。那是他一定要感到害怕。他大概要藏匿什麼東西。麥根。……」凡士向四周瞧了一回，又道：「對了，他一定會藏匿什麼東西！……他藏匿了兩次。……於是有些什麼意外的驚人的事情發生了。我想那死屍應當在這圖書室裏的，故而這短劍也必須在這裏發

見。」

麥根插口道：「你可否說出些確切的事實？假使你有什么合理的理想，請你用顯明的字句說出來。」

凡士靜靜地答道：「麥根，我真有一種理想。這理想可以解說這案中的某種矛盾現象。不過我還不敢說出來。這理想太野了，並且若和其他的三分之二的事實印證，卻又不相符合。……現在請你給我數分鐘的時間，讓我考慮一下，能否證實我理想中的一個要點。假使我能够找得我所尋求的東西，那末，我們在這案子上多少總有些進步了。」

他走到壁爐沿的面前，瞧着一隻青綠色的大花瓶，又用手指在瓶上撫摸着。

「這是一種美麗的製品。我們叫做土耳其玉藍，但中國人卻稱做翠鳥綠。這種瓶製造的時期，從明朝起始一直延長到嘉慶時期。這瓶上並無裂紋，並且鑲着鳳凰的圖形。……」他把手指撫摸到瓶頸上面。他又批評道：「太小了。」於是他的手又摸到爐沿盡端的另一隻深紅色的瓶上。

「這是一隻最精美的龍泉窯的珍品，我們叫做牛血紅。那瓷質的細膩，和史凱辣所珍藏的那一隻相

同。」他把那瓶拿在手中，細細地瞧瓶的內容和外表，又說道：「瓶底上有水綠色的裂紋，又有藍色的空心雙環印；這證明是康熙年的出品。」他把那瓶重新放在椅子上，走到靠西牆壁的櫥前去，櫥頂上放着一隻發光的黑瓶。

他又用手輕輕撫摸了一下，說道：「麥根，這叫做鏡面黑，也是一種希有的珍品。你瞧，那釉上浮着的金星點，若就純粹的美的觀點說，我卻歡喜這一類建築的作品。純素的顏色，而有綠色的珠光。其實建築在元朝以後才有出品，明朝人不知賞欣；直到康熙時代，這一類東西又重新流行。」

他說的時候用手指撫摸着，又把那瓷口傾向光亮方面。

他又說道：「我自己有一隻鏡面黑的康熙瓶，能泛出棕色的反光。那瓶比奧倫搜藏的一隻高出八吋。」

麥根和海斯都靜悄悄瞧着凡士。他們都知道他並不是在空談。他的無目的地討論中國瓷器的幕後，一定潛伏着某種確切和嚴重的目的。

凡士把那鏡面黑的康熙瓶重新放在櫥上。他的眼

光又流轉到室中的其他的瓷器上面。室中有不少古瓶、古盆、和碗、碟、酒杯等類；各種瓷器的顏色，紅、白、青、紫，色色俱全；這些古瓷的年代，從漢朝直到清代為止。凡士對於這種古色斑斕的珍品，並沒有特殊的注意。他祇隨意地瞧瞧，他的眼光便立即移開。他似乎在找尋某種式樣的花瓶。因為他有時對於某一隻瓶也略略躊躇。接着，他搖搖頭，又移轉到別的瓶上。末後，他在那些排列的古瓷上巡視了一周，便停了脚步。當他旋轉來瞧我們的時候，臉上現着失望的神氣。

他嘆息道：「我怕我的理想變成了一根斷葦了！」

麥根因着凡士的神祕態度，本來有些不滿，這時他乘勢作答。

「我原不希望你這理想會有成效。」

凡士煩悶地應道：「我也沒有希望。不過假使我能證實的話，那卻可以引出一種驚人的要點。」

他慢慢地回到室中央。我們本圍集在那隻長椅和圓桌的前面。當他走到了那書桌的盡端，忽又站住了。他瞧瞧一隻低矮的袖木座上的有角形的白瓶。這瓶的地位靠着那書桌的一端，又恰在那長椅盡端的後

面；因着離燈較遠，又因桌子上高高放着一堆書，幾乎把這花瓶遮蓋了。

凡士撫摸着那瓶，自言自語道：「這也值得注意的。這是一種較近時間的定窯品——我想大概在雍正時期。麥根，你總知道從明朝起始，直到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中國的製瓷者造成了不少宋朝定窯的仿製品。這些仿製的東西，竟和古代的珍品一般地美麗。實際上明清二朝的仿製家，對於宋瓷，確有新的發展和進步呢。」

他把那白瓶拿起來細細地察驗。

「這是一種比較粗的素瓷，面上有凹凸的花紋，大概是模仿一種古銅器。……這真是一種很美的精品。」

他說話的時候，緩緩向窗口走去。他把瓶口向着光亮之處，以便瞧見瓶的內容。他先向那寬大的瓶口裏瞧一瞧；接着，又戴上了他的獨眼鏡，做一種更精細的考察。

他說道：「唉，我相信這裏有些東西呢。」他說話，用手指在舌尖上蘸了一蘸，又把手指伸到瓶裏面去。等到他把手指拿出來時，指尖上已染着一些紅

痕。

他細細瞧着他的手指，說道：「是的，當真不錯！」

麥根問道：「你發見了什麼？」

他作簡語道：「血！」同時他把他的手指伸出來。

他將花瓶依舊放在那木座上，又用手巾抹去了他手指上的血污。接着，他把嚴重的視線，瞧着麥根。麥根正等他解釋這新的發見。

「這一隻瓶也是接近長椅子的，距離那宋朝定窯瓶的地位不過數尺。這兩隻瓶都會在這陰謀中使用過。……這是一種狡猾的設計，可是這計劃終於失敗。」

麥根勉強控制着他的煩惱，靜悄悄地說道：「凡士，你說得明白些。這兩個花瓶怎樣被人使用？瓶上的血又從那裏來的？」

「麥根，據我看來，這兩隻定窯花瓶本用做移轉人們的視線，使那真兇的嫌疑移到另一個人身上。這兩個瓶被用做一種證物，希望造成一種虛偽的動機。換一句說，那第一隻細薄的定窯瓶——那就是本來放

在圓椅上，後來用那道光花瓶代替的一隻——用做這兇案的幌子，使我們想到別方面去。但那瓶脆薄得很，不幸碎了；故而不得不揀選第二隻瓶。」

麥根問道：「你的意思，可是說那兇手希望我們把這件兇案，認為和亞丘的中國瓷器有直接關係？」

凡士點頭應道：「我確信如此。但我不知道那兇手的整個的計劃。假使那人的計算沒有錯誤，那計劃此刻也許更顯明了。」

「你想我們是被期望着要發現這花瓶裏的血迹的嗎？」

凡士皺眉道：「不——並不單單是血；這就是那計劃的失敗點了。」

麥根忽發命令聲道：「凡士，等一等。這血又是從那裏來的呢？」

「從亞丘柯衣身上來的！」凡士的答語，使我的背上感到一陣寒涼。

麥根提醒他道：「但他的身體外面並沒有流血啊。」

凡士把身子靠着長椅的背，答道：「是的，但那短劍從亞丘的肋骨間拔出來時，劍上當然有血。」

……」

「短劍嗎？」

「正是，麥根。據我看來，那把殺死亞丘的染血的劍，曾被丟在圓桌上的那隻脆薄的定窯瓶裏去，目的就在用一種幌子的方式，指出兇案的動機。但那劍的鋼鋒和金柄，擊碎了那像蛋殼一般脆薄的花瓶；因此，那短劍又重新被放在這另一隻定窯瓶裏。那兇手在收拾第一隻瓶的碎片的當兒，因着粗心，才遺留了一小片三角瓷片。」

「但爲什麼再把這一隻道光瓶來替代呢？」

「那就因定窯瓶不見了，避免人家注意起見，故意放一隻代替的花瓶。並且假使一隻巨價的定窯瓶不見了，那也勢必要指示出另一種兇案的動機。這動機也許要弄壞原來的計劃，而移轉人們對於那兇手所要嫁禍的人的視線。所以這一隻道光瓶的代表地放在這裏，足見那兇手的設計的周密。」

麥根半信半疑地答道：「這見解也許不錯。但我們並不會在這另一隻定窯瓶裏發見那短劍啊。」

「那短劍後來又重新被拿出來，用做殺死白烈朋的兇器。」

「可是那殺死亞丘的兇手拿出來的嗎？」

「那不成問題。除了兇手以外，沒有人知道這短劍在什麼地方。」

「凡士，但這理論和事實並不相合。警佐在樓上亞丘的臥室中發見那短劍；而且臥室的門又從裏面閉住；亞丘的死，又在白烈朋被刺數小時以前。假使同一個人殺死了兩個人，他爲什麼不將這短劍放在這瓶裏呢？亞丘早已死了，白烈朋又在樓下殺死的，那短劍怎麼會在亞丘臥室中的椅子上呢？」

凡士鬱鬱地吸着煙，過了一會方才答話。

他承認道：「這一點就是我所解釋不出的。」

海斯忽大聲呼叫道：「我卻明白了。那人在樓下殺死了亞丘，將短劍放在花瓶裏；正在那時，白烈朋從車站回來，撞破了他。他爲保護自身起見，便重新取出短劍，將白烈朋刺死。後來他把亞丘拖到樓上，那短劍仍拿在手中。那時他也許有些驚慌，就將那短劍放在他放亞丘的椅子上。」

凡士微微笑着，又搖着頭。「警佐，這理想中有不少漏洞。白烈朋在亞丘被刺數小時後方才被刺。所以在白烈朋被刺的時候，那兇手若要逃走，儘可以逃

到了菲來台飛去。他決不會在殺死了亞丘以後，再在這裏勾留數小時的。」

「密司脫凡士，但你自己說過，同一個人殺死這兩個人的啊！」

凡士答道：「是的，我至今還相信如此。我所有的唯一的解釋，就是那兇手在殺死亞丘和把短劍放在花瓶裏以後，曾走開過一回；後來他又回到這屋子裏來，再殺死白烈朋。」

警佐有些發怒的樣子。「那末，我問你，那短劍怎麼會到門住的臥室中去？什麼人又把鎗彈打進亞丘的頭顱？並且爲什麼緣故？」

凡士道：「警佐，假使我能回答這些問句，那我就能解決這整個的詭秘問題了。」

在這時候里德走下樓來，走過圖書室，向前門走去。

凡士呼叫道：「唉，密司脫里德，在你離去以前，我們可能和你談幾句話？」

那人旋轉身子，走進圖書室來。他的臉色漲紅，眼睛裏含着一種怒光，幾乎有些兇獍可怖。他站在門口裏面，兩隻手握拳垂着，把一種輕視而含怒氣的眼

光臨着凡士。

他兇狠狠地答道：「我在這裏。」

凡士和婉地說道：「我也聽見了。不過你的神氣，看起來似乎不很寧靜。」

里德並不同答，緊張的神氣也不解除。

凡士和悅地問道：「你聽見密司蘭克沒有？」

那人冷冷地點一點頭。

凡士懶洋洋地繼續道：「你既然和伊談過，此刻你是否覺得你對於這兩件兇案的主角，仍舊沒有建議？」

里德的眼睛似射出一種狡猾的光彩。他躊躇了數秒鐘，方才說話。

「現在還沒有。但你們假使暫時把你們的注意點，集中在密司脫葛拉雪身上，那也許有益。我剛才知道，亞丘柯衣會同意把他大部分的收藏品賣給他。」

凡士的眉毛忽而掀了起來。「當真嗎？可是密司蘭克告訴你這件事？」

里德又躊躇了一下。「密司蘭克和我討論些其他的事情。」他頓了一頓，又補充道：「密司脫凡士，

你也許樂意知道這一回事——我和密司蘭克的婚約已取消了。」

凡士仍注意着他的紙煙。「那是最不幸的。但亞丘願意把他的一部分的珍藏品出賣，又怎麼會和他的死有關？」

里德有些侷促不安。「我不知道。但據我看來，亞丘的願意出賣，未免有些奇怪。」

凡士同意道：「我也承認這一著的確不很合乎情理。也許他是非傾倒密司脫葛拉雪的。」

里德合成了眼縫，卻不答話。

凡士繼續道：「即使亞丘同意出讓了某種古董，希望另外搜羅些別種東西，我卻仍瞧不出他的死，對於密司脫葛拉雪有什麼利益。」

「或者亞丘定意以後，忽又反悔。……」

凡士冷冷地插口道：「密司脫里德，我已明白你的見解。但他爲什麼又謀死白烈朋呢？」

「白烈朋的死，不能認做是一種意外不測嗎？」

凡士深思地帶着微笑。「是的——不錯，我確信這是一種意外不測——一種最不幸的意外不測。昨夜裏竟發生了許多驚奇的意外事情。……現在我不應再

就搗你的午膳。我祇要問問你在和密司蘭克會談以後，有怎樣的感覺。你已經坦白地回答我了。」

里德僵硬地鞠了一個躬，說道：「假使你再要見我，我明天整天在寓所裏。」

里德剛才走出前門，凡士便把高勃兒從甬道裏叫進來。

他吩咐道：「你到樓上去，不要說什麼話，但聽密司脫葛拉雪在什麼地方。」

那管家離了圖書室，不多一會，便回進來報告。

「先生，密司脫葛拉雪在三層樓上密司蘭克的憩座室中。他在和伊談話。」

凡士臉上露出一種滿意的微笑。

「高勃兒，你此刻可以上去請密司脫葛拉雪下來。」

高勃兒出去以後，凡士向麥根說話。

「我本來懷疑里德對於那意大利人抱着爭寵的態度。那女子也許已傾向那意大利人，而可憐的里德卻已落選。這是很難堪的。他因此恨惡葛拉雪。不過我不相信他當真懷疑葛拉雪殺死了亞丘——」

「那末，他爲什麼若即若離地不肯說明白呢？」

「麥根，這是一種策略啊。里德不是一個笨伯。他委實是非常聰明的。他的意思一定以爲如果我們的眼光注意到葛拉雪身上，那末，我們一定能撇開了那傀儡的草人而發見另一個人。」

「唉，他要我們發見什麼人呢？」

凡士忙應道：「那自然是密司蘭克了。里德感着痛苦定意要復仇了。我先前問他密司蘭克是否有嫌疑可能，因此觸動了他的意念。他知道伊和伊的舅舅亞丘之間，存着一種敵對的感情。他也知道伊是一種意志堅強和有能力的女子。因此，他剛才在葛拉雪面前所感受的怨恨，便決心將伊牽連進去；同時又將葛拉雪當做一種煙幕。」

「一會兒，葛拉雪走進圖書室來了。」

凡士對他說道：「先生，我知道密司脫亞丘柯衣會應許把他的某種收藏品出賣給你。」

那意大利人顯得非常不安。他不接受凡士給他的一隻椅子。

他答道：「是的，這是實在的。剛才我會把這事告訴密司脫里德。我所以告訴他的理由，就因密司脫里德大概憑着他和密司蘭克訂婚的權力，竟吩咐我離

去此屋；因此，我會告訴他我在這屋子裏的任務還沒有終了。因為密司脫柯衣的古玩既然有一部分在事實上已屬於我，我必須留在這裏，準備打包裝運的手續。」

「那末，密司蘭克怎麼說呢？」

那意大利人似乎不願意回答。但後來他勉強答覆。

「密司蘭克已和密司脫里德毀棄婚約。伊又叫他離去遺妻，不要再來。」

凡士嘆息道：「決裂得厲害啊！伊可會動火？」

葛拉雪承認道：「伊並不十分客氣。」這句說話裏面，卻含有得意的意味。

凡士突然發問道：「密司脫葛拉雪，你想密司蘭克可會殺死伊的舅舅？」

那意大利人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張大了眼睛，向凡士呆瞧。

「我——我——當真，唉，先生！我——」

凡士忙道：「對不起得很。我能完全諒解你的感情。我們可以把這件事擱一擱。但我願意知道密司脫亞丘柯衣把他的收藏讓渡給你的事，你為什麼早先不

告訴我們。」

葛拉雪恢復了常態。他的因凡士的問句而引起的驚駭，漸漸兒從他臉上消滅。

他答道：「我想不到這件事和眼前的不幸事情有什麼關係。」

凡士問道：「這出讓的事情，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

「書面的。」他伸手到衣袋裏去，摸出一張摺疊的紙來，交給凡士。他又解釋道：「密司脫柯衣因着我的請求，昨天寫給我這一封信。我正好把這消息打電報到密來去。」

凡士把那封信展開來，開始朗誦。麥根海斯和我從他的肩膀上瞧視。那是一張印着姓名的信箋，用筆寫的。那信道：

葛拉雪先生：我根據我們最近的談話，同意把我私有的收藏品，出讓給你所代表的密來古博物院。那古玩項如下：……

那下面就附連着一張單紙，約有四五十件亞丘柯衣所收藏的名貴的中國美術品。這些東西的代價，寫在另一行上。這代價的數目，不但使海斯忍住了他的呼

吸，連我也不得不驚異那價格的巨大。信的盡端附着亞丘柯衣的簽名。那信的上端的日期，果真是十月十日。

凡士將信重新摺好，放在他自己的袋裏。

他對葛拉雪說道：「這封信我們眼前暫時保管着。這東西可以保證安全，不久就可以還你。這東西在案子上有些關係。那些負責人員也許要參考一下。」

我以為葛拉雪也許要提出抗辯。可是他並不如

此，反而很禮貌地鞠了一個躬。  
凡士也作結束語道：「現在我再請你到你的臥室裏去等着，等我們再喚叫你。」

葛拉雪便寬懷似地退出去了。

凡士說道：「琴佐，你可能給我從亞丘柯衣的書桌上拿一張信箋來，再把他的墨水筆拿來？」

琴佐走到樓上去，不多一會，就拿了紙筆下來。

凡士將那信紙和那封葛拉雪給他的信比對了一下，又用亞丘柯衣的筆，在紙上寫了幾個字。他細細察驗了一下，方才表示意見。

「這當真是亞丘柯衣的信箋，並且這信也是亞丘

柯衣的筆寫的。……這真是很有意思的。」

他把葛拉雪的信重新放在他的袋裏，又吩咐高勃兒把密司蘭克和葛拉雪的午膳送上去。

他說道：「麥根，現在我們已把這些有關係的人都查問過了。我們不妨學着那貧食的陶里墨斯，去找些東西吃，油煎蛋加些蘆筍的嫩尖，一定很可口。我知道這裏附近有一家法國餐館——」

海斯忽扮着鬼臉，插口道：「我卻定意留在這裏。」

我在這裏還有事做。不久那些報館訪員便會像蒼蠅一般地飛集攆來。我不妨等一會再去吃飯。」

麥根立起來向海斯說道：「等一會我或許再來，或者打電話給你。」

凡士向前門走去，向麥根婉勸似地說道：「老友，你可以振作些。這案子並不像表面一般地昏暗了。天空的烏雲已在開始展開。我們已得到了一切的事實。現在所要幹的，祇是一種簡單的排比和解釋的工作罷了。」

麥根一壁跟着凡士向外面走去，一壁咕着說道：「我但願我能感覺到這樣樂觀的傾向。」

凡士忽而停了脚步，旋轉來應着那困惑的海斯。

他說道：「唉，警佐，還有一兩件小事。今天下午如果可能，你能否查一查密司蘭克和葛拉雪的時地證人。葛拉雪說，他昨夜裏和城市博物院的孟志洛施博士一同進晚膳；後來他乘錯了火車，在十一點鐘方才到克利司味的鄉村俱樂部。關於密司蘭克的行動，據葛拉雪說，伊在箭頭旅舍中和朋友們進晚膳；後來伊獨自往鄉村俱樂部去，遭了一種意外，到俱樂部的時候，還在迷路的葛拉雪到的以後。」

海斯答道：「那很容易。派兩個得力的人，在幾個鐘頭中就可以查明白了。」

凡士附加道：「還有一點。你最好在這屋子裏再搜一次。我很希望找着一種笨重的機械。這東西也許被用做叩擊亞丘和那小犬的器具。」

海斯臉上露出一種狡猾的神氣，問道：「先生，你腦中可有什麼確切的意見嗎？」

「唉，有的。我聽見那懸坐臺中的壁爐面前，一切器具都安全沒有動過，祇少了一根撥火棒。」

海斯點點頭。「先生，我可以照辦。假使這屋子

裏有一根撥火棒，我總可以找着的。」

「很好。」他說完便繼續向外走去。

海斯忽附加道：「先生，說到犬的問題，那裏纔會告訴我，他很喜歡狗的。從前他在遷居以前，也會養過一隻。」

凡士也停止了問道：「他可會提起犬種？」

「他說過的。但這種犬種的名稱，我從來不會聽見過。」

麥根接嘴道：「那是一種杜白門品邱。」

凡士喃喃地說道：「唉，這是值得注意的。」

海斯問道：「還有別的事嗎？」

凡士一壁旋轉身子走出門口，一壁應道：「有的，警佐。請你在我們吃中飯的時候，把亞丘臥室門上的鐵門修理好了。我回來時願瞧見這鐵門已恢復原狀。」

警佐嘻了一嘻。「唉，你想到這問題嗎？好，我可以修理好的。」

## 第十二章 櫃中物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二時十五分。)

我們在那有興奮性的秋令空氣中，步行往西七十二街的一家小小的法國食舖。凡士認識那店的主人，便由他點菜。我們一邊喝着酒，一邊談着。凡士談到獵犬問題，後來更特別提起蘇格蘭的推列狗種。他告訴我們許多著名的狗的血統，像伊姆司、罷來、挨培丹，和其他種種的名稱。他又指出這些不同狗種的特性。他又說起英國和美國的蘇格蘭這種狗，並表示他所喜愛的狗種。

他說道：「一個人假使要注意到各方面比例的相稱，那當然應選擇一隻蘇格蘭狗。這真像一個人選擇一種美術品一樣。因為這裏面的基本原則是相同的。一隻狗便像一張圖畫和一件雕刻品一般，須注意三個要點：就是平衡、組織、和韻律。假使那狗的頭太長，和狗的身體太短；那就要損失平衡和比例的優點。但我們有許多養狗人，都不注意到狗的全部的和諧；因此，使這一種蘇格蘭狗喪失它固有的美。他們

彷彿把一種莊嚴尊貴的狗，養成一種丑角。因為這種蘇格蘭狗本有紳士的性格——它們是深沉、莊重、忍耐、寬容、和勇敢。它們從不作失望和抱怨的吠聲，卻有一種本能的淡泊、勇敢、和愉快的性格；憑着這種性格，應付任何環境。它們是寧靜而堅毅，對於它們自身的事情，能全神注意。它們是獨立不依賴的，卻又忠順而善於記憶。它們真像一個斯巴達的英雄，受痛苦而決不吠叫。假使它們的權利被侵害時，它們儘可和一隻猛獅或猛虎搏鬥。它們寧可掙扎而死，決不願屈服逃避。所以它是任何獵狗中最尊貴而最可愛的。你如果畜養這樣一隻蘇格蘭狗，那你就知道它的性格。假使你和它做朋友，它是溫柔親愛，和有保衛性的。……唉，麥根，現在有許多養狗人，正在把這種狗變成一種供人喜弄的小丑。他們損害這狗的美麗的比例，引長它的嘴臉，減短它的身體和尾巴，把它變成一種畸形的貓兒般的狎玩物！……」

凡士頓了一頓，喝了一口甜酒，又繼續發表他的議論。

「現在還有狗的大小的問題。有一般養狗人和批評家，新近有一種傾向，提倡那種高大的狗。但這種蘇格蘭狗決不應使它高大。因為這種蘇格蘭的「推列」的名義，本來就有『地下狗』的意思。他們本用做鑿到地下去偵獵狐狸，水獺，和其他穴居的動物。所以這種狗變大以後，反而成了一種阻力。我不知道一般人爲什麼會喜歡高大的推列。實則特立虛是一個蘇格蘭推列的專家。他是一個熟悉狗種的人，現時代沒有幾個人及得上他。他假定這種推列狗的重量，雌的應在十六磅和十八磅之間，雄的應在十八磅和二十磅之間。他這假定，的確是適當的。……」

凡士又飲了一口酒，向麥根現着微笑。

「我知道這些話要使你感到厭憎了。但你今天上半天，你的腦子工作得緊張了，不能不有一種鬆懈的調劑。那末，我和你談些狗的問題，豈不是給你一種催眠藥？……麥根，現在我說到了狗的題目，我應告訴你，高勃兒在圖書室門帘後面發現的那一隻受傷的蘇格蘭推列，的確是一種佳種。它雖然也像別的狗一

般，略有缺點，但這樣的狗，就是我所喜愛的。它是小而結實，並且非常平衡調和。它的重量又不超過十七磅。……唉，可憐的小狗！它即使恢復它的傷害，也不能受人欣賞了。因爲它的眼睛上面，當然要留一個疤痕。它真是不應受這種橫禍的。我希望它能幫助我們查獲那個兇手，給它自己復仇。」他立起身來，繼續說道：「我想打一個電話問問，它此刻怎樣。」他走出去了數分鐘，就回進來，神氣上比較愉快些。

「那醫士說，這狗並不像他起初所料的傷得那末厲害。它祇扭折些顛骨。他已給它縫了三針。現在它已在吃東西，並無熱度。他又給這狗打了一針鈣化物，所以除了它頭上的綳帶以外，明天已可以恢復原狀。」

他又喝了一口酒，繼續興奮地表示。

「這樣看來，明天我不能不忙些了。我須到美國狗會去，又須去訪問幾個蘇格蘭狗的批評家。」

麥根開始說道：「我卻不明白這裏面的關係點」

凡士堅持道：「但這裏面的確是有關係的。一隻

受傷的狗，在發生兇案的時候，忽在一家陌生的屋子裏發現，決不能算是偶然的巧合。所以我們可以合理地假定，這狗是被那兇手開進那屋子裏去的；或許是偶然的，或許是有作用的。無論那一種理由，都可以做一種確定的線索。那狗的主人——尤其是那狗主人的地址——可以給我們一種着手的線路。那狗在昨夜裏的行動，就可在什麼人到柯衣家去的問題上，指示些光明。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白烈朋和亞丘都不會聽見這狗。因為這兩個人都是不喜歡狗的。無論那一個人聽見了這狗，勢必要把它驅逐到屋子外面去的。」

「但這樣的歸納，引導我們往那方面去呢？」

「我也承認這一點不能引導我們怎樣深遠，但至少可以幫助我們。因着這狗昨夜裏在屋子裏的事，我們就可以指出幾種值得注意的可能性：第一，這狗並不比兇手先到屋中；因為亞丘如果見了它，一定要把它趕出來的——」

「但亞丘也許就是打傷它的人。」

「唉，我不贊成這個假定。假使亞丘會踢它或打它，他決不會把它放在圖書室門旁的帘幕後面。他一

定要把它丟到門外的石級下面來了。」

「但白烈朋呢？」

「唉！我此刻正要說到這一點了。假使打狗的是白烈朋，那末，這狗分明是先在這屋子裏面，或是它跟着白烈朋進屋子裏去的。假使這狗果真在屋子裏面，而打狗的也果真是白烈朋，那末，白烈朋自身的死，一定也就在這個時間。因為假使不然，他如果有機會，也像亞丘一般要把這傷狗丟到門外來的。這樣說，這狗倘使早在裏面，而且傷它的就是白烈朋，那末，便可料想那兇手並不是抱着什麼目的，把狗故意放在屋中。若說這狗跟着白烈朋進屋，我認為很不可能。他一定可以感覺到那狗從前門裏進去。那狗至多跟到了門前的小間為止，總不免要被白烈朋發覺。還有一點，狗決不會跟着一個陌生人，從人家的前門裏溜進去——」

麥根辯道：「但它明明是跟着什麼人進去的。否則，它一定是被什麼人故意放在屋中。」

凡士承認道：「這話很對。但這就是使我困惑的一點。這狗也許可以跟着任何人——甚至一個陌生人——進屋子裏去。不過須有一個條件：那人進去後把

門開着。但那兇手卻決不會把前門開着的。據我想來，他進門後勢必小心地將門關好。假使是白烈朋，那也一定不會讓門開着。無論是誰，若在進門後將前門立即關好，一定會發見那狗，將它趕出來。……從別方面看，這狗所受的劇烈的傷痕，可以證明它在屋中的一回事，並不是出於預謀的。實際上可見那個發現它的人，當時一定很驚異而恐懼。他一定想到他如果把狗趕出去，恐怕被人聽見；同時他又怕這狗，或許吠叫起來引動他人的注意。因此，他就想到殺死它。這樣，我們可以結論，那兇手叩擊這狗，是一種自衛舉動。第二種結論，就是這狗的在屋子裏的事，直到兇案發作以後方才發覺的。」

麥根說道：「你的推論很清楚。不過我還聽不出這一點對於我們有什麼助益。」

凡士和悅地說道：「唉，這的確是有助益的。這一點可以排除某種可能性；可以收縮那兇手的某種行動；又可以把這兩件兇案引到某一種特殊的解釋。」

「請你原諒我，我祇是一個平凡的律師。我委實不能瞭解你的奇怪的推論。」

凡士仍婉和地說道：「麥根，你再仔細想想。」

我以為若說那狗跟着什麼人從前門進去，卻沒有被人聽見，是不合理的。你須記得那屋子的前門，是雙扇門和一個小間。那兇手決不會在進去後讓前門開着。還有一點，假使這狗是被人故意開進去的，那末，它就決不會受傷而被丟在帘幕後面。因此，從種種情勢推想我相信這狗是從一扇開着的門裏進去的。那兇手既然不會讓前門開着，那末，他或者是從後門裏進去的。這一着又可連帶推想這兇案的性質。他可以從後面的商販們出進的側門裏進去，比較從前門石級上進去較少被人聽見的危險。並且他從後門進去，又可以使他所要加害的人，減少防範的能力。更進一步，他說不定會把商販們的側門，和屋子的後門完全開着，以便他逃出去時免去任何聲響。如果如此，那狗就容易跟着他從那開着的側門和後門裏進去。而不致被人聽見或聽見。至於這狗在圖書室外發見，地點上也合理。因為這狗大概穿過了廚房、客室而走進圖書室去。」

麥根緩緩地點着頭。「是的，你所說的一切，都合情理。那末，我們也不過得到一種空洞的假定，就是這兇手是從後門裏進去的。此外也不見得能使我們

更接近我們的目的物啊。」

凡士嘆息道：「你真是太消極了！你豈不知道這就是這一種意識——或者姑且說是猜想——對於證實那兇手，已接近了好多了嗎？」

「我以為任何人都能從後門裏進去的。」

「但須要某種條件。他必須知道那屋子的地位；必須熟悉這屋子裏的內部情形；又須能弄得到一個鑰匙。還有一點，他必須知道昨夜裏僕人們都不在屋中。」

凡士頓了一頓，似在尋思什麼，接着又擡起頭來。

「麥根，現在你可以明白，這小犬已將我們偵查的範圍收縮了好多。它已指給我們好幾種有價值的線索。我還有一種感想，它一定再能供給我們其他的線索。」

到了三點半鐘，我們又回到柯衣家裏。警佐正在奔來奔去，指揮發令。當我們進去的時候，高勃兒恰巧從二層樓下來，手中拿着一隻小器械箱。那偵探克陪在他的後面。

海斯在裘克面前站住了，問道：「完全裝好了

嗎？」

那探員驕傲地答道：「正是，警佐，那門上的門已修得和原來一樣。」

海斯旋轉來向凡士說道：「先生，我給你一種東西。」他領着我們走進圖書室，指着那隻中央的大桌子。「這就是撥火棒，棒上還有血呢。」

凡士走到桌子面前，把那棒細細觀察。他用大姆指和食指從這撥火棒上撥取了什麼，走到窗面前去。

「是的，這棒上有乾血，還有一根粗的灰色的毛。」他旋轉來點點頭。「麥根，這撥火棒就是擊傷那小狗的東西；並且亞丘柯衣也是無疑地被這撥火棒打過的。這棒的笨重的頭，和亞丘頭上的傷痕完全相合。」

他緊皺着眉毛，又瞧那先前發見血迹的花瓶。

「麥根，這撥火棒本來是在這室中的。這棒定是在那壁爐旁邊的架子上。那長椅又就放在壁爐面前。昨夜裏高勃兒出去的時候，亞丘柯衣又恰巧坐在這長椅上。有許多證據，都指示那可怖的兇案，發生在樓上；其實這兇案是在這室中表演的。」

海斯提議道：「先生，這撥火棒也許曾被拿到樓上去。」

凡士同意道：「唉，警佐，不錯。但那破碎的宋朝紫花瓶，是在這室中的桌子上，瓶上又染着血。還有另一隻裏面有血迹的雍正紫花瓶，也在這裏。還有那受傷的麻格爾小犬，又在這室的門外。這些又怎樣解釋呢？這些東西，勢不能完全拿到樓上去啊。……不，我覺得這裏每一種標記，都指示着這圖書室裏。」

麥根勉強地辯道：「但亞丘柯衣的屍體是在樓上發見的。他的衣服換了，電燈又亮着，那門又從裏面門住。」

海斯補充道：「對啊。他手中有一支手鎗，頭上又有一粒子彈。」

凡士點點頭，答道：「警佐，我完全知道的。這就是這冤案中的最可怕和最費解的一點。許多謀害的證據，都指示着這圖書室；但屍身卻又在別處發現；而且這兩者之間，又找不出一條顯明的線路。」

他聳聳肩，彷彿要把一種不愉快的思想，從腦室中拋除出來。一會兒，他又發問。

「警佐，你從什麼地方發現這撥火棒的？」

海斯把一隻眼睛向凡士眨了一眨。

「先生，這要問你了。今天早晨，你瞧過這東西，卻沒有瞧見。」

麥根搶着問道：「這話什麼意思？」

「主任，確實的。密司脫凡士會開那臥室中的中國櫃，向櫃裏瞧過一回。」

凡士挺直了身子，驚問道：「唉，警佐，怎麼樣呀？」

海斯答道：「先生，沒有什麼。不過我從那櫃裏發現了這鐵棒——」

「那隻放在東窗口下面的柚木櫃嗎？」

「那是臥室中唯一的櫃啊。密司脫凡士，對不對？」

「你從這櫃裏發見這撥火棒的嗎？」

「是啊，我就想這樣告訴你。」

他急忙問道：「警佐，自從我們出去進午膳以後，什麼人到過臥室中去？」

海斯鄭重地說道：「先生，沒有人。當你們出去以後，懷克每一分鐘都守着這臥室。那管家會幫助

窺覷修理門上的鐵門，但他就在門口，走進去不到三呎。此外，就祇有我一個人搜索這臥室。」

麥根走前一步，插口道：「凡士，你轉什麼念頭？警佐在樓上發見了撥火棒，怎麼使你這樣子困難？」

凡士吐出了一長條煙帶，眼睛直瞧着麥根。  
「老友，因為今天早晨，我瞧那櫃的時候，櫃裏面是空的！」

## 第十三章 有香味的唇膏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三時三十分。）

凡士的宣告，使我們都感覺到呆木而驚訝。這案子裏分明又產生了一種新而更有密切關係的事實。我承認盡我的能力，不能從這樣的問題上，推論出什麼結論。麥根第一個開口。

他帶着疑惑的聲浪，問道：「凡士，你確信如此嗎？也許你忽視了——」

凡士現出一種決絕的姿勢，答道：「唉，決不！這東西早晨的確不在櫃裏。什麼人在我視察以後，才放進櫃裏去的。」

「天啊！那末，什麼人放的呢？」

凡士現着嚴冷的微笑。「麥根，來，來。這人們自然還不能知道。這問題不是有些詭秘和失望嗎？」

但我敢說，這個人也就是把短劍插在亞丘所坐的安樂椅的墊子底下的人。」

「短劍嗎？」

「正是，正是。這短劍的疑問，至少已有了解答了。這解答就是這根撥火棒所指示的。短劍本不是亞丘臥室中的東西，而且情勢相反。因此，這短劍在臥室中發現，使我感到困惑不解。其實這撥火棒和短劍都是屬於這圖書室的。現在這兩種東西不在這裏，卻都在不應安置的樓上的臥室中。……這裏尚有一個漏洞——那就是什麼人的計劃上的偶然的失著。不是瘋狂嗎？是的，真是瘋狂！那人把某種東西從一個地點，移到另一種地點，也許以為這樣子可以擾亂人的

視線。其實這見解再蠢沒有。因為這種舉動，往往會把複雜的問題，反而彰顯出來。」

麥根咕着道：「我很喜歡你竟能在這詭祕的問題上聽出了彰顯之點，我卻越弄越模糊了。」

凡士把身子很安適地施展在桌子上說道：「我幸而還沒有被什麼奇突的事實迷亂我的眼光，我疑惑……」

那個抱着實際注意的警佐，這時忽然插口。

「假使有什麼當真把短劍和撥火棒放到樓上去，那末，什麼人有這機會呢？這一點就是我跟前要知道的。」

凡士懶洋洋地答道：「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當我們在樓下的時候，里德和葛拉雪都會在那臥室門前往來過。」

海斯尋思了一會。

「這話不錯，但你可還記得當密司蘭克第一次走進臥室裏去時，會奔到那安樂椅面前張臂圍抱亞丘的屍體嗎？伊儘可以乘我們向伊呆瞧的機會，把那短劍塞在墊子底下啊。」

「唉，正是，伊還可以乘我們在這圖書室中的時

候，從三層樓上下來。在我們不瞧伊的時候，把短劍藏在椅墊下面。」

海斯點點頭承認道：「是的，我也相信他們幾個人都有藏匿的機會，就是那個假恭敬的管家，也同樣有這藏匿的機會。」

「但你不要忽視了那中國人。當我們都在樓下的時候，高勃兒會差他拿密司蘭克的食盤。」

海斯急忙捉住了這個表示，大聲道：「唉，一定是這個人！」

麥根滴一個手勢，阻止他道：「警佐，且慢。」接着，他又旋轉來瞧凡士。「據你所說，假使這短劍和撥火棒，是在今天早晨從這圖書室拿到樓上亞丘的臥室中去藏匿的，那就有一種不可避免的結論：就是這案中的兇手，一定就是今天早晨曾在這屋子裏的幾個人中的一人。」

凡士緩緩兒搖着頭。「這也不一定如此。即使那撥火棒和短劍被人移送到樓上去，那並不能說移送的人，就是兇手本人。有什麼人或許要掩護另一個人，或是要滅除他本身的嫌疑，都可有這舉動。這舉動或許出於一個無辜人的恐怖心或仗義心。」

麥根抗辯道：「即使如此，這移送的舉動，也可以指出這屋中有某一個人，對於兇案的情由，所知道的一定比他所告訴我們的更多。」

「是的，但這裏有好幾個人都知道得很多，卻都不肯承認。……不，這一點並不能幫助我們。這舉動不是兇手幹的，卻是另一個人——這另一個人又是不知道一切事實的。」凡士立起身來，走到圖書室的盡端，又退回過來。「麥根，是的，那兇手太聰明了，決不會幹出這種無意識的舉動——就是將兇器藏在不應安置的地方。……那兇手本要使這兩種兇器在這圖書室中發現，因此，他才兩次想把那短劍藏匿——一次藏在那細薄的真定黛瓶裏，第二次又藏在那雍正定黛瓶裏。他又打算使那染血的撥火棒，從那壁爐邊被人發現。他要使這兩種兇器留在這圖書室中。因為昨夜高勃兒出去的時候，亞丘柯衣就坐在這圖書室中。他本計劃把這圖書室當做行兇地點，可是後來發生了什麼岔子，行兇室卻變更了。當時一定發生了什麼奇怪和可怖的事情。於是那頭上陷着鎗彈，手中執着手鎗的屍體，便不得不遷到樓上臥室中去。等到那兇手回來時，卻已來不及把這圖書室重新佈置

——  
麥根重複着問道：「回察嗎？來不及嗎？這話有什麼意思？」

「就是這話的意思啊。」凡士停了脚步，凝視着地方律師。「唉，他當真回來的——他不得不回來啊。白烈朋是在亞丘死後幾個鐘頭才被殺。至於他來不及把犯案的地點重行佈置，卻因着亞丘的房門已從裏面門住了。那犯案的場所既已變異，那兇手卻被那門門隔住，再沒法補救。他昨夜裏既然知道短劍和撥火棒不會在臥室中發見；因此，今天早晨將這兩種東西放到臥室中去的，也不是兇手本人。……」

這時候高勃兒在門口顯現，正要往伙食間裏去。他的面容很愁鬱，並且顯着抱歉的神氣。

凡士見他蹣跚不前的樣子，便作鼓勵聲道：「高勃兒，你把消息告訴我們吧。我相信你能發表一個故事。」

那管家應道：「先生，我來打擾你們，很抱歉。但我剛才想起了一件東西。我本來已想不到這個，但我因着——」

麥根搶口道：「什麼東西呀？」

「先生，就是這件小東西。」高勃兒一壁說，一壁拿出一枚小圓筒形的金屬的唇膏罐，放在桌上。「今天早晨，我在發見樓上的我的主人的屍體以前，從那廢紙窠裏瞧見了這個東西，當時我隨手丟掉。但在數分鐘前，我又想起了這件可怕的事情——」

凡士隨着那唇膏罐，插口道：「高勃兒，你從那廢紙窠中，有沒有發見別的東西？」

「先生，就是這個——此外還有一張晚報。」

「什麼晚報？」

「就是每天送來的那一張。昨天我出外以前，我把這張報給密司脫柯衣，放在這室中的桌上。」

凡士把唇膏罐拿起來，又把那罐蓋旋去。

他喃喃地說：「差不多已用完哩。這空罐並不是金質的，自然就隨手丟掉了。」他用手指在那紅色的唇膏上，蘸了一些，湊到鼻子上嗅嗅。「這是卡門牌子，專給一般黃色頭髮的婦女們用的。……這真值得注意。」

他又隨着高勃兒，問道：「這東西你在廢紙窠的什麼部分找着的——在晚報的上面，還是在晚報的下面？」

那人帶着些詭異的神氣，答道：「先生，在晚報的上面。那報紙已是圍毆了，放在窠底。密司脫柯衣讀完了報，常丟在窠裏的。除他以外，屋子裏沒有人讀晚報的。」

「這晚報在什麼時候送來的？」

「常在五點半鐘。」

凡士點點頭。「那末，你在什麼時候出去的？」

「先生，在五點半和六點之間，我不能說定。」

「但那時候，你確知密司脫亞丘柯衣沒有來客嗎？」

「？」

高勃兒又現着困憊的樣子。「先生，我確知如此。我已告訴你——」

「是的，是的，你已告訴我了。」凡士的垂着眼臉底下，卻在偷偷地瞧察那管家。他又說道：「但這裏似乎有一個女子來過。你可知道密司脫柯衣或許有什麼約會的人，那人又有做這唇膏的所有者的可能？」

那管家忽似因着某種理由有些驚詫。

「他親一個女子約會嗎？唉，先生，不會的。我確信密司脫柯衣不會有這樣的約會。他是一個最有節

制的人。」

凡士便吩咐他出去，說道：「高勃兒，够了。」那人出去以後，凡士向麥根說話。

「老友，高勃兒雖這樣的力保，我卻仍料想亞丘在昨天下午，曾招待過一個女客。那招待的時間，可以假定在傍晚六點和八點之間——這也許就是他被殺的時間。」

麥根遲疑了一下，忽歪着他的嘴唇。

「你這個結論豈不有些兒太草率嗎？這唇膏罐或許是亞丘自己丟在這裏的；或許密司蘭克遺留在這裏。……」

「好朋友——唉，我的好友！我確信密司蘭克是不用唇膏的。並且即使他用唇膏，也不會用這樣香味濃烈和顏色鮮紅的一種。」

海斯也有些耐不住了。

「我卻瞧不出這裏面有什麼出進。即使這老孩子昨天招待過一個女客，這事也不足以釋解昨夜發生的兇劇。」他把一支熄滅的雪茄塞在他自己嘴裏，又把一種攻擊的眼光瞧着凡士。「那樓上門着的房門，怎麼解釋呢？密司脫凡士，你先前叫我將那門上的鐵門

修理好了。你當然有什麼意思。對不對？」

凡士熄滅了他的紙煙，答道：「警佐，我的提議本是很空泛的。我以為除了偵探小說中的情節以外，人們當然不會在門住的室中被殺。我因着密司蘭克對我說的說話，使我想起我應當想些方法，解決這個奇突而不合邏輯的問題。」

麥根作簡語問道：「伊對你說的什麼話呀？」

「你豈不記得伊提起過白烈朋嗎？伊說起白烈朋很注意罪犯學；並說假使他要幹一件謀殺勾當，他有充分的聰明，足以掩飾他的痕迹。麥根，這句話很有意思啊。」

麥根作困惑狀道：「但我仍瞧不出這裏面的關係。須知白烈朋是被害人，卻不是兇手。」

「唉，我並不說他是犯罪的人。我想到密司蘭克的表示，也許有些相關的含意。」

麥根嘆咕着道：「你老是說這種模模糊糊的說話！假使可能，請說得明白些。」

凡士嘻了一嘻，答道：「我是憑着希望而生活的。如果有機會，我總不肯放棄。現在我打算再要和密司蘭克談一談。我要查一查白烈朋對於罪犯學的智

識，究竟到怎樣程度。」他向洛登門走去，又回頭道：「你可贊成我們的談話，在亞丘的臥室中舉行。」

麥根發出一種勉強的嘆息。我們便相偕上樓。海斯差高勃兒去請密司蘭克。數分鐘後，伊便傲慢地而又嚴冷地進來。

伊帶着一半譏笑的語氣，問道：「你們還沒有查明那個可鄙的懦夫嗎？多麼可憐啊！」

凡士移過一隻椅子給伊，不理會伊的譏諷的語調。

他莊容說道：「密司蘭克，我們要問你，你說你的舅舅白烈朋『熟悉罪犯學』，這話究竟有什麼意思？」

伊表示出寬懷的語氣，說道：「這個嗎？他時常注意到罪案的問題，真像注意到其他遊藝一般。無論什麼疑難的問題，他總歡喜絞他的腦汁。假使他有時間和耐心，他可以成功一個優越的棋國手。」

凡士着意地問道：「他研究罪犯學，採取什麼方式？」

「祇不過看書罷了。據我所知，他從不曾實踐過

罪犯的技能。他的用意本是很純正的，不過有時卻也有些迷戀不捨。」

凡士仍用一種平穩的語聲，繼續問道：「他讀些什麼書？」

伊答道：「他讀些罪犯的案子，法院的記錄，和偵探小說等一類東西。他的臥室中有好幾百卷這樣的書。你們為什麼不去瞧瞧？這些書就可以告訴他所嗜好的東西了。」

凡士鞠了個躬，答道：「我現在準備接受你的提議。但你自己可也注意到白烈朋舅舅的書齋嗎？」

「唉，是的。這屋子裏除了他的書外，沒有別的可與味的書。我當然不願讀圖書室中的那些乾燥無味的關於瓷器的書。」

「那末，你也是『熟悉罪犯學』的嗎？」  
伊向凡士湊了一眼，發出一種強笑。

「你不妨這樣說。」

凡士故意做出一種調笑的神氣。「唉，那末，你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我們希望知道這房門怎樣會在裏面門住。因為亞丘的頭顱中既然藏了一粒鎗彈，當然不能再將門門住。」

伊又補充道：「他的肺部還受過短劍的刺傷哩。但他也許在鎗彈進他的頭顱以前，自己將門門住。」

「鎗彈進他頭顱的時候，他早已死了。」凡士的語聲忽而嚴重起來，又就神隱着那女子。

伊作輕聲問道：「你不會聽得過屍體抽筋的事嗎？我常常聽得已死的人，因着手中執着手鎗，經過了數小時的間隔，因肌肉的抽縮而竟會開鎗。」

凡士點點頭，並不改變他的神氣或視線。

「不錯，在薩辣格地方，曾有過這樣一件奇案。有一個人自殺了幾個鐘頭以後，有一個警署的偵探去檢驗時，那死人的手指忽然牽動，竟開鎗打傷了那個偵探。最近在配雪范尼州，又有一件同樣的案子。但我覺得眼前這件案子，卻不能一概而論。你須知亞丘是有人在背心上刺死的；並且他捏手鎗的姿勢，也不能指示他自己能把子彈射到他頭顱裏去。」

伊對於凡士反駁伊的建議，竟出乎意外地立即接受。

「你的見解也許不錯。也許有別的人門了這門。這倒是一個難解釋的疑問。對不對？」

凡士仍凝視着伊，問道：「你當真不能幫助我們

嗎？」

伊瞧着凡士，露出一種含輕視意味的微笑。

「你在恭維我了。我對於那些普通的門門方法，當然也知道的。譬如用一根線縛在一隻釘上，插在那鑰匙的柄孔裏，線的另一端卻從門底下引出。那就是一個老法子（金絲雀案中的湯尼師斷而會利用過這變相的方法）。但這扇門的底下，卻並無絲毫空隙；並且好幾年來，這門上並無鑰匙。還有一種轉動「旋門」的老法子，祇需一枚夾髮針和一根線。把夾髮針夾在旋門上，然後將線從鎖孔中或門底下引出來，一個孩子也能將線一拉，把那旋門門上。可是這門上並無旋門。此外還有一種用蠟燭從外面門門的方法，或用冰代替蠟燭。但這兩種方法限於一種墜門，才可適用。把蠟燭或冰擦住了那墜門，等蠟燭燒融或冰融，或冰溶化以後，那門便自然會墜落而門住。但這裏又都不適用。因為這是一種橫門，必須把門梗插進了門孔，然後把門梗的鉗子拉下來再住。」

伊忽而現着深思狀態。伊的神色立即變異。接着，伊把一種疑問的眼光，瞧着凡士。

伊鄭重地說道：「我在這扇門上已想過了好幾個

顛頭，卻終解釋不出。白烈朋舅舅，密司脫里德和我三個人，常談論着這種罪犯們應用的技術。我們也會發明過幾種看似不可能的問題。但怎樣從外面闖住這一扇門，我們竟也想不出來。」

凡士忽用一種謹慎的動作，把他的紙煙從他嘴裏拿下來。

「你可是說你和白烈朋密司脫里德等，曾實地討論過怎樣從外面闖住這扇門嗎？」

伊坦然地答道：「正是，我們會討論過好幾次。但我們的結論，是闖這門的勾當是辦不到的。」

凡士遲疑了一下。這時我有一種奇怪的寒凜，刺透我的背脊，彷彿覺得我們的面前，正圍繞着什麼陰謀的空氣。

凡士又冷冷地問道：「那末，當你們討論的時候，可有旁的人聽得？」

「除了亞丘舅舅以外，沒有別人。他是時常譏笑我們的計劃和討論的。」伊的語聲又恢復了伊先前的冷淡。

凡士繼續問道：「深怎麼樣？」

「那廚子嗎？唉，我想他也會聽得我們的閒談。」

我想我們有時也在進晚餐時，談論這種罪徒們的設計。」

凡士立起身來，說道：「現在這個使你們困惑的問題已解決了。很可惜！……」他向着室門走去，又把門拉開了。「密司蘭克，謝謝你。我們除了必要以外，決不再來討厭你。我想請你在室中就擱一回，到晚餐時為止。你總不反對吧？」

「我想我即使反對，事實上也不會有益處的。」伊顯明地帶着怨恨的神氣，向門口走去。接着，伊又略略旋轉雙頭，瞧着凡士，問道：「我在這個等候的時間，可能到白烈朋舅舅室中去拿一本書瞧瞧？」伊的眼睛合成了狹縫，伊的嘴唇也向外弩着。

凡士的凝靜的眼光，並不變動，謙和地說道：「我很抱歉，不能應允這樣的事。但等一回你需要什麼書，我可以送上來。現在我還有些小小的勾當。」那女子立即扭轉身子，一言不發地走出去了。凡士靜悄悄等着，直到他聽得了伊的臥室的關門聲音，方才旋轉身子，回進臥室中來。

他自言自語道：「伊真是一個了不得的女子。我很奇怪伊竟會告訴我們，伊會和白烈朋討論過從外面

問住這扇房門的事。麥根，這一番談話有内幕呢。這女子一定有某種見解。試想伊爲什麼這樣子給我們出力？伊還建議過因屍體抽動而開棺的話。……奇怪啊！」

麥根忽發出批評語道：「假使你需要我的坦白的意見，那末，我敢說伊所知道或所懷疑的，一定比伊所說出來的更多。伊分明要迷亂我們的視線。」

## 第十四章 凡士的實驗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四時。）

白烈朋柯衣的臥室在屋子西面的前部。我們一走進去，瞧見那是一間狹長的臥室，和亞丘的臥室大小相似。室中有一扇靠街的小窗，陳設卻很簡單。靠壁都排滿了橡木的大櫥，顯得非常擁擠。在北面牆壁的窗邊，有一組簡單的書架，一直高到上面的承塵。那些堆疊的書，據我估量，約有三四百本，排列得都很整齊。

凡士走到窗口，把窗簾拉起。他移過一把椅子，放到書架面前，接着，他踏到了椅子上，開始一排排

凡士低頭尋思了好一會，方才答道：「是的，這是可能的。但從別方面——」

麥根困惑地問道：「你還有什麼意見嗎？我們今後的步驟應當怎樣？」

凡士深深嘆了一口氣。「唉，這件事雖然很厭煩，但我不能不先將白烈朋的書瞧一瞧。」

麥根也同樣嘆了一口氣，隨即立起身來。

的觀察書名。我站在他的背後，也同樣地瞧那書脊上的書名。麥根和海斯坐在壁爐面前的一張長椅上，呆瞧着凡士，露出無聊的神氣。

白烈朋柯衣所搜羅的關於罪犯學的書，在小範圍中也算完全。他有奧白姆的發務百科全書，英國的奇案錄，漢使格洛司的檢驗官應用科學，寶實司的名案解剖，法國匹坦佛的著名奇案的判決錄，米序的名案紀綱；此外還有許多德國作家的作品：傑藍麥的紀次的犯罪學百科全書，和奧國菲里特利屯的犯罪的程序

和奧森透叢書。除此以外，還有幾種偵查罪犯和罪犯方法的書。但關於罪犯心理和罪犯醫學方面的書，卻是很少。

我聽了這些書名，便有一種印象。假使白烈朋要幹什麼兇案，他一定是偏重實際而輕視理論的。那書架下面的三排，都是屬於偵探小說。這些作家，從蒲列和埃倫坡起直到柯南道爾和奧斯汀福禮門為止。

月士在那些書上很迅速而又謹慎地瀏覽着。這些書的大部分，他自己的書室中也同樣有的。他不但熟悉書的名目，還熟悉它們的裝釘的外觀。他對於那些偵探小說似並不怎樣注意。他究竟要找尋些什麼，我們都不知道。但我們知道他的心中一定有某種確定的目的。我們從他的說話上推測他的搜尋的目的，大概和亞丘臥室的那扇門着的門有關。

他在那些書脊上費了十五分點光景，便坐下來慢慢地燒着一支他的雷琪紙煙。

他彷彿自言自語地說道：「這雷琪當在這裏的。除非被什麼人拿去了。」

他懶洋洋地站起來，重新踏到椅子上去，又開始燒在每一類書的本數。他聽到那一套紅面金字的奧森

透叢書，他忽點點頭，又從椅子上跨到地板上。

他報告道：「有一本書不見了。我很奇怪。……」他先在書架的上層仔細查驗，後來又彎着身子，從小說部分去找尋。

他聽到了書架的最下一層，忽伸手去拿出一本薄的紅面金字的書來。他先在這本誤放的書上瞧瞧，又瞧瞧剛才抽出來的空際的兩邊。

他驚訝說：「唉，這倒是有趣的。」他又伸手從空際的旁邊，抽出另一本小的紅面書來。他又高聲念道：「這是哀達茄薩拉斯的新扣針的線索。不過我們卻有兩枚扣針，和一枚長針。對不對？……麥根，這一點總是值得注意的。因為這一本不見的奧森透叢書，竟會和一本討論扣針的書放在一起，那總不是偶然的。」

麥根從口中拿下了他的雪茄，身體挺直，又把嚴重的臉色向着凡士。

他說道：「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你以為白烈朋因着這些關於罪犯學的書籍的助力，就利用了那扣針和線，從外面將亞丘的房門門住。」  
凡士點點頭，表示他的贊同。

「或許是白烈朋，或許是另一個人。這本書原是偏重於偵探技術的。」他把那本奧森透鑿書瞧裏面寫名的一頁。他又念道：「這是彭史丹的康辣特奇案……這書名還不能告訴我們什麼。我不知道這康辣特是誰，和他利用些什麼狡謀。假使你們肯等我一會，我想把這本康辣特奇案和華拉斯寫的一種，都瀏覽一過。」

麥根發同道：「好，警佐和我可以在樓下等你。我也要打幾個電話。」

我們三個人離開白烈朋的臥室，讓凡士一個人留在裏面。當我把房門拉上的時候，我見凡士拿着那兩本紅面的書，伸直了腿，靠在那隻長椅上。

一小時以後，他從樓梯上喚叫我們。我們便到亞匠的臥室中去會他。他手中仍拿着那兩本書。不過每一本書的書頁，都有分隔的記號。

我們坐下來後，他嚴重地報告道：「我想我已查明了這疑案的一部分的答案。不過這答案還須實驗一下。」他把那本小說翻了開來。「華拉斯在這本書裏，有一種聰明的設計。我費了不少功夫，便找着了這有關的一節。這書的情節，說到一個人死在一間

鎖着的室中；那門上的鑰匙，仍放在死人面前的小桌上。從情勢上看，這室門自然是從外面鎖的。現在我把解釋的一節，念給你們聽：「他不說別的說話，但從衣袋中拿出一卷堅韌的棉線。接着，他從背心袋中拿出一枚新的扣針。他很小心地把線縛在扣針的一端。那時太勃全神貫注地瞧着他。當雷達實地試驗的時候，嘴裏噙出一種小曲，彷彿他正在進行什麼平淡無奇的事情。接着，他把那扣針的尖，插在桌子的中央；又拉着那條縛在針尾上的線。他似乎很滿意了。他把那繞着的棉線抽放開來，直到那線接到門上的鑰匙上面。他把線穿過鑰匙的柄孔，引到房門外去；後來又將線頭帶回進室中去，另從氣窗中將線頭送出。於是他將門小心地關上。當門關上的時候，太勃聽得的答一聲，那鎖已鎖上了。太勃的心房彷彿停住了活動，瞧着了門發征。他瞧見雷達把那線的鬆弛部分緩緩抽緊；那鑰匙便脫離鎖孔。從門底下可以瞧見，這鑰匙在那傾斜的棉線上漸漸地瀉動。一會兒，這鑰匙已從那拉緊的線上，直瀉到桌子面上停住。雷達再用力把線拉緊，那扣針的尖便脫離桌面；這扣針的本身，也穿過了鑰匙柄孔，離開桌子。不一會，太勃

便瞧見這一枚發光的扣針，已從氣窗中拉出來了。

……」這就是薩拉斯從外面鎖門的技巧。」

麥根抗辯道：「但書中的環境，和這裏不同。房門上有開着的氣窗，房門下面又有空隙。這房門上都沒有啊。」

凡士答道：「是的，那當然是不相同的。但你須注意，這案子裏也有一根線和一枚彎曲的扣針；這裏面至少有一種相同點。……現在我們再瞧瞧康辣特的案中，有沒有相同的技術。」

他把另一本書翻了開來，繼續解釋：「康辣特是柏林地方的一個貨車司機人。他的妻子和五個孩子，都死在他們的地窖中。這地窖的門，非常厚重，門上並無鑰匙孔。這門卻從裏面門着。這案子當時被認做他的妻子先殺死了伊的五個兒女，然後再自殺。假使那刑庭的檢驗官霍而孟不會仔細察驗，那末，康辣特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和他的情婦結婚了。霍而孟不相信會有這樣的自殺的理論。他便研究康辣特怎樣能從外面開門。……這裏一節，就是解釋那陰謀的經過。假使你們能原諒我，我就把這一節德文，簡略地翻譯出來：「霍而孟深信康辣特夫人決不會忍心謀害伊的五

個兒女，然後又自己自殺。故而他決意把這地窖門的裏面和外面，做一番顯微鏡的功夫。但門上並無空洞或隙縫，門和門框之間，又非常緊密；即使一片舊紙，也不能從任何隙縫中通過。霍而孟用了一面強力的放大鏡，在門上一寸寸地察驗。他費了數小時的辛苦，終於得到了酬報。他在門裏面的鐵門的上面靠近門邊的部分，發現一個很小很小的洞。他重新開了門，從門的外面瞧。那裏面有洞的部分，外面卻並沒有可以貫通的洞口。霍而孟並不灰心，卻又發現了一小點漆，顏色似比別的部分新鮮些。不過這一點卻又是實質的。霍而孟同居的人借了一隻帽針，用火將針燒熱，隨即把針從裏面的小洞口刺進去。他略一用力，那燒熱的針便貫穿了這門，針尖便從門外面的新漆點上透露出來。當霍而孟把帽針抽出來時，有一根粗韌的馬鬃黏在針上；並且針尖上還瞧得出有薄薄的一層蠟衣。……於是康辣特從外面門的事便很顯明了。他先在門上鐵門的上部，鑽成一個小孔；又用一根馬鬃繞在門鈕頭上；又把馬鬃的兩端，從小洞裏透到門外。接着他把馬鬃抽動，將門門上；同時使那門鈕向上，以便馬鬃的繞圈可以鬆脫；然後把馬鬃從小

洞中抽出。但不幸有一根斷折，一部分就留住在小洞裏面。康特辣又用蠟把洞封沒，更用漆把這門外的蠟點掩飾。他差不多把他的行兇的事實都完全掩蓋了。後來，他的謀殺妻子兒女的罪成立，便被判絞首的死刑。」……」

海斯等到凡士讀完，跳起身來，說道：「這方法我倒還沒有聽見過。」他說完了，便忙着奔到門口，彎着腰在門上細瞧。

凡士微笑着說道：「警佐，這門的鐵門上面是沒有孔洞的。這因為用不着。這裏有鑰匙孔可以利用啊。」

海斯站直了身子，呆瞧着那房門。

他說道：「但這鑰匙孔的部位，恰在鐵門的中央；並且在鐵門的下面，距離八吋。假使用線縛住了鐵門，有人站在外面，從鑰匙孔中抽動，那也決不能將門門上。」

凡士點頭道：「警佐，你的見解不錯。這就是技術上的複雜點。那人設計門這扇門，又採用了幾種輔助的方法。你不要忘記，我們有兩根線和兩枚扣針啊。」

海斯仍呆瞧着室門，答道：「可是我還不明白。那兩本書中所利用的技術，都很容易明白。但那兩種方法，這裏都不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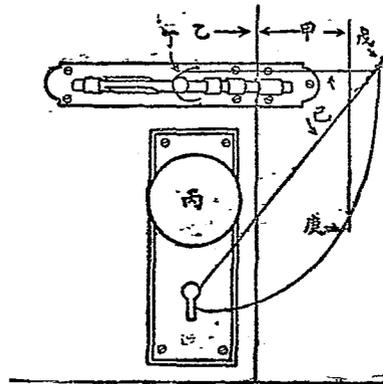


圖 三 第

庚 乙 丙 丁 戊 甲  
 孔的縛中針線鉤上門鑰鈎門門木  
 中線戊而從出鎖過鈕針邊針鈕的  
 出鎖針 孔戊的扣鐵

凡士建議道：「也許兩種方法併合起來，那就可以適用了。你姑且到這門框右面恰對鐵門的部分，仔細瞧瞧。你可能瞧見什麼嗎？」

海斯用着他的放大鏡和電筒，細細在門框邊上察驗。

一會兒，他咕着道：「我也瞧不出什麼。在那門箱和牆壁的隙縫間，似乎有一個小小的針孔。」

凡士立起來，說道：「警佐，這就是要點了。我想我要把腦子裏的計劃，實地試驗一下。」他走到門口去。麥根和我也跟在他的後面。

我們大家都聚精會神地瞧着他。第一步，他伸手到衣袋中去，摸出兩條線、兩隻彎曲的扣針和一枚縫紉針。這些東西就是他剛才從白烈朋柯衣的外衣袋中搜出來的。他利用了他的一把便用刀，把內中一隻彎曲的扣針弄直了，就將這扣針插在剛才海斯發見的門框邊牆上的小洞中。他又用便用刀的柄，在扣針的尾端敲了幾下，使這扣針插得更深固些。第二步，他把那根縛在扣針上的線的另一端，穿在縫紉針孔中；又將針從門上的鑰匙孔中穿過，把線引到外面甬道中。他又把縫紉針從線上脫下，讓線頭落在地板上。其次，他又把另一枚扣針弄得更彎曲些，鉤在那豎直的門鈕上；再將那線繞過那枚釘在牆壁上的扣針，又第二次用縫紉針，將這第二根線從鑰匙孔中引到外面甬道裏去。凡士佈置既畢，然後將門拉開到十八吋光景；同時又把那兩根從鑰匙孔中引出去的線，略略拉

進來些，使線略寬鬆，以便房門向裏面開時，不致影響他所佈置的機關。

他發出一種遏制着驚惶情緒的聲浪，說道：「現在我們瞧瞧，這機關是否有效。我到外面去牽動這兩根線。你們可留在裏面。」

他僕倒了身子，從那兩條線的下面鑽過，走到外面甬道裏去。接着，他輕輕把房門拉上。我們三個人都留在房中。我們的眼睛，都針住在那兩條線和兩枚扣針上面。

不一會，我們瞧見那條鉤在門鈕上的線，因着凡士在外面拉動，漸漸兒抽緊。這時那牆壁上的一枚扣針，彷彿做了一種軋輪。那線既已緊張，又成了一個三角；那三角的尖端，也就是牆壁上的這枚扣針。凡士在外面把線用力抽緊，那線端的彎曲的扣針，便鉤着門鈕，慢慢地移動。不多一會，這鐵門已移進了門框上的門窩裏去。於是這門便門住了！

第二步動作，我們又瞧見那另一根縛在壁孔中的扣針上的線，也漸漸抽緊。這線經過了好幾次的抽放，那壁孔中的扣針漸漸鬆動，終於從牆壁上脫落出來，落在地板上。更一剎那，這扣針漸漸兒吊起，就

從鑰匙孔中拉出去了。

那另一條線仍鈎住在門鈕上面，這時也從鎖孔中被拉成緊直，就成了一條直線；因為那鑰匙孔恰正在門鈕的下面。凡士再把那線輕輕一抽，那門鈕便旋動向下，陷進了鈕槽裏去；更一抽拉，那枚彎曲的扣針，便立刻從門鈕上脫落，隨即又從鑰匙孔中拉到外面甬道裏去了。

麥根海斯和我三個人被門住在房裏；瞧那門上的形狀，真像我們自己把門門住的。因為除了那牆壁鑿縫中的那個目力幾乎瞧不出的扣針洞外，委實沒有任何

何證據可以證明這門不是從裏面門的！

凡士的實驗，的確有一種吸引力量；同時又顯示出這方法的巧妙。從這一點上，使我們感到我們的對方，真是一個詭計多端的陰謀人物。

那警佐經過了短時間的錯愕，便拔去鐵門，重新開門。

凡士一壁走進臥室裏來，一壁問道：「行嗎？」「行的！」海斯咕了一聲，便把他的那枝咬嚼了好久的雪茄用火燒着。

## 第十五章 短劍的活動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五時三十分。)

麥根呆坐了幾分鐘，默默地出神。過了一回，他並不擡頭，向凡士說話。

「凡士，你說這一回從外面門門的勾當，可以解釋一部分的疑問，果然不錯。但我對於解決兩件謀殺案的問題，還不覺得有怎樣進步。因為白烈朋到底也是一個被害人啊。他爲什麼要把亞丘門住在這房間裏

呢？」

凡士也像麥根一般地困惑的樣子，皺着眉峯，答道：「對啊，我也想不到爲什麼緣故。這件事也許不是白烈朋幹的。那扣針和線，在他的外衣袋中搜出的事，不能怎樣重視。……可是——」

海斯忽插口道：「假使你們需要我的意見，我敢

說這事是那中國人幹的。中國人是善於弄乖巧的。你但瞧瞧那些中國人想出來的謎，便可想而知了。」

這時候忽聽得前門開關的聲音。麥克便從樓下甬道中呼叫啓佐。這天下午，有一個差出去調查密司蘭克和葛拉雪的行蹤的偵探，此刻已回來了。這人就是刑事部的愛牟利；以前在凡士所偵查的黑棋子案中，也曾參加過。他是奉命去調查葛拉雪的上衣的行蹤的。他的報告，簡短而扼要。

他說道：「我會到城市博物院去，會見過孟志洛博士。這葛拉雪在昨天四點過後到那邊。接着，他們兩個人一塊兒到東八十六街孟志洛博士的寓所裏去。葛拉雪在博士寓裏吃了夜飯，直到八點鐘出門，聲音他九點鐘在芒脫浮農有約會。他還向博士問明了到中央車站的方向，方才分手。」

愛牟利換出他的紀事簿來，翻開了繼續報告。

「接着我到克利司味鄉村俱樂部去，找一個管事的談話。他起先不肯多說，後來他屈服了，就去把那個侍者的頭目和管門的叫來。這兩個人似乎因着密司蘭克的緣故，都記得這意大利人。據他們的記憶所及，葛拉雪直到十一點光景方才到那邊。密司蘭克也

曾在舞場中預定着一隻桌子。但伊也等到葛拉雪到了以後方才到場。他們倆約在十二點半，才離開俱樂部。這些就是我所查得的。」

海斯向麥根扮一個鬼臉。

「這報告和他自己所說的故事已合符了。但我要知道的，他在昨夜八點和十一點之間，究竟在什麼地方。這疑問若不是我們用些手段，那就沒法調查。」

凡士微笑着道：「據他所說，那個時候他因着乘錯了車子，在火車上來來去去地忙着。」他說着又旋轉去瞧愛牟利。「我問你一句話。孟志洛博士除了說起葛拉雪會問過他在中央車站的方向以外，曾否還提起過關於葛拉雪的其他的話。」

愛牟利失望地搖着頭。「先生，沒有了。祇有一點，他說這意大利人在進晚餐的時候，曾被電話傳叫過。」

愛牟利走開以後，凡士立即打電話到孟志洛寓裏去。經過了數分鐘的談話，他把聽筒掛好，開始在室中踱來踱去。

他喃喃地說道：「葛拉雪所接到的電話是非常奇怪的。據孟志洛博士說，這電話使葛拉雪感到非常

靈驗。他沒有吃完他的晚餐，便急匆匆離去。那電話機就在餐室外面，孟志洛施因而聽得些葛拉雪的談話的尾聲。孟志洛施說，葛拉雪對於所接到的消息會竭力抗辯——竟認為非法舉動；並且暗示他一定要採取某種行動。……現在試想所謂「行動」，又有什麼意思呢？並且打電話給他的是什麼人？這人怎麼能使他震駭？什麼人知道他要到孟志洛施寓裏去進晚餐呢？……這個人一定不是密司蘭克。因為他如果恐嚇伊要採取某種行動，以後他決不會再到鄉村俱樂部去，和伊一塊兒跳舞。還有里德，也不會和他有什麼交涉。……也許是白烈朋。……或者是亞丘。……」

天色漸漸兒黑了。凡士把電燈開亮。接着，他坐了下來，深深地呼吸他的紙煙。

「亞丘——是的，也許是他。……警佐，請你把那意大利人叫來。」

海斯從室中走出去。凡士又對麥根說話。

「我想這定是關於盜器的問題。因為除了這問題以外，沒有事情會使葛拉雪這樣子驚惶。」

那意大利人被警佐引導進來。凡士便立即談到這個問題。

「密司脫葛拉雪，昨夜你在孟志洛施博士寓中進晚餐時，什麼人打電話給你？」

葛拉雪略略一發。接着，他把輕蔑的眼光瞧着凡士。

「這是我私人的事情。」

凡士嘆了一口氣。他用一種鄭重而遲緩的動作，伸手到衣袋中去，摸出那張亞丘柯衣將他的珍藏品出讓給葛拉雪的信。

當凡士將信展開了攤在膝頭上的時候，他凝視着葛拉雪。我這時也偷偷地觀察這意大利人，瞧見他的臉上有一種奇異的變態。他的眼睛張開，眼光定滯，臉上幾乎沒有血色。他凝止呼吸似地站着，彷彿霎時間受了催眠術一般。

凡士冷冷地問道：「密司脫葛拉雪，那個打電話給你的人，不就是密司脫亞丘柯衣嗎？」

葛拉雪不動，也不發話。

凡士繼續道：「或許密司脫亞丘柯衣反悔他把他所心愛的東西出賣給你的交易；或許他經過了一度的考慮，便定意毀約。……或許他想到他應把他的決定的意思立刻通知你，以便你不致再把這交易的事情和

孟洛施博士談起。」

葛拉雪依舊不動。但他給我們一種印象，凡士已猜着了。他昨夜所接到的電話的性質。

凡士依舊不改變他的語調，繼續說道：「密司脫葛拉雪，我可以想像到你當時所感受的刺激。那時候這交易本已成立，你又拿着密司脫柯衣的保證的債，因此，你當時委實用不着恐嚇他——」

忽然間這意大利人的蘊蓄的情感竟控制不住了。

他漲紅了臉，大聲說道：「我有充分的權力恐嚇他！我已和他交涉了一個星期，他不絕地擡高他的價值，我都應許接受了。直到昨天，我們的交易方才成立。他自己寫了一封恐證的信，我就發海電到意大利去報告我的勝利。後來他忽而毀約。他說他已改變主意，不願意出賣了。他在電話中侮辱我。他說我拐騙他。他激勵我幹出任何事情！他甚至說他定意宣誓聲明，我會用手鎗強迫他簽那封信上的字。……」葛拉雪舉起了他的兩個拳頭，顯出一種忿怒的狀態。他又咆哮着道：「我能做些什麼事呢？我會困着他的恫嚇我，也照樣恫嚇他。我告訴他，我將運用我能力所及的任何方法，使他遵守約言。我自信我的態度是不錯

的。」

凡士空洞地點着頭，答道：「唉，在這種情勢之下，你的態度當然不錯。但密司脫柯衣怎麼說呢？」

葛拉雪踏前一步，鬱着身子，說道：「他說什麼話嗎？他說他在我接收古瓶以前，他寧可把每一個古瓶都打成粉碎！」

凡士現出一種沒有歡意的微笑，說道：「因此，莫怪你瞧見了那定審瓶的碎片，不禁略有些着惱。

……密司脫葛拉雪，這瓶不是密司脫柯衣打碎的；卻是那個殺死他的人弄碎的。那是最不幸的。對不對？」

凡士懶洋洋地立起身來，把那封亞丘柯衣的信交還給葛拉雪。

「假使這封信可以給你某種安慰，那你就收回了吧。我想這封信我已用不着了。……此刻我們的談話够了。」

葛拉雪略略躊躇。他疑慮地向凡士端相了一下，隨即接受了信，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從室中走出去了。

麥根對於凡士和葛拉雪的談話，本來是全神貫注

地傾聽的。這時他一等葛拉雪的步驟聽不見後，便向凡士說話。

「這是一種尷尬的局勢。葛拉雪被柯衣所拒絕。他因那盜器的不能成交，自然感受到非常難堪。他爲維持他的信用，故而向柯衣恫嚇；後來他失蹤了三個鐘頭，他自己說是因着乘錯火車的緣故。但到了今天早晨，柯衣忽而死了，外表上顯着自殺的形迹。」

「對啊！」

海斯兇狠狠地補充道：「還有呢。柯衣是被一把短劍從背心上刺死的。這種意大利人，本是善於使用短劍的。」

凡士沒精打采地問道：「但他爲什麼又刺殺白烈朋呢？爲什麼又用手鎗？爲什麼又門着門？還有一點，爲什麼又有那隻神秘的小犬？……我們眼前有不少的疑團，卻都不能歸合？」

麥根說道：「今天早晨，你對於狗的問題太注重了。」

「是的，是的，我的確很重視這狗。」凡士忽而沉默了幾分鐘。他的眼睛凝視着東窗外面，似在欣賞那將黑的暮景。他又說道：「這裏沒有人喜歡狗的，

卻祇有一個里德。但若說他會拋棄他的愛犬，那又未免希奇。……」凡士的語聲低得幾乎不能分辨。他彷彿在自己付度。「一種杜白門品的狗身子較大，放在一間小房間裏自然不相宜。我又不相信里德是一個愛狗的人。他太不懂同情。……我想我要和他談談。」

他走到電話機旁。一分鐘後，他已和里德接談。他們的談話很簡短。但在談話的當兒，凡士在電話紙版上寫了幾筆。等到他把聽筒掛好的時候，麥根又開始說話。

「你爲什麼要注意到里德的從前喜歡的狗？」

凡士坦白地承認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有什麼較遠的關係。樓下發見了那隻神秘的小犬；這案中所以提起的另一隻狗，就是屬於里德的。我也承認這樣的關係是很空泛的。里德和狗，勢不能連接在一起。這樣的連接，真像樓下發現的那受傷的小狗一般地矛盾。我是最恨這樣的矛盾點的。」

麥根勉強控制着他的惱怒的感覺。

他問道：「那末，你在里德的狗的問題上，已查明些什麼？」

「並沒有特殊的要點。他說他畜養一隻杜白門種

的品邱狗，不過是數月以前的事。這狗他是在惠次同脫犬賽會中購買的。後來他從格林村遷到現在的寓所裏時，他就把那狗送給幾個朋友。」他在電話紙版上，指了一指。「他們的姓名在這裏——他們住在中央公園西面，我打算要去會會他們。麥根，你知道我對於杜白門種的品邱狗，本是非常注意的。這種狗都很美觀。這狗的原種，就是德國的警犬。但警犬的名字如果用在某一種狗上，那是錯誤的。因為差不多每一種犬，都可以做警犬的。在美國有一種錯誤的見解，以為德國的牧養狗，是唯一的警犬。這杜白門種的品邱，是介於牧養狗和品邱狗之間。這本是一種新種，但現在卻很流行。這狗除了外表的美觀以外，又很勇健、機警。當抗敵的時候，又猛鷲異常。這種狗是經過充分的訓練，可以比別的狗更聰明和更能保存它所有的智識；所以最適宜於擔任警務工作。……」

麥根立起身來，打了一個呵欠。

「多謝你。你的議論很玄博。但我卻不打算僱用一隻杜白門狗來解決這件眼前的案子。這一著也許使瑟佐嫉妬呢。」

海斯樂意地嘻了一嘻，應道：「主任，祇要能解

決這件案子，任何東西我都不反對。但我想密司脫凡士的心中，一定有些意見。」

凡士一壁向室門走去，一壁答道：「瑟佐，你太忒維我了。」

這時大家商定這案子的偵查暫時告一個段落。我們大家都很疲乏和昏亂，又沒有別的線索可以遵從。而且這案中的種種事實，都彼此衝突；從論理上推想，幾乎都是不可能的。凡士提議我們暫時停止，等到他查明了那受傷小狗的主人以後，再作進行。他對於這傷狗的特別重視，在我覺得有些兒過分。麥根分明也和我有同樣的見解。但因着眼前既無路可走，他祇能對於凡士的提議，抱着相當的希望。

我們到了樓下的甬道裏面，凡士又向麥根說話。「我以為此刻讓屋中的人彼此自由行動，決不妨事。不過明天他們必須會集在這裏問話。我可以保證你，沒有一個人會逃走的。」

我們在客室中舉行了一個小小的會議。這件事便決定了。高勃兒受命像平日一般進行他的職務；密司蘭克和葛拉雪也被通知可以自由行動。不過如果有問話的事情，他們須隨時到場。

凡士向海斯說道：「你仍須派一個人在亞丘柯衣的臥室中。此外，門外面也須派一個人，以便監視一切進出的人。」

我們走到前門口時，那刑事部的探員戈爾富恰巧進來報告。他是奉了警佐的命令去調查希而達蘭克的行蹤的，但不曾得到什麼。密司蘭克昨夜裏在箭頭旅舍和朋友們一塊兒進餐；後來伊單獨自坐汽車離去。伊到克利司味鄉村俱樂部去時，約在十一點光景。但戈爾富對於伊所說的，伊因汽車發生意外而遲到的話，卻無從證實。

凡士麥根和我大家走進了十月中的寒冷的空氣中。我們經歷了一天的恐怖工作，故而那公園中吹出來的一陣陣的涼風，倒很足以提振精神。一會兒，我們已進了地方律師的汽車，麥根又重新發問。

「凡士，你可是當真要去瞧那幾個里德贈狗的人嗎？」

「唉，那自然。這祇需要幾分鐘功夫。」

那受狗的人姓恩列脫，住在中央公園西面一宅新建公寓中的披屋裏。這披屋恰巧在蓄水池的對面。那屋子裏的管家告訴我們，密昔司恩列脫不在紐約；密

司脫恩列脫正陪着狗在公園中散步。那管家建議我們也許可以到蓄水池旁邊的圓徑上去找他。我們走進了八十五街的公園的門，倒退向西，通過了那條汽車的大道，又抄過草地，向那蓄水池進行。這時候公園中遊人不多，蓄水池旁邊更見稀少。我們靠着那條圓徑的入口，大家都在矮凳上坐下來。不多一會，從第五蔭路方面，走進一個身材高大手中用皮帶牽着一隻狗的人進來。

凡士說道：「這人定是恩列脫了，我們應迎上前去。」

恩列脫的身材雖很魁梧，倒很和氣可親。後來我知道他是一個經營進口糧食的商人。那時凡士自己向他報了姓名，又把麥根和我介紹給他。恩列脫不但和氣，而且又喜歡多說。凡士一提起里德的姓名以後，他便滔滔不絕地報告他和里德的長久的友誼。當他談話的時候，我乘機瞧他的狗。我並不熟悉犬種，但那狗的神氣，的確可愛。這狗瘦而有力，身上的毛色黑而帶紅，光澤異常。從它的外表上觀察，使人感到它一定是強健敏捷和聰明的。這樣的狗，可以做一個有保衛力的朋友，也可以做一個危險的仇敵。

恩列脫因着凡士的發問，答道：「唉，是的。里德在今年春天，把這羅濺肥給我。因着他不能把這狗放在小房間裏，故而送給我們。我們租了一宅披屋，以便有寬大的屋頂，讓它奔來奔去。但我每夜總牽它出來，讓它到公園裏來散放。這是有益於它的。狗若常處在磚瓦的地方，是要變性的。它需要和泥土接觸。它們的嗅覺，也需要隨時接近地面。它也像人類一樣。我每年總要旅行一次，到那曠野裏去蘇散一下，恢復我們的天性——」

凡士和悅地贊同道：「唉，很對。可是人們到了曠野裏以後，又要感覺到起居上的不便。對不對？」  
 凡士走到那杜白門種的狗的面前，彎着腰，嘴裏發出一種友誼的吁吁聲，又輕輕地呼叫狗的名字。他把手背緩緩伸到那狗的嘴罩面前，隨即伸手撫摸那狗的頭和頸項。但那狗並不接受。它向後退縮，發出一種驚恐的鳴鳴之聲，又彎曲着背，身體顫動。

恩列脫用手拍着狗頭，解釋道：「密司脫凡士，它這樣子並不是不喜歡你。它是怕羞，又不相信陌生人。唉，你不會聽見它起先初到我那裏的景狀。它藏匿在一隻長椅子底下，竟藏匿了兩天，不肯出來，也

不接受食物。我一天把它拖出來兩次，放在屋頂上。可是回進去後，它又藏匿在長椅底下了。……狗的思想很是奇怪的。我們夫婦倆都是喜歡狗的。現在這羅濺肥比從前好得多了。它已略有些兒信任心，有時它和我獨處的時候，便像一隻馴熟的狗一樣。」

凡士作鼓勵聲道：「它不久也許要習慣了。不過你須飼養得適宜。這真是一種美觀的佳種。它的潔淨的頭，長而弓形的頸項，矯健的身體，背部略略向後斜削，它的大小又恰巧合度，我想總在七十磅左右。……你可曾把它展覽過嗎？」

「唉，我會把它去比賽過一次，在康威爾。但它卻不願意，伏在地上兀自嗚咽。它也是怕羞啊。」

凡士作同情聲道：「唉，真是可惜的！」

我們和這位饒舌的恩列脫一路談着，直走到他的寓所門前方才分別。等到我們回進了地方律師的汽車，凡士忽發出一種憂愁的語聲。

「麥根，這隻狗有些奇怪。它為什麼這樣子膽小？它為什麼畏懼和不信任陌生人？杜白門種的狗，不是這樣子的。它們的本性機警而多智，又絕不恐懼，這種狗在守望狗中是最優良的。但這狗怎麼竟這

個樣子？……對了，它一定會遭遇過什麼事情，至今還記憶着某種經驗。……」

麥根用手指在車窗邊上彈着，顯得他的不耐。

「不錯，不錯。我想這是很可惜的。但中央公園中一頭膽怯怕羞的杜白門狗，和亞丘柯衣的兇案，又有什麼可能的關係呢？」

凡士溫和地答道：「我還沒有絲毫見解。但這案中祇有兩隻狗：一隻是這樣子膽怯，另一隻卻又受傷。」

麥根咕着道：「這裏面的關係未免太遙遠了。」  
凡士嘆了一口氣，答道：「我也承認的。但這兇案周圍的情景，也像這個樣子啊。」他灑着了一支紙煙，又瞧瞧他的錶。「這是晚膳時候了。寇利會應許我給我弄幾種可口的東西。我也可以特地給你開一瓶你所歡喜的三十多年陳的奚克姆。它可以吊你的胃口嗎？」

麥根向汽車夫吩咐了一聲，答道：「老友，你在提振我的精神了。我想第一步我先需飲兩杯你的美

酒。我委實很懊喪呢。」

「唉，我們暫且丟一丟開。在明天早晨以前，不會有什麼事情擾亂我們了。」

但凡士的料想錯誤了。這夜裏，這件柯衣案子，又展開了更可怖的一頁。

麥根和我們一塊兒進晚餐，直談到相近十一點鐘。所談的題目不一，從葛洛氏的圖畫起始，直到維勞新發見的人種遷移的理論為止。他在分別的時候，約定在下一天十點鐘和我們會集。

可是在清晨二點鐘時，凡士個人的電話忽然響動了。這聲音使我從睡夢中驚醒。過了好幾分鐘，我方才能够接話。那是麥根的聲音，要和凡士接談。我把那活動的電話器送到凡士的床上。他聽了一回，便把電話機放在地板上，打了一個呵欠，伸一伸腰，就把被頭揭開。

他一壁按鈴喚叫寇利，一壁向我說道：「范，讓了！葛拉雪也被短劍刺傷哩！」

## 第十六章 密室的窗

(十月十二日，星期五，上午三時。)

凡士和我趕到柯衣家時，麥根和警佐海斯早已到場。門前的石階上，有一個刑事部裏的偵探坐著。他向我們倆應了一應，立即旋轉頭去，似乎有些憎厭我們的樣子。他這種態度，當時我不明白，直到事後我方才瞭解。

高勃兒披着一件法蘭絨的長袍，足上跛着拖鞋，給我們開門。他的臉色灰白，渾身發抖，勉強引我們上樓。我們到了第二層樓，轉身退到屋子的前部，走進葛拉雪的臥室。室中的窗簾都已放下，電燈也都亮著。

海斯和麥根站在葛拉雪的床的一端，眼睛瞟着那床上躺著的身體。床的對面的一隻直背椅上，坐着一個四十多歲身材短小略禿頂的男子。這人現着一種幹練的神氣，像似一個醫士。

麥根向凡士說道：「這位是陸白遜博士。他是個外科醫士，診所就在這裏相近的七十一號。剛才高勃

兒請他進來的。」  
陸白遜醫士擡頭瞧瞧，又點點頭，便開始他熟練的檢驗工作。

葛拉雪仰面躺着，身上穿一件白綢的睡袍。他的臉色像死灰一般，一隻靠床邊的手，在被單上不時地牽動，彷彿受着一種拘攣的病。被單上有一堆血跡，約有十二吋圓徑，恰在他的左面的腰部。他的睡袍上也染着血跡。

葛拉雪的眼睛已經閉攏，但他的嘴唇略略牽動。他的睡袍的左袖，已被捲到肩上。他的左臂的肘骨附近，有一塊布裹着，布上也染着血跡，分明那傷口裏還在出血。

一會兒，那醫士立直了身子。他說道：「密司脫麥根，我想眼前祇能這樣子給他裹一裹。我打算立刻把載病人的汽車叫來。」

麥根點點頭。「謝謝你，醫士。」接着他又回頭

向凡士說道：「葛拉雪是刺傷在左臂上。據陸白遜博士說，這傷痕並不危險。」

凡士的眼睛仍凝視在葛拉雪臉上。他並不擡頭，向醫士發問。

「醫士，這傷究竟是怎樣性質？」

那醫士答道：「他被刺傷在兩頭筋的外部，又刺進那肘骨的凹穴。並且刺破了迴血管的靜脈管，因此流出了多量的血。但幸而還不會刺着迴血管的動脈管。」

凡士問道：「你想那致傷的兇器是什麼樣子的？」

那醫士遲遲着道：「這傷痕的形狀很奇怪。這不像是刀刺的，卻像是什麼粗壯的錐子。」

「可會是一種方角形尖鋒的短劍嗎？」

「是的，也許如此。但我必須把傷口洗淨以後，才能報告你。」

凡士點點頭。「你不必麻煩了。現在你可是打算把他送到醫院裏去嗎？」

醫生應道：「正是，我準備立即就送。我祇給他放了一塊紗布，用綳帶裹着。這是一種暫時的裹紮。到醫院裏以後，我準備給他洗洗乾淨，再給他把流血

的血管縛住。我想他明天就可以好了。」

「你可會給他服過藥嗎？」

「他的精神很怔忡不寧，我已給他服了些鎮靜藥片。今夜裏他大概能安睡，明天就可以回來了。他的手臂須用一根帶掛幾天。如果不發炎，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凡士的眼光仍舊停留在葛拉雪臉上。他問道：「醫士，他在被移送到醫院裏去以前，我可能和他談幾句話？」

那醫士又彎着腰，湊到葛拉雪的胸口，診診他的脈，又瞧瞧他的瞳子。

「唉，那可以的。」他說着向房門走去，又回頭道：「載病人的汽車，大概需要半個鐘頭才能開到。」他就走到甬道裏去。

我們聽得他問高勃兒道：「電話在那裏？」

陸白遜的步聲聽不見時，葛拉雪的眼睛張開來了。他仰着頭瞧我們，又把身子撐起，要想坐起些兒。凡士忙把枕頭墊在他的肩下，又將單被給他蓋好。葛拉雪向我們幾個人瞧了一周，彷彿出於他的意外。

他凝視着凡士說道：「謝謝上帝，你來了！唉，我想不到有這種事。可怕啊！我希望永遠不再聽見這屋子。」他的身子一靈，眼睛又閉了。一會兒，他繼續說道：「這是一種非法舉動！——一種不能言語形容的非法舉動！我以前曾聽得不少美國人不法行爲的故事。但這一回事，竟超出我的想像以外。」

凡士喃喃地說道：「雖然，你不會被刺死啊。」他在室中踱來踱去。霎時間他似乎已忘掉了床上的受傷人，忽注意到地板上和牆壁上的一切東西。他細細地瞧那房門，旋轉那門鈕；瞧那床腳邊的葛拉雪的皮鞋的排列狀態；開那儲衣小間的門，探頭瞧瞧裏面；走到東窗口揭開窗帘，又重新放下；開了一隻放衣裳的小篋的蓋，視察這衣裳的內容，接着，又把篋蓋蓋好；視察一切傢具的佈置。末後，他又忽把電燈熄滅，又重新開亮。

葛拉雪的眼臉一半閉着。但我瞧得出他的眼睛，跟隨着凡士的每一種動作。凡士把電燈重新開亮的時候，葛拉雪用一隻手臂撐起了些。

他問道：「你要搜尋什麼東西呀？你有什麼權力到這裏來？並且乘着我失去了行動的機會，任意亂

幹？假使美國的警察規律有這樣的特權，那末，你不妨告訴我什麼東西，我可以指給你瞧。」  
他的語聲中不但有譏諷的意味，而且還含着驚惶的伏流。

凡士在一隻床邊的椅子上坐下，摸出紙煙來，安閒而小心地燒着。

他反問道：「密司脫葛拉雪，難道在你們國中，在一間犯兇案——或意圖犯兇案——的室中，不許人瞧視的嗎？」

那床上的人反問道：「好，但你發見些什麼？」  
凡士答道：「並無值得驚惶的東西。我想還是你自己把經過的事情告訴我們。」

葛拉雪旋轉去瞧着麥根，說道：「我也沒有多少話可說。但我要公道，我要報復！」

麥根應道：「好，你可以滿意的。不過我們需要你的合作和助力。你現在可能把這件事說出來嗎？」

葛拉雪重新把頭靠着枕頭，答道：「那可以。昨夜我上床很早。因着一天的驚惶，我感到非常疲乏，故而在十一點以前，我就睡了。我真是疲乏得很——」

凡士插口問道：「你會把電燈熄滅了嗎？」

「那自然。我還把窗簾拉下。因為我怕街上的路燈，常照進來擾我的睡夢。……我被某種輕微的聲音所驚醒，卻說不出這是什麼聲音。那時我靜悄悄地躺著傾聽，但聽不出什麼。接着，我又重新入睡，忽而我又感到這房中有一個人站着。我不知道我怎樣會感覺的。室中沒有聲音，也沒有動作；我似乎除了五種官覺以外，還有第六種官覺。……」

凡士打了一個呵欠，建議道：「那也許是你的精神感應。」

葛拉雪同意道：「也許如此。那時我完全不動。但把我的眼睛在室中流轉。室中很黑，祇有一些兒微光，從那窗簾的隙縫處透進。但當我瞧那窗口的時候，我瞧見一個模糊的人影，在我面前經過。我立即本能地舉起我的左臂，橫在胸口，彷彿抵禦什麼危險的樣子。正在那時，我的左臂的肘骨部分，感受一種劇烈的刺痛；同時身上也是感受一種奇怪的壓迫。這感覺是否出於傷口的刺痛，或是由於神經上的受驚，我不知道。但我竟頓時失去了知覺，我也許暈過去。……」

「等到我的知覺恢復的時候，我感覺到我左面的身底下，有一種溫暖的黏濕；同時又覺得我手臂上的痛楚，也比前更厲害了。」

葛拉雪把懇求似的眼光瞧着麥根；接着，他的眼光移到海斯臉上；末後，又瞧到凡士。麥根和海斯二人靠床站着，斂神傾聽。但凡士卻舒服地坐在椅上，吸着紙煙，彷彿葛拉雪的說話對於他並無興味。但我卻知道他這種狀態，恰足以反證他在傾聽葛拉雪的啟示。

凡士問道：「你以後又怎麼辦呢？」

葛拉雪深深地呼吸了一下，眼睛又閉攏了。

他忽說道：「我呼喊了好幾次。等了一回，卻沒有人答應。我因勉強爬起來，摸到房門邊，把電燈機鈕旋開——」

凡士又插嘴道：「你起身時從床的那一面走下來的？」

葛拉雪答道：「就是從你們此刻坐着的一邊。我等到把電燈機鈕開亮以後，便開了房門——」

凡士的眉毛又掀了起來。「唉，那房門關着嗎？」  
「不，並不完全關上。房門上並沒有下門。……」

接着，我向甬道中呼叫，那樓上的管家方才答應。我就坐在床邊上，等到他來。」

「可還有別的人答應你嗎？」

「沒有。那管家立即到樓下甬道裏去打電話。我還聽得他請醫生的聲音。」

麥根接嘴道：「他又同樣地打電話給我，因此，我們才趕到這裏來。」

葛拉雪慷慨地說道：「唉，我是很感激的！」

凡士緩緩兒立起來，走到兩扇東窗之間的一口美觀的櫥前。他用手指在櫥上鑲嵌的花紋上撫摸着，並不旋轉頭去，自顧自地發問。

「密司脫葛拉雪，請問那衣篋中的那塊染血的浴巾，又怎樣解釋呢？」

葛拉雪抬起目光，現出一種驚動的神氣。這神氣在以前我並沒有見過。

他解釋道：「在這一隻床邊的小几上，本放着那塊浴巾。你們須知道我並沒有個人的浴室。故而那管家常把我的浴巾放在我的臥室中。先前當我起床以後，就利用這塊浴巾，裹住我的手臂——」

「唉，原來如此。」凡士離開了那櫥，向房門走

去。「因着如此，地板上才沒有血迹可尋。」

凡士又察驗那門上的鎖。

他又問道：「密司脫葛拉雪，昨夜你在禱告了上床以前，怎麼沒有鎖你的房門？」

葛拉雪發出一種輕蔑的語聲，答道：「這門上的鎖早已壞了。」

高勃兒這時走到了門口，應道：「先生，這是實在的。我的確對不住密司脫葛拉雪。我早應得將門修理好，卻不幸忘記了。」

凡士揮揮手，叫那管家出去。「高勃兒，那不妨事。你解釋得非常詳盡。」

在這時候街上有一種喇叭聲音。凡士走到前窗口向外瞧瞧。

他回頭報告道：「醫院裏的汽車來了。密司脫葛拉雪，我們希望你能够安靜地睡一回。等我們明日會面的時候，但願你完全痊愈。」

陸白遜醫士和高勃兒一塊兒在門口顯現。

他問道：「你們和病人的問話已完畢了沒有？假使完了，我要給他穿幾件衣服，帶他走了。」

凡士點點頭，答道：「醫士，謝謝你。願你有圓

滿的結果。……麥根，現在的時候雖不適用腦力，但我們姑且到樓下圖書室去考查一下再說。……」

等到陸白遜醫士陪着葛拉雪離去以後，凡士把圖書室的門關好，走到那隻中央的大桌子面前。

「麥根老友，這東西真在這裏。」他說時指着他面前的二把中國短劍。他臉上露着一種微笑。

這短劍放在那桌子上面。它的地位，和上一天下午我們所安放的地位，差不多完全相同。不過這時候短劍上染着不會乾透的血，明明告訴人這東西就是刺傷葛拉雪的左臂的兇器。

麥根皺着眉毛，問道：「但那人既然要謀害葛拉雪，為什麼再把這短劍拿到圖書室裏來？」

凡士答道：「這也許是和那個刺死亞丘和白烈的人所以把短劍放在這室中的瓷瓶中；有同一的理由。」

「我卻不明白。」

「我也同樣不明白。但這個刺客的舉動，至少有某種關合點。」

麥根問道：「你可是以為這個刺殺葛拉雪的人，也就是刺柯衣弟兄的人嗎？」

凡士嘆氣道：「你為什麼急於下論斷呢？我們必須把許多別的事情證實以後，才能得到一種合理的結論。」

「你可能舉一個例？」

凡士在一隻大椅子上安閒地坐下，吸了一口紙煙，方才答話。

「我必須先向這屋子內外的人們調查一下。他們對於今夜裏發生的事情知道些什麼。此外還有幾點必須研究：就是葛拉雪呼救的聲音，在高勃兒聽得以前，怎麼沒有露露三層樓上的密司蘭克？還有你們派在前門看守的那個探員，曾否聽見過什麼人在這屋子裏進出？還有那個狡猾的密司脫梁，當這事情發生的時候，在什麼地方和幹些什麼？還有那個看守亞丘刺衣臥室的探員，有沒有什麼報告？」

海斯在我們走進柯衣屋子以後，始終抱着靜默態度。這時他站起來聳一聳肩，開始發話。

「好，密司脫凡士，你的種種問句，我們立刻都可以答覆。」

他堅決地走到前門口去。但他沒有把前門拉開，又旋轉來向圖書室說話。

「你這些問句我自己也要尋求答覆。我剛才已問過守在前門口的探員，他回答沒有人出進。但此刻我不妨再問問他。」

他拉開前門，呼道：「瑟立文，進來！」

那個我們先前在石階上應見的神氣悽喪的偵探，便懷着鬼胎似地走進前門，到圖書室裏來。

海斯咆哮道：「有一個人被刺了！你告訴我前門沒有人出進。但這件事非常嚴重，你如果有一個腦子，快仔細些想一想，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們。」

那瑟立文探員顯着驚駭和羞愧的神氣。

他堅持着道：「警佐，我已告訴你，從今夜七點鐘起始，我坐在前面的石階上，不但沒有人進出，連螻蛄都沒有一隻。」

警佐帶着譏諷的語氣，說道：「也許你睡着了，做了一個夢。」

瑟立文有些惱怒的樣子，答道：「我睡着嗎？警佐，你須知道兩條街上車輛不絕，那喧鬧的聲音，足夠驚醒一個死人哩！」

凡士緩和地說道：「警佐，够了。我想瑟立文的話是實在的。我覺得今夜裏的確沒有人從前門進

來。」

瑟立文便被打發出去，重新到前門石階上去守視。海斯也走到甬道裏去。

他聲明道：「我去瞧瞧那個柯衣臥室中的麥克。」

我們聽得他上樓的聲音，兩級一步；接着又聽得推開亞丘臥室的門。不多一會，他已牽着那探員麥克進來。

他吩咐道：「你告訴密司脫麥根和密司脫凡士，你在這半夜幹些什麼。」

麥克坦白地承認道：「我有些疲倦，故而把一隻椅子靠在門上，便打盹了。警佐，這一著可是有處分的嗎？」

海斯凝遲了一下答道：「我想不能怪你。你昨天忙了一天，我又不曾吩咐你必須醒着。不過有一個人被刺了，恰在你所看守的臥室外甬道的盡端。這人曾經呼救，你卻竟完全不知道什麼。」警佐搖搖頭，表示出一種厭憎的樣子。「好了，你同上去吧。不知你能否醒一會兒！」

麥克走出去以後，海斯抱歉似地解釋。

「密司脫凡士，這是我的過失。你不能怪他。」

凡士安慰他道：「我知道麥克不一定能幫助我們。現在我們把高勃兒叫來談談。」

那管家被傳喚進來。他的神氣上現出一種恐怖，臉上去非常可憐。

凡士問道：「我有一句話問你。密司脫葛拉雪從二層樓上呼救的聲音，你在四層樓既然能聽得，但密司蘭克的臥室在三層樓上，恰位置在密司脫葛拉雪和你的臥室之間，伊怎麼反而完全沒有聽得？」

高勃兒嚥了兩口唾沫，抱了雙臂，把身子靠在門上。

他說道：「先生，這理由是很簡單的。密司蘭克的臥室是在屋子的後部。在伊的臥室和通甬道的室門之間，還隔着一間憩坐室。我雖住在第四層樓，房門卻是開着的，以便前門的門鈴響動，或是有人喚叫，我可以聽得。」

高勃兒被打發退出去以後，凡士嘆了一口氣，又將他的紙煙熄滅了。

「是的，這兩點都解釋得不錯。麥根，我們當真還不能有怎樣進步。」他繞着一支新鮮的紙煙，又站起來。「我想要去瞧瞧屋子後部的情形。你可願意和

我一塊兒去嗎？」

海斯點點頭，說道：「密司脫凡士，你可是以為那個行刺意大利人的人，會到屋子後部去的嗎？」

凡士向着那扇通餐室的門走去，一壁答道：「警佐，我以為此刻下任何結論，都是虛費時間。」

他先走進餐室裏去，把電燈開亮。我們跟着他向廚房走去。當他把管家的伙食間門推開的時候，我很詫異地瞧見有一種長方形的光線，從通廚房的門口裏照到伙食間裏。

凡士突然停步，自言自語地說道：「我很奇怪！……不，不，高勃兒決不致到這屋子後部來的。他此刻正在恐怖狀態中呢。」

他走進伙食間去，把那另一扇通廚房的活絡短門推開。

那廚房中的那張白松的大桌面前，廚子亞止還坐着。他穿得很齊整。額角上戴着一個綠色眼罩，掩避那照在桌子中央的燈光。桌面上放着一堆書和好幾張零碎的紙。當我們進去的時候，他立起身來把他的眼罩除下。他並不覺得我們在這個時候見他，有什麼詫異。他帶着微笑，向我們鞠一個躬。

凡士和悅地招呼道：「密司脫梁，晚安，你工作得太晏了啊。」

「我的工作，壓積太多了。今夜裏有許多事必須料理。我的給大刀會的每月的報告已過期了，……；我不想不見得妨礙這屋子裏的任何入吧？」

凡士問道：「你可是終夜在這廚房裏工作嗎？」他說着，走到通陽臺的門口，把門鈕旋了一旋，門卻鎖着。

那廚子答道：「從八點鐘開始，直做到此刻。此刻你們可有什麼吩咐嗎？」

凡士退到後面，坐在一隻高檯上，答道：「沒有什麼。但你可覺得今夜裏這屋子裏有沒有異常的情形？」

那人帶着些詫異的樣子，答道：「恰正相反。今天驚惶了整天，夜裏卻非常安靜。」

「安靜嗎？奇怪了。密司脫梁，當你在這裏從事筆墨工作的時候，密司脫葛拉雪忽被人行刺。」

那人的臉上並沒有變異。他答道：「這是最不幸的。」

凡士有些着惱的樣子。「正是，正是。但你在

今夜裏，可會偶然聽見或聽見什麼人從後門裏進來嗎？」

梁仍漠漠地搖搖頭，答道：「沒有。據我所知，沒有一個人從後門進來。也許那前門——」

凡士聳聳肩，插口道：「謝謝你的建議。前門是有人看守的。」

梁的眼睛在室中繞了一個圈子，忽停住在凡士的頭的上部。

他作驚異聲道：「唉，這真是奇怪了！……也許那密室裏的窗——」

凡士忽從高檯上走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密司脫梁，密室的窗嗎？」

那人答道：「這是應當想到的。那窗口從街上和從屋子裏都瞧不見的。窗下面又有一條水泥的通道。假使有人從窗口裏出進，也不會留什麼足印。」

凡士低聲道：「密司脫梁，我們很感激你。我要去瞧瞧這窗。……對不起，你繼續工作吧。」

於是凡士導引着重新穿過餐室，回到圖書室中。海斯咕着道：「現在怎麼樣呢？你從這中國人嘴裏探出了不少說話了啊。」

凡士答道：「警佐，密司脫梁好意指出了密室裏的窗，你爲什麼不去瞧一瞧？」

海斯疑遲了一回，隨即急速地穿過甬道，到客室裏去。我們聽得他從客室裏推開了密室的門，重濁地走進去。數分鐘後，他又回進圖書室來。

他報告道：「這窗口的情形的確奇怪。那中國人的說話也許是不錯的。那密室的窗當真有一扇開着，

## 第十七章 六個裁判員

(十月十二日，星期五，上午九時。)

這天早晨，凡士起身很早。我在九點鐘起身，卻很詫異地瞧見他已穿好了上街的衣服，正要出去。

他向我說道：「范，我在半點鐘內就回來的。」他說完了就走，並無別的說明。

十五分鐘以後，麥根來了。他坐定以後，隔了十分鐘光景，凡士也回進來。他的手臂間抱着那隻薩格蘭的小雌狗，狗頭上用紗布裹着，紗布外面黏着橡皮膏。但這狗的神氣似很康健和機警。

凡士向地方律師招呼道：「麥根，早啊。我真想

放在窗口的一隻沙發，也擺成了斜角形。」他發着微地瞧着麥根。「主任，或者當真有人從窗口裏進出。但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凡士接口道：「我的好朋友，我們回家去睡便了。這時候不是上流人起身的時候。這裏又沒有什麼事可以幹了。」

不到你來得這樣子早。我剛才到鮑萊米醫士那裏去，瞧瞧這薩格蘭推列的傷勢怎樣。這就是它。」

他把那小犬放下來，按鈴喚叫寇利。他的僕人來了以後，他吩咐拿些麵包和熱牛乳來。

他又解釋道：「弄些早餐給這位小姐。我想它今天要擔任一些旅行工作呢。」

麥根懷疑地瞧着他，問道：「你可是仍舊相信你從這狗身上找尋那個我們所要偵查的人嗎？」

凡士嚴重地應道：「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了。這

案子委實太複雜了，裏面有不少矛盾點。我深信像你這樣的檢察律師，儘可以把這案子的處分，加在三四個人中間的任何一人身上。但我在查明這小犬的來歷和主人以前，還不能滿意。」

麥根皺着眉峯，說道：「那末，你又怎樣進行調查呢？」

凡士一壁把麵包撕成了碎屑丟在牛奶盆裏，一壁細細地瞧那小狗。他用手撫摸着它的背脊，又瞧它的牙齒，又伸出他的拳頭，放在它的胸口；末後，他又用手拉起了它的一條前腿。

他說道：「麥根，我已告訴你，這小離狗是完全合乎展覽的條件的。它曾被一個專家修整過。並且我也相信它也會參加過最近的展覽會。它是一隻展覽的狗。它身上毛片的修剪，分明是出於專家的手。這不是出賣玩好物品舖子裏的狗。因為狗主人若不是有意參加展覽，決不會去請教專門家修剪毛片的。從它的狀態上觀察。我猜想在最近一月的賽會中，這狗定會參加過。因此，我們可以調查在已往的一月中，紐約市上舉行過那幾種狗展覽會，那原是輕而易舉的事。」

麥根問道：「但這狗怎曉得不是以前展覽過的

呢？」

凡士解釋道：「因為它的毛片恰在適當的狀態；再隔幾時，未免要太長了。假使在一個月以前，它的毛片未免太短。……但這些專門說話，我們用不着多談。」他走進圖書室去，拿着一疊名狗記錄的紙片出來。他坐在安樂椅上，把那紙片放在膝上，一張張檢查。不一會，他的手指已指到那正式狗展覽的日曆。

他自言自語道：「現在我們可以瞧瞧上月裏在紐約舉行的狗賽會：第一次，雲來克司展覽——范，你可能給我記下來嗎？第二次，康威爾展覽會，和德克西社展覽會；隔了一個星期，又有考姆鄧展覽會，接着，還有威施白藍和恩格爾胡等等。……這幾次展覽，日期都很近，都有可能。並且假使這狗會參加這些展覽會的任何一次，它大概是屬於小狗部分或新狗部分的。」

麥根仍帶着懷疑的聲調，問道：「這一點你又怎樣知道呢？」

凡士剖解道：「那也並不怎樣困難。我敢說這狗的年齡，大約一年光景，或者還多一兩個月——」

麥根作詫異聲道：「你可是說你祇要瞧一瞧，就

能知道那狗的年齡嗎？」

「是的，至少可以知道相近的年齡。你祇要瞧瞧狗的牙齒，就可以知道。狗的短時牙和永久牙，都在某種年齡內產生的。譬如狗的第三隻白齒，總在那狗的六個月和九個月之間出現的。這狗的白齒都已完全了；因此，我知道它至少有九個月和十個月的年齡。但這還不算準確的測驗方法。狗的年齡，大部分是看它的門牙，和牙齒尖的磨蝕狀態而定的。狗的門牙是三片組成的：一片居中，兩片夾在左右。在第一年的時候，這門牙的三片的齒尖，都不會有磨蝕狀態。但到了第二年時，那門牙的中片的尖，會漸漸磨蝕，和左右兩片相平。因此狗的下顎的居中的門牙，便不會再有銳角形了。……現在我們如果假定這小狗常有一種尋常的食物，並不多嚼骨頭，也不和石塊接觸；那末，我們從它的牙齒的狀態推論，它大概是一年的年齡——或許在開始進第二年了。」

麥根現着厭煩的神氣，說道：「好，你現在就從這一點說下去吧。」

凡士繼續道：「凡屬年齡在十二月以上的狗，在展覽時可以參加小狗部分。假使一隻狗從不會參加展

覽，也不會得到一條藍絲帶，那祇能參加新狗部分。這狗的年齡還幼稚，不見得會贏得什麼藍絲帶。因此，我猜想它在展覽時大概參加在小狗或新狗部分。……這問題並不怎樣重要，不過把我的偵查範圍略略收縮些罷了。」

麥根卻仍不表示贊同。他喃喃地說：「這真像向黑暗中打靶。」

凡士同意道：「你的話也有相當的理由。但此外還有一種比較簡單的方法，可以偵查那狗的主人。我想先從這條路進行。」

凡士立起來瞧着這裏着綳帶的狗。這狗卻在吃麵包和牛奶。

他又說道：「麥根，我越瞧這狗，越相信在本市祇有五個修剪的人，能給這狗修剪得這樣美觀。一個修剪蘇格蘭排列狗的人，必需有相當的智識，和長時間的經驗，才能把狗毛修剪得像這狗的樣子。濼帶的司會修剪出這個成績；還有溫勃萊、梅乃白、鮑克、和泊多，也有這樣的手段。」

凡士繞着那狗兜了幾個圈子，細細地觀察它。他又道：「溫勃萊住在鮑司登，因距離較遠的關

係，我們可把他除外。梅乃白在長島方面的一個私人的狗棚裏服務。我想他也不會擔任這個工作。還有鮑克和泊多，雖然都比較有可能性，但他們距離紐約也不很近。」

他鬆下來用手撫摸狗的頭和頸項，又把它的脊骨上的毛拉了一拉；接着，他又直立了。

「唉，潑掃的司！定是這個人。這狗的頸項和脊骨上的線紋，祇有老手才能修剪得出。本國中卻又沒有比潑掃的司更高明的剪手。並且他住的地方和紐約距離最近。……我想我先要去找他。假使他曾經修剪過狗，他也許能告訴我們關於這狗主人的消息。」

這天早晨麥根離去以後，我們倆便乘着汽車到密司脫凡士的白萊狗棚裏去。密司脫潑掃的司是一個中年的蘇格蘭人，鬚鬚很稠密，藍色的眼睛，也閃閃有光。當我們從汽車上跳下來時，他從一個最大的狗棚中走出來。他先向凡士手臂間抱着的小狗瞟了一眼。他和凡士向來認識，見面後他便先招呼。

「密司脫凡士，好啊。你的這一隻小雌狗很好。」

凡士熱誠地問道：「那末，你認識伊嗎？」

「是啊。」

「你會給伊修剪過嗎？」

「是啊。」

「修剪的時期有多少時候了？」

「我不能說得準確。但一定是在九月一日以後。」

「這狗是誰的呢？」

「這倒不能說。有一個女子和一個男子，在一天下午乘着汽車來瞧我，問我能否給這狗立刻修剪。我回答可以，就立刻給它修剪。」

凡士有些失望了。

他又問道：「他們可有沒有別的話？」

「那男子說他要帶這雌狗參加展覽。」

「唉，那末，自從那時以後，你會否在什麼展覽會中，瞧見過這狗？」

潑掃的司深思似地搖着頭。「這秋天中我曾參加過大部分的展覽，卻沒有瞧見。」

「那末，這個把這狗請你修剪的男子是一個什麼樣人？你可能描寫他的狀態嗎？」

「他是一個身材魁梧的人，大約五十歲，不多說話。」

「那末，那女子呢？」

「伊年紀還輕，很容易認識。」

「一個黃頭髮的嗎？」

「是啊。」

「也許是他的女兒吧？」

那蘇格蘭人的眼睛裏狡猾地閃了一閃。他作簡語道：

「這個我難說了。」

凡士在白萊狗欄裏勾留了半個鐘頭，談論着狗的問題，等到回來的時候，精神似乎更興奮些。

他說道：「范，無論如何，我們此刻進行，已可有勝利的保證。假使澄崙的司會問過這狗主人的姓名地址，那末，一切又多麼簡便啊。」

我們回到了他的寓所以後，他打電話到美國狗會去，調查在最近六次展覽會中的關於蘇格蘭推列狗的評判員的姓名。這六次展覽本是凡士所選定的。他認為在這六次會中這小犬最有參加的可能。

那六位裁判員就是：寇姆施，司密史，米茄琪，麥克朋，斯汀密茨，赫脫卿。

凡士把那六個評判員的姓名寫了下來，又應了一遍。

「我看我們定能把這些評判員找着的。密司脫蘇脫卿和密司脫司密史，大概在他們的辦公室裏。密司脫寇姆施這個時期大概在紐約的。密司脫米茄琪總是在他的畫室裏的。我想密司脫麥克朋是在華爾街的某處。還有密司脫斯汀密茨，在紐約也一定有一個辦公所的。……我們姑且查一查再說。」

他又利用他的電話，足足忙了半個鐘頭。隨即他立起身來，把那小犬抱在胸口。

「范，來，我們要開始出巡哩。」

數分鐘後，我們已進了凡士的汽車，向着那金融區域進行。

我們等了一回，密司脫赫脫卿方才從交易所中回到他的辦公室來。他的確是對於狗有特別興趣的，先把那小犬細細應了一瞧。但他不記得會在他所主持的展覽會中品評過這狗。他說這狗有顯著的特點，他一定能够記得。可惜他却不能幫助我們。

因着這天是假期，密司脫麥克朋並不在他的辦公所中。後來我們在一個俱樂部中找着了密司脫司密史。不過他也不能幫助我們。他確信這狗不會在他的展覽會中參加過。因此，我們便到由寧場去訪密司脫

「米茄其。」

密司脫米茄其正在他的畫室中畫一張十二隻名狗的大油畫。但我們又不幸失望。因為他也不能證明這狗會在他所評判的展覽會中隱見過。

米茄其向凡士解釋道：「我幾乎認得出那天會中每一隻獲得絲帶的狗。但這一隻的確不在裏面。否則，伊在小狗或新狗部中，一定可以得到藍絲帶的。」

事情漸漸兒有些失望。當我們乘車到密昔司寇姆施的雕刻所去時，凡士的神氣並不怎樣起勁。

寇姆施夫婦很客氣地招待我們。但實際上仍沒有結果。因為據密昔司寇姆施說，這小犬伊也不會評判過。我們在那裏耽擱了一回，參觀伊的雕刻的狗型。接着，我們回到凡士的寓所，進過時的午膳。

這天下午四點過後，我們到了鈕求賽的麥克朋的代哈特狗棚。密司脫麥克朋那時正做美國蘇格蘭推列狗會的副會長。他正忙着處理許多事情。他因着凡士的請求，表示出一種熱誠的招待。他把凡士帶得去的小犬聽了一回，卻也同樣不認識它。

他撫摸着小狗的頭，說道：「這狗是無疑地有與

痕囊血統的。」

麥克朋是一個養推列狗的前輩。假使他評判過的狗，決不會不能當場辨識。所以他把搖頭的動作對付凡士的問句時，不能不使凡士感到又遭受了一次失敗。

凡士查明了斯汀密茨在紐約的辦公所。但他先打一個電話問問，才知道這天他不在紐約，祇能到他的別墅裏去訪他。

密司脫斯汀密茨的別墅在奧林堡，距離代哈特狗棚祇有數英里路。因此，我們便向那別墅進行。太陽已漸漸兒從鈕求賽小山頂上下去，一陣涼風，從西南方面吹來。

凡士現着悵喪態度，說道：「還差不多是我們的最後機會了。假使再查不出，這狗也許是在南方或蘇英倫展覽過的。不過它此刻又怎麼會在紐約呢？」

凡士有些失望了。這時我覺得他對於這小推列狗，當真抱着無限的希望——希望它能幫助他解決這件不可思議的奇案。可是在這長夜漫漫的時間，忽有一線光明，從黑暗中透射出來。這光線就是這一位最後的評判員斯汀密茨。他供給了凡士所希求的消息。

我們到他的別墅的時候，斯汀密茨正在他的狗棚裏餵狗。凡士將那受傷的小犬給他瞧，問他會否評判過這犬。斯汀密茨向這狗瞧了一回，又把牠抱在手裏；末後將牠放在狗棚中的桌子上。

他視察了一回，緩緩地說道：「是的，我不但會評判過它，而且還把它擡舉起來。那是三星期前，在恩格爾胡舉行的。它在小犬部中獲的優勝。並且假使它在展覽時的姿態更優美些，我不但在新狗部中列它在第二名，還想讓牠贏得第一。因為它的確很優美。如果飼養得法，一定可以佔優勝的。據我記得，那個帶狗到展覽會去的少年女子，似很少或絕無經驗。伊不能指揮這狗。我會設法襄助，卻沒有結果。故而我把第一名的藍帶，給了另一隻狗。從解剖方面看，那優勝的狗，還不及這狗的優美。不過這狗在嘴裏也有一種小缺點。」

斯汀密茨掀開了那小犬的嘴唇，露出它的牙齒。「你瞧，這一隻上部的門牙，位置有些兒不正。但這不能算是嚴重的缺點。有許多獲錦標的狗，牙齒還遠不及這狗哩。」

凡士謝了一聲，問道：「你可偶然知道這狗叫什麼名字？或它的主人是誰？」

斯汀密茨搖搖頭，道：「不知道。我從前不會見過伊。伊大概是新加入的。我不會瞧過賽會的目標單。你知道這是評判員應守的道德。」（原來評判員在比賽以前，不應檢查目錄，或用其他方法查悉犬名和犬主人，這一點已成了一種不成文法。但在比賽以後，查悉卻是不禁的。）

凡士從斯汀密茨那邊出來的時候，精神上興奮得多。當我們從那暮色沉沉中回寓的時候，他起勁地向我說話。

「明天我們可以知道這犬的主人了。」

我們一到紐約，凡士就打電話到麥根寓裏去。他查得這天鬼案上並無發展。在這天上午十一點鐘，葛拉雪已回到柯衣家中；可見上夜裏的刺傷，並不怎樣厲害。他本來要住到旅館裏去，但麥根勸他仍留在柯衣家裏，等到這案子有些眉目，再行運動。葛拉雪也勉強允許了。

里德整天留在寓中。他曾兩次打電話給麥根，表示他如果用得着他，他願意盡力襄助。

希而達蘭克在上午十點鐘時出門，身上穿着運動

裝束。海斯曾問伊往那裏去，伊冷淡地回答，伊要在鄉村間去駛一回汽車。

替佐海斯大半天都留在柯衣家裏監視。但他大部的任務，祇接應了幾次電話，和應付了那些討厭的報館訪員。那密室的窗上，曾請指紋專家檢驗過，卻並無結果。此外替佐又憑着例有的手續，從事進行調查，卻也沒有任何效果。

這天晚上，我們答應了麥根的請邀，到史安佛遜俱樂部去進晚餐。在進餐的時候，麥根悽喪地訴苦。

「這案子真困住我了！我實在找不到出路。即使我們查着了那犯案的人，那人自己如果不肯說，我們也沒法證明這案子經過的情形。……關於行刺葛拉雪的事，不獨不能幫助我們，卻反把我們拖進了深井裏去。此刻竟毫無把握。一切尋常的偵查路徑，都已堵塞了。天啊！這裏面有不少人都能幹這事；並且都有充分的動機，儘可以再幹幾件血案。」

凡士嘆息道：「可惜，可惜！我的心也爲着你要憂傷。不過終有解釋可能的。這案子像一種複雜的謎，又像是一組看似沒有意義的字。但我們一旦得到了那謎底的祕鑰，那末，就可以豁然貫通了。這個祕鑰，

也許就是那麻格爾小狗。我抱着無量希望呢。」他吃了幾口生菜，又繼續說道：「現在請你把今夜裏柯衣家裏佈置的情形告訴我。」

麥根淡淡地答道：「那也沒有多大報告。海斯已支配了一切尋常的手續，回家去了。他留着兩個探員在那裏：一個在街上，一個在後門口。葛拉雪整天留在他的臥室中。海斯最後的報告，說這意大利人已經睡了。他門上的鎖已經修理好，故而他也許可以安全地過夜。密司蘭克在替佐將要離開的時候已回家來。……不過伊對於葛拉雪被刺的消息很覺重視——」

凡士突然擡起頭來。「唉，這個值得注意的。」麥根繼續道：「那中國人並不會離開屋子。他告訴海斯，他願意留在屋中，直到那犯罪人伏法爲止。」

凡士嘆息道：「我但願他不致期待得過於長久。但假使梁和我們在一起，那卻很好。我覺得他不久將有助於我們。……麥根老友，你在一天中又在幹些什麼事呢？檢查牛乳嗎？或是會見那些紳士們？或是和那些上流市民開些會議？」

麥根承認道：「當真是這些事。但你現在有什麼

提議？」

「凡士仰靠着他的椅子。「麥根，今天我沒有任何提議。但是明天——」

## 第十八章 犬的線索

(十月十三日，星期六，上午九時。)

在第二天早晨九點鐘，凡士到第四陸路二二一號美國狗會的辦公處去，向那謙和的書記辣愛史聲明他要調查的事情。辣愛史很樂意地表示願意給凡士盡力。

他說道：「那恩格爾胡展覽會的正式目錄可以供給你所需要的事實。」

他領我們走進一間廣室，又給我們介紹那展覽部的主任密昔司康泊。這廣室有四呎多長，西面的一邊全部都裝着窗；兩面壁上都排列着鋼質的編號櫥。近窗部分，有一口裝玻璃門的大書櫥，櫥裏放着一堆堆的紅皮面的展覽目錄。大概在已往半世紀中的展覽會的紀錄，都保存在裏面。闊旁邊有一隻無遮蓋的大書架，架上放着許多評判員的紀錄，和一切參加展覽的

麥根搶口道：「唉，你竟這樣的有希望。」

凡士抗辯道：「我的好麥根，你須知道我並不是憑空地幻想啊。」

狗的單子。在這些無遮蓋的書架附近，就是那一排編號櫥，內中藏着無數編號的紙片，紀錄着每一種狗的狗種和得勝的成績。有十幾個靜默而幹練的女子，在這室中工作。他們在填寫紙片，編列紀錄，和校對每一次展覽會中的種種文件。牆壁上都還掛着許多各種血統的名狗的照片。

密昔司康泊聽了辣愛史所說的凡士的來意，便查胡恩格爾胡展覽會的目錄，正在一個女職員的謄寫中。伊翻到了密格爾排列狗的部分，便用手指在一行的姓名上檢查。那狗主人叫做麥列海琴登；那狗的名字，叫做密司曼克搭。還記着狗的產生日期，是上年十一月二十日。此外還有這狗的父母和母狗的名字，都記得非常詳細。凡士把這些事實抄錄下來，又，

仔細查問了一遍，方才辭別。

我們回到法院屋第四層樓地方律師辦公所時，麥根正在和海斯會談。那地方律師的書記斯芝荷，把我們引進了麥根的私人辦公室去。

凡士坐了下來，摸出他的紙煙盒。「麥根，事實上有了進步了。我剛才從美國狗會裏來，發現了一些最值得注意的消息。那受傷的蘇格蘭小犬，是屬於麥列海琴登的。」

麥根說：「這個海琴登又是什麼樣人呢？你怎麼重視這樣的消息？」

凡士懶洋洋地燒着他的紙煙。「我會經過見過海琴登的。他是克利司味鄉村俱樂部的會員。他在浮農山有一宅很大的別墅。他在那裏過着一種鄉村紳士的暇豫生活——」

海斯把身子向前俯着，插口道：「這克利司味鄉村俱樂部就在浮農山。在星期三夜裏，密司蘭克和葛拉雲會到過那邊去跳舞的。」

凡士把身子很舒適地躺在椅上，又深深吸了一口雷琪紙煙。「醫佐，這還不算哩。海琴登還認識亞丘柯衣。好幾年前，海琴登從一個姑母承襲了大案中國

古畫，內中有好幾張畫，亞丘柯衣出了異乎尋常的廉價，向海琴登買下。海琴登是一個公子哥兒，不知道古畫的價值。他把畫出賣給柯衣以後，才從一個商販嘴裏，知道了這些畫的真價。因此，在紐約的一件蘇格蘭古畫的集團中，時常有人談論到柯衣對於海琴登，未免有一種詐欺的行爲。據我所知，海琴登曾向柯衣交涉過，但沒有效果。故而他們兩人中間，至今還存着一種惡感。海琴登在上次大戰時，當過一個校官。他原是一個性情躁急的人。」

麥根用手指在桌子上彈着，問道：「那末，這事實有什麼貢獻呢？你可是料想海琴登從浮農山帶了他的狗到紐約來？並且他謀死柯衣嗎？」

凡士略略現出惱怒的樣子。「好上帝！不，我並沒有表示什麼意見。此刻祇報告我發見的事實罷了。不過我也承認我查出了那小犬和海琴登，又和亞丘柯衣之間的關係，那確是我認為滿意的。」

麥根噙着道：「據我看來，這件事祇在這案子上增加了一種新的糾紛罷了。」

凡士嘆息道：「你不要這樣消極。這件事至少可以供給我們思想上的資料。」

「我的腦子卻已工作過度哩！」麥根悻悻地立起身來，走到窗口，遙望那監獄的屋頂。他又問道：「現在你打算怎樣進行呢？」

凡士也立起身來。「我準備往鄉間去散一散。我立即要往浮農山去，拜訪那位海琴登少校，和他談談密司曼克搭的事。……你可要聽聽我的訪問的結果嗎？」

麥根從窗口回過來，重新坐在他的椅上。

他憂鬱地說道：「今天下午我將完全留在這裏。」在十月間乾爽的空氣中，我們乘着汽車到浮農山去，覺得非常適意。我們並不費力，就找着了海琴登的別墅；而且又很微倖，聽見那少校坐在他屋子面前的陽臺上。

海琴登是一個圓渾而中等身材的人，皮色紅潤，頭髮卻已有一部分禿頂了。他的灰色的小眼睛裏，似乎有一種耽於酒色的神氣，似不稱於他的鄉居生活。但同時他也有一種愉快可親的精神。

他熱誠地歡迎凡士，又請我們坐下來喝一杯酒。他謙和地說道：「先生，你真是難得光臨的，我非常歡喜。但願你時常來玩。」

## 第十八章 大的線索

凡士在一隻小玻璃桌子旁邊坐下。「那我真是勝榮幸了。不過今天我到這裏來，要和你談一件小小的事。我很注意你的那隻參加過恩格爾胡展覽的小狗，密司曼克搭。……」

海琴登一聽得這狗的名字，忽而咳嗽，把他的椅子差的一聲向後倒。瞧那正屋開着的窗口，……時候，他的聲調和……

他立起身來，……他立起身來，……  
「唉，是的，是……我難得參加狗展覽的。……  
凡士，我要請你瞧瞧我的薔薇花。……他下了石級，向着右側裏一個小小的薔薇花園走去。

凡士的眉毛掀了一掀，有些詫異，跟在主人的背後。直到我們走到屋子裏聽不見談話聲的角落，那少校才把一隻手拍在凡士的肩上，開誠地說話。

「好先生！我但願我的妻子不會聽得你的問句。伊在上午時總逗留在客室裏，此刻窗又開着。」他又皺着眉毛，顯得很擔憂的樣子。「先生，是的，假使伊聽得了，一定要非常懊喪。先生，我並不是不客氣——唉，剛才你委實使我吃驚！這真是一個尷尬的問

「聽。」他又把頭湊近些凡士。「你從什麼地方聽得我的那隻小雌狗？你可是會參加恩格爾胡展覽會了嗎？並且你爲什麼注意它呢？」他又旋轉去向陽臺方面瞧瞧。「天啊！我但願你的問句，沒有接觸我妻子的耳朵！」

凡士把疑問的眼光瞧着他，和緩地說道：「來，來，少校。這不致於如此嚴重的。我不會參與恩格爾胡展覽會，以前也不會聽見過密司克塔；直到前天方才見它。我告訴你，你的小雌狗此刻還在我的紐約的寓所中。」

海琴登顯着非常吃驚的樣子。「哎喲！在你的寓所裏嗎？它怎麼會到你那邊去呢？我真莫名其妙！密司脫凡士，這是再奇怪沒有。請你給我解釋一下。」

凡士靜悄悄問道：「但這狗是不是你的？」

「唉……唉！——這個——那就是說——是的——是的。我想你要說我是這狗的名義上的主人。但在已往的六個月中，這狗並不在我的狗棚中……密司脫凡士，事實是這樣的：我已將曼克塔給我的住在紐約的一個好朋友。」

凡士眼睛瞧着天空，靜悄悄問道：「那末，這個

朋友是誰呀？」

海琴登又繼續期期艾艾地回答，同時又現出一種怒容。

「唉！密司脫凡士！我不知道——我委實不知道——這件事除了我和受的人以外，關係別的人什麼事——這完全是一件私人的事。」他的咽喉間又發出了一陣咕咕聲音，似在打掃他的喉嚨。「現在這狗雖在你的手裏，可是我不知道——我不明白——」

凡士插口道：「少校，我並不是要刺探你的私事。不過這裏面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想你還是此刻向我說一個明白，免得讓地方律師傳喚你去談話。」海琴登的小眼睛張得很大。他的煙斗裏的煙灰，也向外飛散。

「好，好，事情如果這樣子嚴重，那我自然應得信任你。」他又作懇求聲道：「但請你走得再遠些。這地方實不宜談話。」

他走前幾步，又向四周瞧瞧，似要確知沒有有人在旁邊偷聽。

他又說道：「密司脫凡士，我在紐約有一個密切的朋友——那是一個少年女子——一個很柔媚的少

女。」

凡士接口道：「一個黃頭髮的少女嗎？」

「正是，正是，伊的確是有黃髮的。你可恰巧認識伊嗎？」

凡士搖頭道：「不，我沒有這樣的幸運。請你說下去。」

「好，好，密司脫凡士，事實是這樣的：我不時到紐約去——那自然是爲了商業事情。我有時喜歡到夜間俱樂部或戲院裏去。你總知道我不喜一個人去；密昔司海琴登對於這種遊戲的事情，又沒有興味——」

凡士又插嘴道：「少校，你用不着說這種抱歉說話的。這位少年女子叫什麼姓名？」

「伊叫密司桃麗譚拉非。伊是一個優秀的少女，出身於一個上等的家族——」

「那末，這個密司譚拉非，可就是你在六個月前將狗送給伊的人嗎？」

「正是，但我定意把這件事保守秘密。密司脫凡士，你總明白我不願密昔司海琴登知道這件事。因爲伊也許不能充分諒解。」

凡士喃喃地答道：「我確信伊不會諒解的。我也同情於你的態度。但這位密司譚拉非住在什麼地方？」

「伊住在西七十一街九十號，美生公寓裏。」

凡士抽出一支紙煙，緩緩地燒着，他的眼睛裏閃了一閃。

「那公寓可就是在亞丘柯屋子的空地那邊的嗎？」

「對了，那柯衣本是個老騙子。前天夜裏的事，够他受用了！我相信他定是被什麼他所欺騙的人殺死的。」他又附加道：「不過我也並不怎樣厭惡這老頭兒。況且我們對於已死的人，不應說什麼壞話，那才算是漂亮的態度。對不對？」

凡士點頭道：「是啊，我也以爲如此。你不是從報紙上讀悉的嗎？」

海琴登對於這問句有些兒詫異。「那自然，我是很注意這件事的。密司脫凡士，我告訴你，當老柯衣被殺的夜裏，我恰巧去訪問密司譚拉非。」

「唉，原來如此，這倒有趣了。」凡士把身子僵下，從花板上折去了一瓣枯葉。他又緩緩地繼續道：

「少校，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在柯衣冤案發生的下一天早晨，這位小密司曼克搭，就在他的屋子裏發見。它的頭上還留着一種厲害的傷痕。」

那少校嘴裏的煙斗落到了草地上去，他竟沒有覺得。他發呆似地向凡士瞧着。他的臉上頓時充滿了血色。

他期期地說：「我——我——唉，當真如此嗎？」

「自然真的。我已告訴你，密司曼克搭此刻還在我的寓裏。我在那屋子樓下的甬道中發見它的。後來我將它送到鮑萊米醫士那裏去。它的傷勢此刻已迅速地復原了。……現在請你告訴我，當冤案發生的時候，你的狗怎樣會到那屋子裏去？」

那人驚惶地答道：「你問這回事嗎？我委實說不出。好上帝！這事真太不可信了！我完全不明白！」

凡士仍婉和地問道：「但你怎麼也不知道這狗已從密司譚拉非寓所裏走失？」

海琴登躊躇了一下，說道：「唉，我忘記告訴你了。」

「你忘記告訴我什麼呀？」

他的眼睛轉了幾轉。「我忘記提起密司譚拉非在

星期三夜裏，已動身往歐洲去了。」

凡士淡淡地說道：「這就是亞丘柯衣被殺的一夜啊。」

少校答道：「正是，那夜裏所以我到伊的寓裏去的緣故，就因我請伊吃送別的晚餐，並且準備送伊上船。」

「少校，在密司譚拉非動身往歐洲去後，你的狗既然不會回到你自己的狗棚裏來，你怎麼倒不關心呢？」

海琴登帶着道歉的語氣，答道：「那就因桃麗——那就是密司譚拉非——因着我的建議，將狗交託伊的女僕。這女僕是給伊在出門時看守寓所的。」

「因着你的提議嗎？為什麼呢？」

少校疑遲地解釋道：「先生，你總知道假使我把這狗帶回到這裏來，情勢上有些不便。因為等到桃麗——密司譚拉非——從歐洲回來時，要討回這狗，那我不得不向我的妻子費一番解釋。這樣似乎有些

凡士點頭道：「是的，我明白了。」

海琴登繼續道：「你總知道我本期望今年秋天，

我的妻子要往西洲去。可是伊因着某一件事，變計不去。因此，我認爲讓密司譚拉非暫時到歐洲去走一走；等到某種流言消滅後回來，在事實上最相宜。

……密司脫凡士，我相信你能够明瞭這一種局勢。」  
「唉，我很明瞭。但密司譚拉非在星期三夜裏幾點鐘動身的？」

「在半夜時分，乘的藍林匹克船。」

「你在幾點鐘時，在伊的寓所裏？」

「六點鐘時我到伊寓裏去瞧伊。接着，我們立刻出來。我們在一家小餐館裏進餐，直到上船的時候方才出來。」

「那一家小餐館呢？」

海琴登緊皺着他的眉毛，疑遲道：「唉，密司脫凡士，我不記得了。我也不能確定這餐館是否有一個名字。這是在西五十幾街，或四十幾街的一家小舖子。這是密司譚拉非的一個朋友介紹的。」

凡士的眼光緩緩地移到少校的臉上。「你的說話太空洞了。但我同樣感謝你。我想我回到紐約去後，要去瞧瞧那位密司譚拉非的女僕。我相信我不會反對。伊叫什麼名字？」

少校現出一種驚異狀態，答道：「伊叫愛尼高克。」他又急忙補充道：「密司脫凡士，這樣子似乎太嚴重了。假使我陪你一塊兒到紐約去，你不會反對吧？我自己也要問問愛尼，伊爲什麼不將狗失蹤的事報告我。」

凡士答道：「我很喜歡你同去。」

我們和海琴登少校一塊兒乘車回紐約，先在一家餐館中迅速地吃了二頓飯，隨即到那美生公寓裏去。

愛尼高克是一個黑髮的少女，年齡在三十左右，帶着愛爾蘭口音。伊開門的時候，一瞧見海琴登，忽顯出一種驚訝狀態。

少校向伊說道：「愛尼，你爲什麼不將密司譚拉非的狗失蹤的事告訴我？」

那女僕解釋伊因着狗的失蹤，怕受責備，故而不敢宣佈。伊認爲這事出於伊的過失，並希望這狗能自己回去。這女子的狀態，的確十二分驚恐。

凡士作安慰聲問道：「愛尼，這狗在什麼時候不見的呢？」

那女子把感激的眼光瞧着凡士，答道：「先生，我發覺這狗不見的時候，恰在星期三夜裏九點鐘時，

海琴登少校和密司譚拉非一塊兒出去以後。」

「凡士現着一種微笑，回頭來瞧海琴登。『少校，我不是會聽得你說起，你們在六點鐘時出去的吗？』」

但在海琴登回答以前，那女僕忽又慌忙接口。

「唉，不是，不是六點鐘，他們在九點鐘時出去的。」

我在八點鐘時，還在這裏伺候他們進晚餐。」

海琴登低倒了頭；一會兒，用手撫摸着他的下頷，似乎很窘。

他點頭道：「是的，是的，這話不錯。我起初以

爲是六點鐘，現在我記得了。愛尼，那夜裏你的確給

我們預備了一頓很好的夜飯。」他擡起頭來，帶着坦

白的微笑，向凡士說話。「密司脫凡士，我很抱歉，

剛才竟說錯了。這回事我忽然忘記了。我本來定意要

請密司譚拉非到外面去進餐的。但我到這裏的時候，

愛尼已預備好了夜飯，因此我們就改變計劃。」

凡士對於他的解釋，似乎無條件地接受了。

他又問道：「少校，那末，那晚上你什麼時候到

這裏的呢？」

海琴登似在搜索對付這問句的答語。但愛尼不等

他說，又代替着提示。

伊坦白地說道：「先生，你在六點鐘光景來的啊。後來到了七點半鐘，密司譚拉非才從外面回來。」

少校裝出一種感激這女子提醒的樣子，答道：

「唉，是的。愛尼，你說得不錯。」接着，他又向凡

士解釋。「密司譚拉非說，那天伊在街上買東西。」

凡士喃喃地說道：「好，好，我倒不知道街上的

店舖開得這樣子晏。……奇怪了。」

少校斜睨着他的小眼，答道：「唉，我確知曼迪

森陸路一帶，有許多小店都收市得很晏的。」

凡士似乎沒有聽得這答辯的話。他又回頭去瞧着

女僕。

「愛尼，當那天晚膳時，這狗可在這裏嗎？」

那女子答道：「唉，先生，在的。當我伺候晚飯

的時候，它總是繞在我的腳邊的。」

「那末，你怎樣解釋當海琴登少校和密司譚拉非

一出去以後，這狗就會不見呢？」

「先生，我不知道——我當真不知道。我曾在各

室中尋過。我會到後面的院子和天井裏去尋過，又會到這公寓的每一條甬道中去找尋，但完全沒有。」

凡士問道：「你爲什麼不到街上去瞧呢？」

那女僕解釋道：「唉，它不會到街上去的。它是常在這廚房和餐室中的。這裏祇有懸坐室的前門，通外面的總甬道。但密司譚拉菲和密司脫海琴登出去以後，那前門就鎖閉的。」

「那末，這狗祇能走到後面的院子裏去了。對不對？」

「先生，是的。這就是最奇怪的一點。假使它在後院裏面，我一定可以找到了。」

「你可會到那方空地上去瞧過——那就是在這公寓和密司脫柯衣住宅之間的空地。」

「先生，我也曾去找過。不過我早知道那是沒有用的。因爲那分隔空地的門時常鎖着，它沒法通過的。」

「但這密司曼克搭往日裏可是常在後院中奔跑的嗎？」

「先生，是的。因爲我們住在最下一層，我常把廚房開着，它到後院裏去，出進的確很便。」

凡士靜默了一回，接着，他又裝出一種嚴重的神氣發問。

「愛尼，在什麼時候你開始找尋這狗？這是最重要的。你必須說得準確些。」

那女子毫不猶豫地答道：「先生，我可以把近乎確定的時間告訴你。我在洗好了杯盆，又整理了一番，才找尋它。密司譚拉菲和密司脫海琴登在九點鐘時出去，故而等到我把一切事情弄好以後，大概在十點半了。」

凡士點點頭。「那末，你想這狗怎樣會不見的呢？」

「先生，我不知道。當初我找不着它，我以爲也許被什麼送貨的孩子或送信人偷去了。它是一隻伶俐的小犬，非常可愛。差不多任何人都能使它跟隨他們。但那晚上七點以後，卻沒有一個人來過。」

伊頓了一頓，把懇求的態度應着海琴登。

「先生，我真是十二分不安。我很歡喜小密司曼克搭的。」

凡士又和婉地說道：「愛尼，那沒有問題。密司曼克搭此刻很安全和快樂呢。」他又旋轉去應着海琴登。「少校，還有一點，這密司曼克搭你從那裏來的？」

海琴登憂鬱地答道：「我從密司脫亨利爾克培買來的。那時它還祇有五個月年齡。我買下以後，就將它送給密司譚拉非。伊非常歡喜這狗，定意要把它參加展覽。我會加以勸阻——」

凡士接嘴道：「它的確是值得展覽的。因此，你把它送到密司脫羅倫的司那裏去，叫他給這狗修剪。對不對？……但在恩格爾胡參加展覽時，又怎麼用你的名義呢？」

海琴登顯得非常不高興的樣子，大聲道：「天啊！我也不知道。你總知道人們總不免有些失著的。當我買狗時，密司脫爾克培在簿子上寫了我的名字；後來我送給了密司譚拉非，又懶得去改換姓名。當時我本想不到桃麗會把這狗拿去展覽的。因此，我後來也就不得不承認了。不料竟引出了這許多煩惱！……密司脫凡士，還有別的事嗎？」

「沒有了。……不過我還要向愛尼問一句話。」他旋轉去瞧着女僕。「愛尼。密司譚拉非用的那一種唇膏？」

那女僕對於這問句顯得非常驚異。伊呆瞧着凡士。一會兒，伊又向海琴登瞥了一眼。

少校厲聲問道：「愛尼，你究竟知道嗎？還是不知道呢？」

「先生，我知道的。就在星期三早晨，密司譚拉非差我到百老匯路藥料舖去買一罐唇膏。」

「好，你可以告訴密司脫凡士，這唇膏是什麼牌子。」

「密司譚拉非寫了一張紙條給我，我記得是卡門牌子。」

凡士點頭道：「愛尼，謝謝你，我們的談話完了。」

當我們進了這小公寓走到七十一街時，海琴登忽表示出一句出於好奇心的問句。

「先生，那唇膏有什麼關係呢？」

凡士淡淡地答道：「我想沒有重大的關係。我要解釋一個小小的疑問。當星期四早晨，密司脫柯衣的圖書室中的廢紙簍中，發見一個卡門牌子的唇膏空罐。」

「哎喲，你可是說——」海琴登頓了一頓，恢復了安靜狀態。「桃麗大概會去向亞丘柯衣辭別的。」

「唉，那末，伊認識亞丘柯衣的嗎？」

海琴登倖倖地點點頭。「一年以前，我會將他介紹給伊。伊有時候到他那裏去應他。我老實說，這事我不大贊成。我也曾坦白地告訴伊，我願意伊不去見他。」

「密司譚拉非可會知道柯衣購買中國畫的一回事嗎？」

「唉，伊知道的。我會把這一回受欺的事告訴伊。但伊似乎認為並無出進。你總知道婦女的性情。她們對於商業道德完全不關心的。」

凡士空泛地答道：「那是無疑的——那是無疑的。」接着，他伸出手來握別。「少校，謝謝你的幫助。關於這小犬的事情，如果有什麼發展，我一定通知你。眼前你可以放心，這狗一定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護。」

## 第十九章 犬的報復

(十月十三日，星期六，下午四時三十分。)

麥根從椅子上把身子湊到前面。他直瞧着凡士，顯出一種疑問的神氣。

第十九章 犬的報復

少校問道：「那末，我現在怎麼辦呢？」  
凡士和悅地答道：「假使我做了你，我就回到家裏去，安安逸逸地休息一夜。」

海琴登說道：「我卻不能。我準備到俱樂部去，痛快地喝一回酒。我覺得我此刻正需要喝酒。」

海琴登分別以後，凡士上了停在美生公寓面前的他的汽車。他吩咐立刻開到法院屋去。我們進了麥根的辦公室後，凡士倒身在一隻椅子上，把背靠着椅背，又閉了眼睛。

他報告道：「麥根，老友，我得到了一些消息。」  
麥根一壁伸手到抽屜裏去，拿出一支雪茄，一壁答道：「我很感激你，那是什麼消息呀？」

凡士把身子越發在椅子上埋下一些。  
「我想我已知道什麼人殺死了柯衣弟兄。」

「你真是使我驚異了！那末，拘捕票上我應得寫什麼姓名？」

三五三

凡士作抱怨聲道：「麥根，你太性急了。你真是太性急了！在法律的羅網罩到那罪犯身上以前，還有幾件小事情，須先料理一下。」

麥根仍嚴冷地說道：「那末，我想你總可以把這秘密先向我透露了吧。」

「老友，我倒還不能如此。這小小的秘密，請你再讓我保守一下。」凡士忽又沉着了臉。「換一句說，我的結論，在某方面看，還祇是一種猜想。因為這結論完全寄託在一種近乎細弱的線索上。假使有一個聰明的刑法律師，便能把這線索完全推翻。因此，我的結論對於我自己固然認為滿意，但不能使一個陪審員滿意——甚至不能使一個律師滿意。但我相信我能給這線索找一些物質上的補充。……麥根，你可能暫時原諒我一回嗎？」

麥根答道：「你既然有守祕的必要，我也祇能在我的忍耐功夫上努力一下了。但我想你對於犯案的經過情形，總已瞭解了吧？」

凡士憂鬱地搖着頭。「很可惜的，我還沒有瞭解。就為着這個緣故，我還不能立即宣佈我所擬定的誰是犯罪人的理想。麥根，你總知道我若不能說明犯

罪的經過情形怎樣，當然也不應貿質地指控那犯罪的人。何況這人還能夠證明他沒有犯罪的可能性，那我自然更不能輕意指控了。」

麥根批評道：「你的話非常含混。」

凡士答道：「我自己也覺得含混。我能把兇手殺死亞丘的動作，很明白地舉述出來。但對於兇手殺死白烈朋的經過情形，我却又非常的困難了。在第二件案上，竟找不出動機。從邏輯的眼光看，這兇案竟沒有意思。我確信那兇手渴望着亞丘的死，但卻不能指控他謀死亞丘；因為從表面上看，他沒有幹這件事的可能。……現在你總能諒解我的困難情形吧？」

麥根答道：「我正要為你流淚哩。但你現在打算用什麼方法，使你自己從困難境域裏解放出來呢？」

凡士立起身來，神氣上嚴重而緊張。  
「我打算到柯衣家裏去，向屋中人問幾句問句。你可願意陪我去嗎？」

麥根瞧瞧牆壁上的時計，按鈴呼叫斯芬荷。

他向他的書記說道：「我要走了。」接着，他從壁角的衣架上拿下了表帽，向那室門走去。他又說道：「我願意跟你一塊兒去。但海斯怎麼樣呢？」

凡士答道：「警佐嗎？他當然應得一塊兒去的。」麥根回到他的書桌面前，打電話到刑事部去。一同，他放下了聽筒，重新走到室門口來。

「海斯在警務總部門前等我們。」

我們進了凡士的汽車，一會兒，又將警佐接上了車，便一直向市中心駛去。到了五十九街和第五蔭路，駛進中央公園，隨即沿着那條盤旋的路，向七十二街的西側門口駛去。

我們從池邊經過的時候，天上還有光，不過空氣中已浮着落日的餘暉。這天下午，寒暑表連續上昇。空氣中感覺得溫暖而潮濕。我記得當時我有一種感覺，我們彷彿在經歷印度的夏季。樹葉已在開始變色。公園牆上的藤藁，渲染出紅色的斑點，彷彿在展覽毛奈脫的名畫。

我們駛近公園西側門的當兒，我瞧見一個熟悉的人形，坐在籬女貞花籬的一張板條上。凡士的身子向車廂的邊上一湊，便吩咐汽車夫停車。

他說道：「里德坐在那板條上休養精神呢。他也是我所要查問的人們中的一個。我想我要走過去和他談一談。」

他開了汽車的門，首先下車。我們也跟着他下了車道，向東走進一條小徑。

里德背我們坐着，距離約有一百呎光景。他的視線似乎正瞧着池面。當我們沿着花籬前進的時候，我瞧見那個圓渾身材的恩列脫，也正從對面向里德所坐的板條走來。他手裏還牽着那隻杜白門品郎。

凡士說道：「唉，唉，這位多說話的密司脫恩列脫走進新區域裏來哩。也許他的狗在那邊玩得厭煩了。……」

正在這時，有一種驚異的事情發生了。那杜白門狗突然停住了不進，反而向後倒退了兩步。它的身子也像驚怖似的蹶了下來。一回，它發出一種奇怪的叫聲，向前一竄，它的皮帶竟脫離了恩列脫的手。它立即向里德撲去。

里德旋轉頭來，一瞧見狗，正要立起來退避，可是已來不及了。那杜白門直撲在里德的身上。它的有力的牙齒，立即咬在里德的頸項上面。里德仰面倒在地上；那狗竟踏在他的身上，咬他的咽喉。這景象真可怖啊！

警佐海斯大聲呼喊，似要喝阻那狗，同時他跳躍

過去。他舉動的緊張，竟使我吃驚。當他走近在地上掙扎的里德的時候，已拔出了他的手鎗。但凡士卻現着一種冷靜的神氣，使人莫名其妙。

他靜悄悄燒着一支紙煙，說道：「麥根，這裏還有公道呢！」

海斯跳到狗的面前，把手鎗抵住狗頭；於是有爾擊鎗響直刺耳鼓。那杜白門狗顫動了一下，便倒在一旁，很凝靜地躺著。

當我們走到里德的面前，他的身體已不再牽動。他仰面躺著，眼睛直視，兩隻手臂向上，像死了一般地靜止。他的喉間深紅，頭的下面積着一大堆血。這景象我深願沒有瞧見。

恩列脫踉蹌着奔過來，張開了嘴，臉色也像紛紛一般。

「我的上帝！唉，我的上帝！」他繼續地呼着，彷彿已喪失了他的神志。

凡士向里德瞧瞧，仍靜悄悄站着吸煙。他旋轉去，向恩列脫說話。

「你用不着這樣驚恐。這是他應受的報酬。他會在非法的行動上虐待和利用過這狗。現在這狗實施報

復了。」

凡士跪下來摸摸那躺着的里德的脈息，又瞧瞧他的咽喉上的傷勢。他站直了身子，聳一聳肩。

他毫無感情地說道：「麥根，他已死了。那狗的牙齒咬破了頸項間的靜脈、動脈和氣管。里德因着多量的流血，故而立刻氣絕。你也不用去請什麼醫士了。」

在這時候，有一個穿制服的警士，氣喘喘地奔來。他認識麥根，立即行了一個禮。

「先生，有什麼吩咐？」  
麥根發出一種強制的聲音，吩咐道：「警士，你去叫一輛載屍車來吧。這一位是刑事部的警佐海斯。」

那警士立刻退去，奔到七十二街的報警電話箱去報告。

那驚恐的恩列脫問道：「那末，你們現在要我怎麼辦呢？」

凡士答道：「你可以回家去飲兩口提精神的酒，設法把這回事忘掉了。如果我們需要你時，我們會來訪你。」

恩列脫想要回答，但他的話終於沒有說出來。他旋轉身子，便向蒼茫的暮色中走去。

凡士提議道：「麥根，我們走吧。里德這種狀態未必悅目。我想警佐會照料一切的。」他已旋轉去瞧着海斯。「警佐，我們現在到柯衣家去。你等載屍車來了以後，可以到那邊來瞧我們。」

海斯點點頭，並不擡起頭來。他依舊拿着手鎗，沉着目光，瞧里德的屍體。他的模樣兒，彷彿已中了催眠術一般。

他自言自語地說：「誰想得到一隻狗竟會幹這件事？」

凡士低聲說道：「據我個人的意見，我倒很感激這一隻杜白門品邱。」他說着，一壁向着他的停着的汽車走去。

從那裏到柯衣寓所，祇有兩條街。路上大家不說什麼。但當我們進了柯衣的圖書室坐定以後，麥根開始破壞靜境，把他困惑的思想發表出來。

「凡士，我覺得這三回事非常奇怪。你注意那隻杜白門品邱，後來又讓它在這種兇暴的舉動上攻擊里德，我實在不知道你這種動作有什麼目的。這祇是在

兇案中又加上一重慘劇；在案子的本身，卻並無光明。我想你大概已瞧到了那蘇格蘭推列小狗和這杜白門狗之間的關係。你可能告訴我當你瞧見恩列脫的時候，你腦子裏有什麼意思？」

凡士在室中踱來踱去。他的視線在那許多陳列的花瓶上溜來溜去。

他緩緩答道：「我的好麥根，這裏面有一種隱秘的內幕呢。當警佐告訴我里德有一隻狗的時候，我就特別注意。因為他不像是愛狗的人。他是一個極端的利己主義者，而且又含着卑鄙的兇暴性格。他有一個狡猾和恣縱的頭腦，但在實際行動上卻又不能運用。他的卑鄙的性格，不時要發洩，因此，便發洩到不能言語的動物身上去。這種心理的表現原是很普通的。這種人養狗並不是出於喜愛的觀念，卻因為他們不能在同類中表現他們的個性，就用冷酷的手段對待一種動物，借此發洩他們的惡性，使他們感覺到一種得意和高傲的感情。所以這種人畜養任何動物，那動物祇做了他們的發洩私慾的器具，而使他們滿足統治的欲望。當我一聽得里德會養過一隻狗，便確定他一定會虐待過它。我故而急於要瞧這狗。後來我瞧見了那

杜白門的驚恐和膽怯狀態，我就知道它一定受過里德的殘酷的待遇。麥根，你總也聽見杜白門的那種恐怖和畏葸的表示。這一點恰巧合乎我所估量的里德的性格。」

麥根申辯道：「雖然，當杜白門聽見里德的時候，卻並沒有膽怯狀態啊。唉，它多麼掙紮勇敢啊！」

凡士解釋道：「它已恢復了它的自信力了。里德曾給這狗受過可怕的經歷。但因着恩列脫的溫婉的待遇，它已恢復了它固有的勇氣，因而就殺死了里德。」

他頓了一頓，坐下來又燒着一支紙煙。

他繼續說道：「任何人幾乎都有做兇手的資格；但祇有某一種性格的人，才能使那薩格蘭小狗受這樣的重傷。所以那兇手在那小狗頭上重擊了一下，差不多已將他的犯罪事實劃下了一個簽押。……現在你總可以明白，我所以要注意里德的杜白門品邱的緣故了吧？」

麥根把身子滾到前面，問道：「你可是說

——？」  
凡士舉起了一隻手，阻止他道：「且慢。我要和

梁談一談。有幾個要點，必須先解釋一下。我想梁也許能告訴我們。」

高勃兒還沒有將那中國廚子引進來以前，海斯到了，他顯得十分懊喪。他向我們隨意地點點頭，坐了下來。

他向麥根陳訴道：「他已死了。這案子我真是摸不着頭緒。主任，現在怎麼進行呢？」

麥根垂頭喪氣地答道：「密司脫凡士要和那中國廚子談談話。」

海斯現出一種失望的神氣，問道：「密司脫凡士，這又有什麼益處呢？」

凡士還來不及回答，梁已從餐室穿進圖書室來。他恭敬地站在門口，絕不向任何人瞧視。

凡士走到他的面前，拿出他的紙煙盒來。他作婉和聲道：「密司脫梁，請吸一支雷琪。這並不是向你究問，這是一個會議，我們要請求你的助力。」

梁把凝靜的眼光向凡士瞧視。我覺得他們的視線經過這一度接觸以後，彷彿彼此間便產生了一種精神上的瞭解。

梁把頭側了一側，喃喃地答道：「謝謝你。」他就拿了一支雷琪紙煙。

凡士又給他擦火燒着，方才回到他自己的座上。梁也坐了下來。

凡士說道：「密司脫梁，我想我已明白你在這不幸事件中所處的地位。並且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並不是完全不瞭解你的困難。我敢說你的舉動確可原諒。假使我和你易地而處，我也必和你取同樣的態度。但現在已到了開誠布公的時期了。我希望你能够充分地相信我。你現在已脫離了危險的境界。這裏面並沒有誤解的可能性；決沒有危險會臨到你。在實際上，我從起初就不會誤會你。」

梁點了點頭，說道：「假使我能確信這不幸的屋中，可以容許『真實』的存在，和我致於再有被誣控的危險，那末，我的確很樂意幫助你。」

凡士靜悄悄地答道：「密司脫梁，這個我可以保證你的。密司脫里德已經死了。」

他喃喃地驚呼道：「唉！這樣！這局勢已變動了！」

「對啊，密司脫里德是被他所虐待的一隻狗咬死

的。」

梁答道：「老子說：『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凡士點頭表示他的贊同，說道：「我希望有一天道德經的睿智，會輸進我們西方的文化裏來。……但眼前我們既不能瞭解到東方人的哲理，我祇能請求你把我們從迷途中導引出來。你可能把經過的事情告訴我們嗎？就是當星期三夜裏八點和九點之間，你回進這屋子裏來時，你所瞧見的景狀怎樣？」

梁在他的椅子上牽動了一下，又將他的眼光凝視在凡士臉上，似在偵察什麼。他疑慮了一下，又深深地吸了幾口煙，方才答話。

他說道：「我回來的時候，恰巧八點鐘。當我走進了廚房，忽聽得這圖書室中有聲音發出；密司脫里德和密司脫亞丘柯衣正在這裏談話。他們的聲浪都含着怒氣。我起先本想不理會，但他們的聲音越說越響，竟至透進了我的臥室。密司脫柯衣在竭力地申辯；密司脫里德卻越說越發咆哮。我又聽得一種扭壓的聲音；接着，又有一種呼喝；同時有一種彷彿有重物倒地似的聲音。於是靜了一靜。我彷彿又聽得一種細碎的聲音，似乎打碎了什麼瓷器；接着，又經過了

「鹿靜寂。數分鐘後，我聽得有人悄悄地穿過廚房，從後門出去。我在我的臥室中等了約摸一刻鐘光景。我自己忖度這件事既與我無干，我應否干涉。後來我想到我對於僱主的忠順，應得去隱察一下。」

「我走到這圖書室外面，先向這裏面隱察。這室中空着。但這一隻長椅面前的小桌子卻已翻倒。我走進來把桌子扶了起來，然後回到廚房裏去，讀了一個鐘頭報。但我心中總感覺着不安。因為我詫異密司脫里德爲什麼不從前門裏出去，卻悄悄地穿過廚房，從後門出去。我走到樓上去敲密司脫柯衣的房門，沒有人答應。我又重新叩擊，依舊沒有聲音。我在門鈕上旋了一旋，房門並沒有開，我就開了房門，我才聽見密司脫柯衣坐在椅子上，彷彿睡着了。但我懷疑他臉上的顏色。我因走到他的面前，摸摸他，他仍不聲不動。於是我知道他已死了。我從臥室中退出來，關了門，回到廚房裏去。」

「我自己尋思：我應怎樣應付？後來我決意：我回進屋子裏來，既然沒有一個人知道，那我不妨重新出去，到深夜後再行回來。因此，我出去到我的朋友那邊去勾留一回。到半夜時分，我重新回進來時，故

意做出些聲音，以便使屋子裏的人都能聽得我的回來。隔了一回，我又到這圖書室來仔細隱察。因爲我還不知道先前所發生的事情。」

「我聽見那撥火棒橫在地毯上，棒上染着血迹。我又聽見那短劍放在那隻桌子上的雍正定案的大瓶裏。我就覺得這兩種東西留在這裏，一定有特別作用。我想到如果這夜裏當真發生了一件謀殺案，那我一定要被認爲應負行兇責任的。……」

凡士贊同道：「密司脫梁，你的見解不錯。我想這兩種東西留在這裏，目的就要牽累你。」

那中國人繼續道：「我還不能完全瞭解這個局勢。但我覺得我如果把那撥火棒和短劍藏過了，對於我本身也許可以安全些。我想這兩種兇器如果在這圖書室中被人發現，並且我如果被人家明那時候我恰巧又在屋中，那末，我的嫌疑顯然可以成立。不但如此，那短劍又是中國東西，人家又儘可以說我不滿意於密司脫亞丘柯衣掠奪了我國的古物，才有這謀害的舉動。」

凡士點頭道：「是阿，那兇手真無疑地有這樣的意思。那末，你可是因着這種見解，就利用機會，把

這兩個兇器放到樓上去嗎？」

梁承認道：「是的。下一天早晨，那管家差我到密司蘭克的臥室中去時，我就乘機把這兩種東西放在樓上的密司脫柯衣的臥室中。假使我早知道這事情的嚴重，又明白了這裏面的糾紛的情由，那末，我的舉動也許不同了。當時，我還不明白這兇案的動作的經過。因為密司脫里德和密司脫亞丘柯衣爭吵時既然在這圖書室中，但他的屍體卻又在樓上他的臥室中。」

凡士問道：「你想在他們爭吵以後，密司脫里德可能有機會將密司脫柯衣送到樓上去嗎？」

梁堅確地答道：「唉，不會的。這圖書室中的鬧聲發生了不多一回，密司脫里德就悄悄地穿過廚房，從後門裏出去。」

凡士問道：「密司脫梁，你如果沒有聽見他，怎麼能知道那人是里德呢？」

那中國人微微笑了一笑。「在我們國中，人們的官覺，比較西方人敏銳得多。我常聽得密司脫里德常在道裏走動，所以祇要聽得他的脚步，就可以知道。」梁停了一停，向凡士瞧着。「現在我可能向你問一句話？」

凡士鞠躬應道：「密司脫梁，任何問句，你都可與開。我一定也能像你一般地開誠回答。」

「那末，你怎能知道我在發案的夜裏，就明瞭這兇案的情形的呢？」

「密司脫梁，那有幾種表示。你自己也會在不經意中告訴我過。當我在發案的下一天早晨，第一次和你談話時，你曾說『一件慘劇』。我問你怎麼知道有一件慘劇，你又說當你在預備早餐的時候，聽得高勒兒打電話。」

梁向凡士呆應了一回，眼睛裏露一種困惑的神氣。接着，他的嘴唇上微微露出笑容。

他說道：「我現在明白了。當管家打電話的時候，我早已將早餐預備好了。因為管家在將早餐送到密司脫柯衣室中去時，方才發覺這兇案的。……是的，我的確漏了破綻。但這破綻卻需要一個聰明人才能捉住。」

凡士接受了他的稱贊，又道：「密司脫梁，現在我還有一個問句。昨晨三點鐘時，密司脫葛拉雪被刺以後，你為什麼在廚房中假裝工作？」

那中國人狡猾地擡起他的目光，反問道：「假裝

嗎？」

凡士答道：「你紙上的墨水，我瞧見完全是乾的。你祇是把紙筆預先佈排在桌子上罷了。」

有一種淺淡的微笑，又展佈在梁的嘴上。

他說道：「是的，我早料到你定已瞧破我的把戲。……密司脫凡士，我原是在實行保衛工作。昨晨兩點半時，我被一種微聲所驚醒；那是一枚鑰匙投進後門裏去的聲音。我睡得並不怎樣酣熟，對於聲音的感覺，又很敏捷。我留心聽着，聽得有一個人開了後門，穿過廚房，到管家的伙食間裏去；後來又走進餐室，直到這圖書室——」

「你辨別得出那腳聲嗎？」

「唉，那自然。那個悄悄進來的人，就是密司脫里德。我本來不信任這個人的。那時我既知道他那種狀態，便想當場捉破他。因此，我從牀上起來，穿好了衣服，把廚房間裏的電燈完全開亮。我自己坐在廚房中的桌子面前，假做在寫報告。十五分鐘以後，我聽得密司脫里德又悄悄地回到伙食間裏；接着，忽又

向這圖書室方面退回。我知道他因着瞧見了廚房中的燈光，不敢進來。但我不聽得前門開動的聲音。因為除了窗口以外，祇有前門是唯一的出路。故而我決意看守着這後門的出路。

「過了一回，我聽得密司脫葛拉雪呼叫；接着，我又聽得管家打電話。但我仍定意留在廚房裏。因為我料想密司脫里德或許還藏在屋中，等候一個機會從後門裏逃走。後來你們到廚房裏來，告訴我密司脫葛拉雪被刺的事，我就提議那密室的窗口。因為我料想密司脫里德除了窗口以外，沒有別的通道出去。……我很抱歉。我的企圖沒有成功，但至少已給密司脫里德相當的困難。」

凡士立起身來，熄滅了他的紙煙。

他說道：「你已解釋了許多事情，給我們不少助力。我們非常感激。」

他走到梁的面前，伸出手來。那中國人接住了凡士的手，鞠了一個躬。

## 第二十章 驚異的真相

(十月十三日，星期六，下午六時三十分。)

梁離去以後，凡士差高勃兒去叫希爾薩蘭克。那女子一走進圖書室後，凡士便報告伊里德已經死了。伊向凡士凝視了一回，隨即掀起了眉毛，微微聳一聳肩。

伊緩緩說道：「這消息對於人們並沒有多大損失。」

凡士繼續道：「還有一點，我相信密司脫里德謀殺了你的兩個舅舅，並且還企圖謀殺密司脫葛拉雪。」

那少年女子冷冷地答道：「這個在我並不認為驚異。我早懷疑他謀死亞丘舅舅，不過我不知道他怎樣動手的。你對於他的行刺舉動可明白了嗎？」

凡士搖頭道：「密司蘭克，還沒有。這還是一個待解釋的疑問。」

伊問道：「但他為什麼殺死白烈朋舅舅呢？白烈朋舅舅是他的同黨啊。」

「這又是另一個待解釋的疑問。這裏面也許有一種錯誤或失算。」

蘭克又說道：「我明白他為什麼要行刺密司脫葛拉雪。密司脫里德是很妒忌密司脫葛拉雪的。」

凡士說道：「一切狡猾和有陰謀的人，都能感覺到他們自己的弱點。這種人最容易發生嫉妬。但今天黃昏，我的腦子裏忽然發生一種奇異的思想，故而我要問問你。密司蘭克，請你告訴我，白烈朋有什麼理由要殺死亞丘呢？」

凡士的問句很使我吃驚。我瞧瞧麥根和薩斯，覺得他們也同樣驚異，祇有蘭克彷彿認為這是一種極合理和極尋常的問句。

伊安靜地答道：「唉，有幾種不同的理由：他們中間本來是互相仇視的。白烈朋舅舅有豐富的想法和志願。但因濟亞丘舅舅執管着金錢的大權，白烈朋舅舅的計劃，都沒有實現的可能。所以這事的動機，可

說足金錢。還有一點，白烈朋舅認爲亞丘舅舅待我太不公允。他很願意我和密司脫里德結婚；亞丘舅舅却竭力反對這個婚姻。」

「密司蘭克，那天，你自己的意思怎麼樣呢？」  
伊爽快地答道：「唉，我認爲這婚姻比較滿意。」

密司脫里德有一種好處，就是他不干涉我。我又竭力地期望着早一天脫離這奇怪的屋子。我也知道他有種種缺點，但祇要他不干涉我——」

凡士提議道：「我想密司脫葛拉雪到這裏以後，你的意念大概就改變些了吧？」

這時我第一次瞧見這希而達蘭克的臉上，現出一些兒女性的神態。伊把目光垂下，彷彿有些發窘。

伊低聲答道：「你說的也許不錯。密司脫葛拉雪到這裏以後，我的觀念果真改變了。」

凡士立起身來說道：「密司蘭克，我希望你們彼此快樂。」

我們這天在凡士的寓所裏進晚餐。凡士和麥根都很困擾。因爲這案子還沒有一個圓滿的結果；內中有許多要點沒有解釋，有許多證據條上的節環還沒有找到。但這一夜還沒有完全過去以前，一切疑團終於

都打破了。這恐怖兇案中的每一種步驟和每一種矛盾點，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釋。

這最後的揭曉是突然間表現的。在晚餐以後，我們都在凡士的圖書室中談話。

麥根咕着道：「我還不能滿意。這案中有許多事實，我還解釋不出。里德爲什麼謀死白烈朋呢？那手鎗怎麼會到亞丘的手裏去？他死了好久以後，爲什麼還有一粒子彈打進他的腦子裏去？爲什麼把門反問？並且爲什麼在門門的事上，費去了不少思想和手續？……」

凡士靜悄悄吸着煙，保持了一度的靜默。

他喃喃地說：「這真是很奇怪的。我不知道亞丘在書房裏被刺以後，怎麼會到樓上去。因爲因着梁的說話，可見兇犯的勾當，的確是在樓下幹的。」

麥根提議道：「凡士，這一點我倒不像你這樣子確信。假使你的理想是實在的；那末，你不能不承認一個死人自己會走到樓上去了。」

凡士側着頭，尋思似地說道：「我也瞭解到這個難點。」接着，他突然跳起身來，僵立在麥根面前，神氣非常緊張。他發出一種嗶聲重複念道：「一個死

人會走到樓上去！對了！這一點可以解釋一切。……  
麥根，是的，一個死人走上樓去！」

麥根擡起頭來，現出一種溫煦的眼光，作安慰聲道：「凡士，來，來。這套子的確刺激你太深了。你還是早些到床上去，好好地安息一下——」

凡士突出了雙目，插口道：「麥根，不，不，那晚上的確有這種事情。亞丘柯衣雖已成了一個死人，仍走到樓上去。麥根，還有更可怖的一點，他還不知道他自己已經死了！」

凡士急忙旋轉身子，走到一隻較低的書架面前。他的手指在一組厚書脊上指尋。他指到了有B字的一本，把那本書翻開。他翻到了他要找尋的一頁，他的眼光便忙着一行一行瞧去。

他說道：「麥根，聽着。這裏有一件歷史上的奇案，說到一個死人行走。」他就指着百科全書的一頁，念道：「哀茂里伊利莎勃是梅克密德喬史甫公爵的女兒，後來嫁給奧皇腓萊恩雪使喬史甫。伊是在一八三七年，生於同頓堡的。」他又翻了一頁，繼續說道：「這一節就說到伊的死的情形了：『伊利莎勃的大部分時光，都消磨在歐洲旅行中；另一部分

時候，伊常住在考福地方的伊所建築的行宮中。當一八九八年，九月十日，伊和伊的侍從在日內瓦街上經過。那時伊從旅館中上輪船去。忽有一個敵黨叫做羅邱尼突然奔到伊的背後，用一把鞋匠的鐵錐，刺在伊的背部。警察們立刻捉住了那刺客，正要將他帶去。這皇后卻干涉他們，吩咐把那刺客放了。伊說道：「他沒有傷我。我願意寬恕他這次舉動。」伊繼續步行上船。那裏離船埠足有半英里遠，而且伊上船以後，還向羣衆們作分別的演說。伊隨即進艙裏去，躺下來休息。數小時以後，伊被人發見伊已經死了。羅邱尼當真刺中伊的，當時伊竟沒有覺得；後來因着數小時的內部流血，方才致命。這件兇案使奧皇感到重大的不幸，而且引起全歐洲的不安。」

凡士把那百科全書合攏，推在一旁。

他又問道：「麥根，現在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了嗎？一個死人在自己不知道死的時候，往往會幹出奇怪的事情。……但請等一等，這裏還有一本書——」他又走到另一隻書架面前，經過了一度的找尋，又抽出一本黑皮金字的書來。

「麥根，這是二本稀有的孤本——白萊特藍著的

英倫的舊門……這裏有一節，我要念給你聽。我記得這一節是在赫哀一章裏。」他一頁一頁地翻着，一壁說道：「我記得這一節是說到亞伯倫公爵到赫哀地方去調查，而受着市長密司脫萊姆的招待。這一節就是，我來念給你聽，希望你不敢感到厭煩：「下面的事實，是那格里斐爾家族中的唯一代表告訴我的。密司脫格里斐爾的血案，有一部分當時並沒有公佈。這事實是在生理問題上很值得注意。密司脫格里斐爾和他的妻兒萊姆一塊兒進晚餐。他在城市中有些事，穿了一件紅色的外衣出去。他回轉來時，時候已晏，經過一片墳場。密司脫格里斐爾覺得有一個人撞在他的身上。他當時祇說了一聲：「你這醉漢，走開！」便繼續向萊姆家走去。這回事並不在意。他到了他妻兒的家裏，把這件遭遇的事件說了一遍。等到親戚們歸來的時候，他覺得很疲乏，聲言不回家去，就在火爐面前的安樂椅上睡一宵。在下一天早晨，他被人發見已經死了，背心上有一種刺傷。這一刺就造成了內部的流血。……」麥根，你明白了嗎？你可記得陶里墨斯醫士所說的「內部流血」的話？這就是全案的祕鑰了。亞丘就是這樣子在圖書室中被刺死以後，而仍自

己走到樓上去的！」

麥根立起身來，在室中踱來踱去。

他發出一種低得幾乎聽不出的聲音，說道：「好上帝！這就是解釋！莫怪我們對於那夜裏發生的事情推想不出了。這真是不可思議哩！」

凡士回到他的椅子上，四肢伸直，顯出一種休息的狀態。這時他的模樣兒非常高興，彷彿一個人在蠻荒的森林中，驟然間發見了一宅同國人的居所。他又摸出了他的心愛的雷琪紙煙的煙盒，略略擡起頭來。

「麥根，我不能饒赦你這一回事——永遠不能！猜着這解釋的祕鑰的人，就是你！我也早已知道，不過我覺得不能合符我固有的智識。」麥根突然停步。

「我猜着這解釋的祕鑰嗎？」

凡士反問道：「你不會說過，這種情勢的唯一解釋，祇有假定一個死人會走到樓上去嗎？……」麥根，我一定不能饒赦你！」

麥根坐了下來，嘴裏喃喃地咕着。他靜靜地吸了一回煙。

末後，他承認道：「內臟流血，的確可以解釋不

少事情。但我還不明白白烈朋的死，和那扇門着的房門的疑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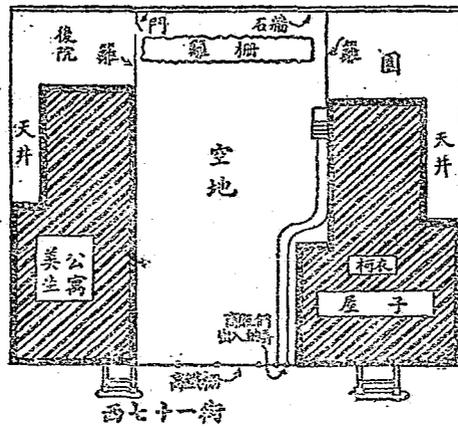
凡士答道：「我們現在已有了這鑰匙，一切都可貫通了。」

他又把身子靠着椅背，伸直了兩腿。他吐了幾口煙，他的眼睛也閉了一半。

「麥根，我想我現在可以把星期三夜裏柯衣家裏發生的事情，重新複述一遍。我還不相信里德當真蓄意在那夜裏謀殺亞丘柯衣。他要謀殺亞丘的意思，無疑地已存了好久。因為他分明早已製備了一個後門上彈簧鎖的鑰匙，以便乘隙動手。但我覺得在星期三夜裏，里德祇要和亞丘辯辯幾件事情，也許還不想立刻行兇。那夜裏他到亞丘家裏去，分明要向亞丘說明他是希而達蘭克的最合配的丈夫。亞丘表示反對；而且反對得非常厲害。這一番爭論的談話，就是梁所聽得的。我猜想他們的辯論到了最高點，里德就耐不住動手了。你總知道那撥火棒就現成在旁邊。里德在爭論失敗的時候，就暴露他的卑鄙的性恪，想借用外力來制勝。他拿起了那撥火棒，擊在亞丘的頭上。

「亞丘向前倒去。他的身子觸在桌子上，便斷折

了他的肋骨。里德當時有些見驚慌。但他的卑鄙的個性又控制了他，便索性再進一步。他向室中一瞧，瞧見了櫥裏的那把短劍。他將短劍拿了出來，瞧見亞丘



第四圖

覆臥在地板上，便將短劍刺進他的背部。……這事情完成了。他自己覺得非常勝利。他的前途的阻礙已經除去。他相信那時候屋子裏除了亞丘以外，祇有他一

個人。但嫌疑的問題，也許還免不掉。他當時就想到梁。他認為這人去當僕人，也許另有作用。他料想若使把那把中國短劍留在圖書室中，梁就不免要做最合理的嫌疑人。他把短劍丟在那隻定窯花瓶裏；但他丟得太重了。竟因此打碎了那瓶。於是里德又不知所措了。他又拿起短劍，放在桌子上的另一隻瓶裏；後來他把定窯瓶的碎片拾起來，穿過廚房，丟在後陽臺上的廢物桶裏。那撥火棒他早已丟在地毯上。於是他就從後門裏離開柯衣的屋子；從籬棚後面穿過了那塊空地；開了他的公寓的後門，回進他的臥室裏去。」

麥根說道：「這解釋都很近情。但還有白烈朋的死是怎樣的呢？」

「白烈朋嗎？唉，是的，他可算是一個意外的陪客。但里德實際上卻並不知道。麥根，據我看來，白烈朋定意在這夜裏謀死亞丘。他往芝加哥去，祇是一個幌子。他憑着他的狡猾的頭腦，和對於犯罪學上的智識，他已準備好了一種合理的計劃，謀害了他的哥哥，卻使人信做自殺。他既然知道星期三夜裏亞丘一個人在家裏，就選定了這夜，實施他的陰謀。他故意叫高勃兒在五點十五分的一班火車上定了一個座位，

目的就在利用他做一個時間證人。他本來打算回家以後成就了他的工作，然後再乘較晏的一班火車往芝加哥去。這計劃很好，的確不容易揭破。後來他果真回到寓裏去，蓄意殺死亞丘。……」

「但我還不明白——」

凡士繼續道：「唉，那是很簡單的。但那夜裏白烈朋回家以前，又發生了一件意外事情。他的計劃受了阻礙，而造成了複雜的變化。因此，白烈朋不但沒有完成他的兇謀，他自己卻反而投身在一種他所意想不到的神祕的羅網裏面。」

凡士在椅子中牽動了一下，又靜了一靜，方才繼續。

「那時候的經過是這樣的：亞丘受了那撥火棒的叩擊而暈倒以後，經過了相當的時間，又醒轉來了。他還不覺得被刺，就走到他樓上的臥室中去。臥室中的窗簾捲着，故而里德從他自己的寓所中，可以隔着空地聽見亞丘的舉動。那時候亞丘的腦子裏有什麼思想，自然沒有人猜得出。但他分明銜怨里德，也許就坐下來寫一封信，禁止里德再到他家裏去。後來他感到疲乏了——也許那時候他內臟中的血液，已充塞

他的肺部。他的筆因此就從他手中落下。他還準備安睡。他脫去了他的短褂和背心，掛在儲衣間裏。他又穿上梳洗袍，扣好了鈕子，又結好了帶。他走到窗口去，把窗帘放下來。這種種動作，就消耗了他的殘餘的精力。他還想換上拖鞋，可是死的黑霧，那時已籠罩了他。他以為他的乏力，或許就是里德的一擊所致。於是他就坐在那安樂椅上。這一坐下去，他就不再站起來了！麥根，他因此來不及換他的鞋子。因為他坐下以後，死神便控制他了。」

麥根喘息着說道：「好上帝！凡士，我現在還能想像得出那時候的恐怖景狀！」

凡士繼續道：「這種種奇怪的局勢，現在都已解釋明白了。但試想里德當時，從自己寓所的窗口裏瞧見了那個他所謀殺的人，忽在他樓上的臥室中走來走去；又在書桌上寫了些什麼；又換去衣服，彷彿並不會遭遇什麼；他腦子裏應發生怎樣的感想？」

凡士深深地呼了好幾口紙煙，又把那紙煙上的煙灰輕輕地彈在他旁邊的一隻小灰盆裏。

「麥根，你可能想像得出里德當時的情感？他已殺死了一個人。可是他隔著空地，還能瞧見那死人如

無其事地活動着！里德勢必要認為他的計劃失敗，必需重幹一下。這是一種最可怖的局勢。他知道他會用一把致命的短劍，刺在亞丘柯衣的身體裏。但亞丘柯衣奮活着，那自然免不了會發生可怕的反應。你總不會忘記亞丘柯衣臥室中的電燈始終亮着。里德當時一定發狂地尋思：在那拉下的窗帘裏面，究竟有些什麼活動？他不但害怕這不可預測的局勢，卻一定還因着他所應不見的事情，發生嚴重的困惑。……我料想他這樣的惶恐籌思，大概費去了兩個鐘頭；就是在那夜裏八點到十點之間，他始終在躊躇不決的狀態中。他知道這件事必須有一個決斷，並須採取一種行動，才能解決。但他除了他的幻想以外，絕沒有絲毫依憑。……」

麥根作驚頭聲道：「他大概又回到亞丘柯衣家裏去的。」

凡士點點頭道：「是啊，他是回去過的。他不能不回去啊！不過在他的猶豫不決的時間中，又有些意想不到的恐怖事情發生了。白烈朋也回到家裏去了。他是悄悄地回去的。他用了他自己的鑰匙開門進去。他回去的目的，就是殺死他的哥哥。他先向圖書室裏

聽聽，燈光亮着，但亞丘並不在裏面。他走到桌子面前，開了抽屜，拿了手鎗，隨即走上樓去。大概他瞧見了亞丘的臥室中有燈光漏出，他就開了房門。……」

凡士又停了一停。

「麥根，我料想白烈朋是準備着任何緊急行動的。他已擬定了一種殺死亞丘的計劃，備準殺死以後，將他放在臥室中，手中捏着手鎗；然後從外面開了門，裝做亞丘自殺的樣子。所以他一聽見亞丘坐在安樂椅上，明明像睡着了。他自然認為他的運氣好，可以免去任何的劇烈行動。我想像他一定仰起了足尖，走進房去，悄悄走到亞丘所坐的椅子面前。我還能想像得出他把手鎗抵住在亞丘的右太陽穴上，然後扳動鎗機——因着那鎗彈的擊動，才使亞丘的頭偏向左面。接着，白烈朋又將手鎗放在亞丘手裏，隨即退到門口。那時他小心地在門上裝置那門門的機關；後來他走到甬道裏以後，就利用那機關門門。……麥根，你想想，這是一種怎樣的局勢？原來白烈朋開鎗打了一個死人，卻還小心地佈成自殺的景狀！」

麥根喘息道：「好上帝！」

凡士繼續道：「但當這幕慘劇進行的當兒，里德的意念已決定了。他定意回到亞丘柯衣的屋子裏去，索性再接再厲地完成他的未完的工作。他想到了他會打碎一隻定鑿花瓶，恐怕這瓶的不見，會引起人的注意。所以他從他自己的收藏品裏，拿了一隻外表相像的瓶，帶到柯衣屋子裏去。那時候我敢說大概是在十點前後。……里德開了那公寓後院的門，卻使那門開着；因此，那蘇格蘭小犬便在黑暗中跟着他出來。他從柯衣家的後門裏進去，這後門他也同樣開着，那小犬便一直跟到裏面。這時一切都黑暗而靜寂。他穿過了餐室，走進圖書室去，把他的那一隻劣瓶放在定鑿瓶的柚木座上。他把那把藏在花瓶裏的短劍拿出，向甬道走去。……」

凡士的身子略略從椅子上坐起，精神上非常緊張。

「麥根，當他走到圖書室門口的時候，他瞧見有一個人形從二層樓的梯上下來。圖書室中本來有電燈的，但燈光照不到樓梯，他沒有認識那人的可能。因為亞丘和白烈朋的長度身材，本來是相像的，故而在里德意中，認做那下樓的人，就是亞丘。里德站在圖

書室門前的門帘後面，手中握着短劍，等候他的機會。那人形下了樓梯，便向甬道盡端的儲衣間走去。當他回去時，一定會將外衣和帽子放在儲衣間裏。這時候他無疑地要到儲衣間去拿他的衣帽。但里德意中，認為亞丘準備拿了衣帽出去，要把歐羅的事告訴什麼人——或者竟往警署中去告發他。他雖不能確定，但他一定認為這總是他的禍害。因此之故，他越發決心把亞丘結果了。……」

「據我料想，白烈朋開了儲衣間的門，剛才把他用做門的線和針，放在他的外衣袋中，那里德卻已悄悄地掩到他的背後，突然用短劍刺進他的背部。白烈朋立刻倒地。里德仍以為他所刺死的是亞丘。他將白烈朋的屍體完全推到儲衣間的裏面，把門關好。他又回到圖書室去。這時候他才發現了那隻薩格爾狗。這小狗大概跟着他進去，他也許踏着它。這狗因此發出些聲音，或甚致吠叫。他在慌亂之餘，覺得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一併結果了這狗。他把短劍丟進花瓶裏，拿起撥火棒，在狗頭上擊了一下。這原是一種最簡單的辦法。因為他在這驚惶的時候，沒有功夫付慮；況且這狗的發現，又是出於他的意料之外的。

……」

「里德當時神志的昏亂，和缺乏健全的理智，還有一點可以證明。他離開圖書室時，連電燈都不會熄滅。他匆忙地從後門裏出去，回到寓裏，自以為他已將亞丘的屍體關在儲衣間裏。等到下一天早晨，高勃兒報告他，那亞丘死在他的臥室中，並且房門又門着。你想他的驚駭的程度將怎樣？他也許認為全世界都瘋狂了哩！我想他一定會乘着高勃兒不在旁邊，奔到甬道裏的儲衣間裏去，證明他上衣裏的經驗。不料他竟發現了白烈朋的屍體。那時候他大概已覺悟到他的錯誤。他在無意中竟殺死了他的同黨朋友。他的精神上的痛苦多麼嚴重啊！同時他腦子裏還藏着亞丘的神祕問題。……因此，我很奇怪；當我們到場時，里德的表面上竟會保持鎮靜。我想他這種定力，分明是排着他的剩餘的精力保持的。」

麥根在室中不安地走動。

他自言自語地說道：「現在我完全明白了。」他突然停步，旋轉來發問。「但里德為什麼還要謀害歐羅呢？」

凡士說道：「這事就他的性格方面說，是很合理

的。密司蘭克已經解釋明白了。他完全是出於嫉妒。里德以為他已瞞過了我們的眼睛，自己認為非常安全。他知道那短劍在什麼地方，又知道柯衣屋中的內部情形。他又有一個後門的鑰匙，又無疑地知道葛拉房門上的鎖。他起初一定因着他的一個有錢的未婚妻被人奪去，感到十二分憂傷。後來他壓制不住他的失望的情緒，便想到他的謀殺亞丘既很順利，便定意再在葛拉身上如法泡製一下。這樣子，他便可把他的情敵去掉，而得到完全的勝利。假使不是梁的聰明——這聰明里德當時太忽視了——和葛拉在被刺時忽而移動他的手臂，那末，他的陰謀或許當真會成就的。」

麥根又問道：「但你在那一點上，最先使你想到，里德是案中的兇手？」

凡士答道：「麥根，就是那神祕的小犬。我們既已查明這次是屬於海琴登的；又知道海琴登曾把它送給他的情婦；這女子又就住在美生公寓裏。後來我既然知道這小犬就在柯衣家的隔壁，我就作一度小小的調查。我從那個誠實愛爾蘭女僕愛尼嘴裏，查明當柯衣被殺的時間，海琴登和他的情婦譚拉非正在一塊兒

進晚餐。我起先以為有一個黃髮而用卡門唇膏的女子，會在那晚上帶着那隻蘇格蘭小犬到柯衣屋子裏去。但密司譚拉非雖用卡門牌子的唇膏，並且在七點半以前確曾去瞧過亞丘柯衣，可是那隻小犬卻並不是伊帶進去的。因為據女僕愛尼說，當這夜裏九點鐘時，這小犬還在譚拉非的寓中；直到九點和十點半之間，這犬方才不見。還有一層，我知道這小犬能夠進柯衣屋子裏去的唯一的通道，祇有什麼人把美生公寓和接連柯衣屋子空地間的門開了，它才能通過。後來我查明除了那後院以外，這小犬沒有別條路可以逃出美生公寓。所以一定有什麼人開了那扇分隔空地的門，又開了柯衣屋子的後門，才使這狗有機會進屋子裏去。里德卻就是唯一的有這種動作可能的人。」

X X X

在下一年，希而達蘭克和葛拉結婚了。這一對夫婦的結合，是相當的美滿。凡士做了密司曼克搭的主人。他曾親自看護它，直等到它回復了康健。海琴登和譚拉非的祕密關係，在那女子從歐洲回來以後，忽而宣告破裂。伊既和少校斷絕往來，便也不再注意這頭小犬。海琴登感念着凡士對於他的某種好意，便

將這狗轉送給凡士。凡士起初將它放在他的犬棚裏。它似乎不滿意。於是凡士就將它養在他的寓所裏。他至今還養着它，它已得了終老的保證；有時候我猜想

凡士寧可割愛一張他所收藏的舍登的水彩畫，卻不願放棄這一隻小小的密司曼克塔。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神祕之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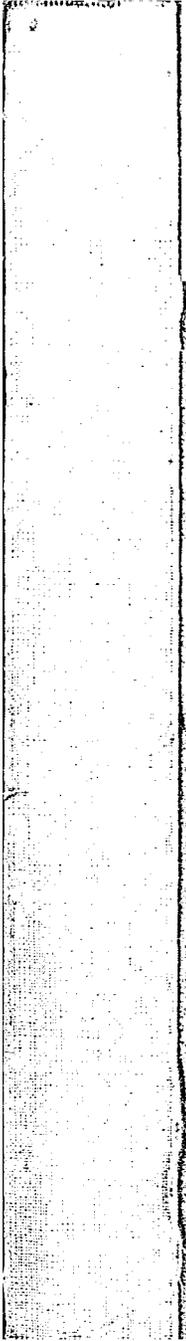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新三版

實價國幣

外加郵費匯費

原著者 美國范遠痕  
譯者 程小青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世界書局



87

10/30

10